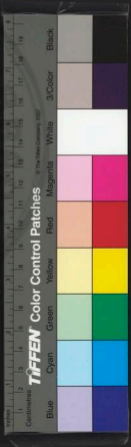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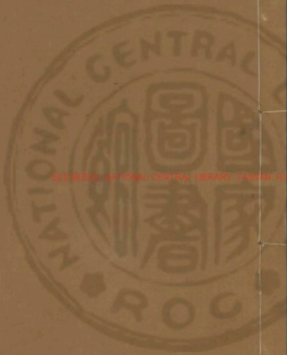


2025 BUREAU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源流至論序

巡撫河南大中丞新喻簡公謂開封
守南宮白侯曰源流至論一書舛謬
特甚盍校勘刻之侯奉令惟謹未甚
而告成事或問於嵩渚子曰聞見之
知多知也德性之知真知也君子之
學亦惟致吾德性之知而已矣乃若



源流至論博聞廣見徒資舉業耳奚
以刻爲嵩渚子曰嘻夫知者心之靈
而性之用也曰德性之知曰聞見之
知一而已矣是故博聞廣見雖得之
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知
豈有二哉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
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

財貨而費於源流之知德義而取夫
源流之喻治不結繩文籍以生三代
而來至於我宋上下三千餘年帝王
代興聖明繼作典章文物宏模懿範
本末源流所當講明者奚獨財貨德
義而已儒家者流以多聞爲貴以博
聞爲高塞智滿腹瀕洞殺昧而無條

貫或舉其中而不知其本或原其始
而不要其終高談有餘待問不足三
山先生林君德頌雅有遠度志在邦
典博古通今出於生知平居私淑嘗
取夫治體之大者約百餘目參古今
之宜窮始終之要問而辨之端如貫
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嘻有大學問
而後有大議論先生以其淹貫之學
發而為經濟之文是非品藻確乎其
當昔漢武帝之榮仲舒欲開大道至
論先生之論其至論也歟故名之曰
古今源流至論以廣其傳焉嘗

嘉熙丁酉三山前進士黃履翁吉父書

新纂決科古今源流至論目錄上

目錄

關川林駒德頌

卷之一

太極圖

西銘

性學

心學

中

仁

樂道

大學中庸

卷之二

語孟

古史

新舊唐史

通鑑

離騷

文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文粹

杜詩

卷之三

策試

方言

開國紀綱

慶曆人材

文鑑

雜體

書法

鄉評

中興功業

元祐人材

新纂决科古今源流至論目錄上

新纂决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一

太極圖



○此所謂无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本體不離乎陰陽而為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

前集

文粹

杜詩

卷之三

策試

方言

開國紀綱

慶曆人材

文鑑

雜體

書法

鄉評

中興功業

元祐人材

新纂决科古今源流至論目錄上

新纂决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一

太極圖



○此所謂无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本體不離乎陰陽而為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

前集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Magenta Red Yellow Black

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稱故次火。陰稱故次水。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

而萬物一太極也。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為也。神之發也。五性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慎恐懼所



以脩此而言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
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
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
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

○之謂也右朱夫子太極圖解

自或者謂此圖非先生所學之至而學者遂疑其淺

晦翁遺學致先生之學其妙見於太極一圖通書之
言皆發此圖之蘊緣蓋進易說謂此圖得自神博軒
故穆修不胡仁仲以先生作止為文致之學後知
辨其學之一於何杜止先生及得此文致之學後知
非有所受於人自或者謂此圖程氏遺書未嘗及而
學者遂疑其迂南軒大極圖存曰或曰大極圖周
之所滿論答問見於先生則書者大者可疑疑於此
明者則以為未可疑於先生則書者大者可疑疑於此

濂溪
之學

孫者先生固多所發明矣獨謂此圖於此則疑之曰
此之當自濂溪夫不由師傳然於此則多本之矣試嘗
可見也領要蓋濂溪所獨得之學議論淵源理義粹精或者
其可妄議乎嘗敬觀晦翁之言曰先生之學其妙見
於太極一圖彼謂非其至者正先生至至之妙又觀

陳迹
之論

晦翁之言曰程氏此圖默識於言意之表蓋不求於
陳迹也將翁新太極圖序曰然敬夫以書求曰二先
其於西銘蓋發言之至此則果何謂耶切也謂其
有微意是則固無然之至謂濂溪果何謂耶切也謂其
圖三象蓋意則固無然之至謂濂溪果何謂耶切也謂其
于校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當之至謂濂溪果何謂耶切也謂其
則疑其未有心受之者爾夫既未能當之至謂濂溪果何謂耶切也謂其
虛之表則持心空妙其辨必有不可勝言者然則
標前聖不傳之蘊當求濂溪太極之圖求濂溪太極



太極圖說

之圖又當求晦翁結論之意庶乎義理之門可入而
 聖賢之圖可窺矣且水輪金井心節清冽周茂叔詩
 心似水輪安玉洞光風霽月曾次灑落黃庭堅詩
 人語感高習吹洒落如光則常月故發而為學其妙
 好讀書養志林衣初不為人君東故發而為學其妙
 具於太極之圖其圖又見於通書之論書不盡言圖
 不盡意圖書蓋相表裏也自今觀之無極而太極太
 極而兩儀此圖之奧也太極圖曰無極而太極太極
 陰陽變陰合而生水一辨五為其根分陰而靜而生
 而通書則曰五殊二實二本則一豈非發明自無而
 有之旨乎通書性理命篇曰二氣五行一實萬物五
 一各正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此圖之妙也而

太極圖說

一各正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此圖之妙也而
 有之旨乎通書性理命篇曰二氣五行一實萬物五
 而通書則曰五殊二實二本則一豈非發明自無而
 陰陽變陰合而生水一辨五為其根分陰而靜而生
 具於太極之圖其圖又見於通書之論書不盡言圖
 不盡意圖書蓋相表裏也自今觀之無極而太極太
 極而兩儀此圖之奧也太極圖曰無極而太極太極
 心似水輪安玉洞光風霽月曾次灑落黃庭堅詩
 人語感高習吹洒落如光則常月故發而為學其妙
 好讀書養志林衣初不為人君東故發而為學其妙
 之圖又當求晦翁結論之意庶乎義理之門可入而
 聖賢之圖可窺矣且水輪金井心節清冽周茂叔詩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約張
 南軒以太極圖淵源粹精秦漢以來所未有信乎太
 極圖濶濶之圖奧也南軒太極圖序胡氏以通書書之約而
 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聖人定以中正仁義立人極
 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仁義禮智聖人定之中正而
 焉圖言人極之宗主也仁義禮智聖人定之中正而
 通書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非此意邪通書誠上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誠上
 其色乾道坤道化生萬物圖言易道之變化也誠上
 窮乎乾道坤道化生萬物圖言易道之變化也誠上
 極之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另坤道成文而
 通書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非此意邪通書誠上
 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聖人定以中正仁義立人極
 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仁義禮智聖人定之中正而
 焉圖言人極之宗主也仁義禮智聖人定之中正而
 通書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非此意邪通書誠上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誠上
 其色乾道坤道化生萬物圖言易道之變化也誠上
 窮乎乾道坤道化生萬物圖言易道之變化也誠上
 極之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另坤道成文而

之誠者誠能虛心一意及復潛玩而母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乎有得周子之心

西銘

愚嘗敬誦明道之訓矣曰西銘之書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不為仁不為孝矣語錄呼精矣哉橫渠之道也至矣哉明道之訓也夫西銘一書理義真箇發前聖未發之蘊啓人心未啓之機真可與天地同其體渾渾乎無所名恢恢乎無所不及範圍不可得而過形器不可得而繫語錄呼精矣不以性善養氣者稱其以原道宗旨者言西銘言體不

西銘

西銘

孝學

孝學

得天德者語則以極醇無雜者論明道曰訂又訂稱之言極醇無雜然究其旨要大抵切切於仁

孝之道且乾稱父坤稱母此西銘之純乎孝語錄呼精矣其體天地之坤吾具性民吾同應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其大人而有見於此則事天如事親

事親如事天而孝子之職舉矣或謂申生恭而未免陷父於惡而乃取而儻諸大舜之底豫而遂疑其誠不知橫渠之意非謂舜之孝果與申生同也特以明

事天者大舜不取而修身以俟命耶夫何疑西銘曰顯封人之錫類不絕勞而底澤與其民吾同胞物吾



文 仿
清 折

與也此西銘之純乎仁見上 人而有見於此則天下
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仁人之事畢矣或謂孟子親
親仁民自有次第而乃合而歸諸大君之長幼而遂
感其泛不知橫渠之意非謂大君之心果愛無窮等
也特以示聖人之心一視而同仁而能攝物以平施
取夫何惑乎高年所以長其長孤獨所以幼吾幼
獨而無告者也 學者苟能志其所志學其所學澤
身浴德之地齋心克己之時力於此焉而求之則孔
孟之道可傳曾顏之學可企而橫渠之望於後人者
亦無負矣嗚呼知西銘者固以西銘之言為當病西
銘者復以西銘之言為過今觀龜山之言有曰言體

而不及用曰有平施而無攝物此猶可也見上 鮑若
兩何人而亦非之劉安節何人而亦議之甲可乙否
互相矛盾呼橫渠其果謂疑乎如其果爾則二程何
信之焉也如彼如曰不然何二子復疑之深也如
此其疑之者是則信之者非信之者是則疑之者非
二者必有一焉曰皆是也信之者所以知之疑之者
亦所以求知之信之者固無疑矣而疑之者亦宜終
於疑哉吾亦見其不能不終歸於信而已矣鮑若而
向嘗疑也及聞伊川管窺天之喻則幡然而改
劉安節向嘗疑也及聞伊川造道有得之言則頓然
而覺揚龜山向嘗疑也及聞伊川理一分殊一



語則倏然風飛判然氷釋矣。又何疑焉。見上愚故曰終歸於信而已矣。嗟夫人疑先天易為考數之書。得陳瑩中之言而悟世疑太極圖加無極之妄。得晦翁之言而釋觀欬。然則西銘一書所以信於人心信於天下後世者。幸有二程先生遺訓在。

性學

道學不明而性命之說莫知所宗矣。荀子曰人之性惡也。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也。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揚子之言性湍水之論。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直以破諸子異同之論矣。然切有疑焉。伊洛之學孟子之學也。程子曰

善固謂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毋乃與孟子二言乎。曰孟子舉本然之性。程子舉所稟之性。蓋本然之性天命之正理。不以聖智而有餘。不以愚不肖而不足。所稟之性剛柔之異質。運運之異齊。有生而鍾其純粹之最者。亦有偏駁者。亦有駁之甚者。其最粹者固存其本然之常性。不待復而誠。此所謂生知聖人也。若其偏駁者。其為不善必先就其所偏而發。此固可得而反也。若偏駁之甚。則有於其生也。而察其聲音顏色。而知其必為不善。如叔向之母。知叔虎之必滅。羊舌氏之類是也。故伊川謂夫子之言性相近者。指所稟之性。謂孟子之言性善者。指本然之性是言也。



與孟子七篇蓋相表裏又安有異同哉南軒曰或問程子謂善則

性也堯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與孟子有虎之辨至

曰程子此論蓋為筆樂有善惡言也如羊舌虎之辨至

此謂應有不誠宗之類以其氣稟而為其性也稟之

性可以化而復其初者見乃性之本善者也彼荀揚之論執所

稟之性以論本然之性此所以失聖賢之本旨也歟

嗚呼氣質之性固有善惡也然善者可以為聖為賢

全其所固有之物惡者能自矯揉亦可以化而復

其初夫其可以化而復其初者是乃性之本善者也

橫渠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橫渠謂氣質之性

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及龜山曰氣質之性君子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龜山曰氣質之性君子

不謂之性龜山語性之謂性氣質之性君子

所稟而反之本然則人皆可為堯舜此孟子所以有

異於荀揚此程氏所以有命於孟子也雖然以上智

而論下愚固同此性也以人而論物亦同此性也何

者性之本則一而已矣而其流行發見人物之所稟

萬有不同焉蓋何莫而不由於太極何莫而不具於

太極是其本之一也然有太極則有二氣五行細縕

交感其變不齊故其發見於人物者未嘗不各具於

氣稟之內故原其性之本一而察其流行之各異知

其流行之各異而本之一者未嘗不全也程子曰論

性而不論氣不備論氣而不論性不明蓋論性而不

及氣則昧夫人物之分而太極之用不行矣論氣而

龜山語

橫渠語

程子曰

不及性則迷失大本之一而太極之體不說笑用之
不行體之不立焉得謂之知性乎異端之所以賊仁
害義者皆自此也語錄噫合則為太極之一本散則
為人物之異稟固也然在人有脩道之教可以化其
氣質之偏而復夫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及
其極與天地參此人之所以為人之道而異於庶物
也孟子所謂異於禽獸幾希者可不察哉可不謹哉

心學

一中分造化心上起非陸詩曰經綸此康節之詩也天向一中
造化起非陸詩曰經綸則知心學不可不謹中心如自固外物
豈能侵此明道之詩也則知心學不可不專語錄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有和粹
之心者其容必溫有慈仁之心者其容必良有雍肅
之心者必恭有保護之心者必儉耳目鼻口之不相
亂者此心也喜怒哀樂之不失節者此心也心之為
心亦大矣世之論者莫得其旨以時求心而心非時
之可求所謂出入無時者是已以處求心而心非處
之可得所謂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者是已以體求心
而心非體之可見所謂不在內外者是已以用求心
而心非用之可得所謂無思無慮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者是已非陸詩曰然則心果安在哉曰日新之德即念
之致罔念之狂即心之放有所忿懣有所憂患則不



得正有所恐懼有所好惡則不得正心之邪正其根

於一念之微乎其所以非念之不生罔念之不形者

又在教學之涵養也關洛諸公絀繹心學之扁綸發

明性學之淵源自敬之外斷無餘蘊明道之論心曰

敬以直內是涵養意也明道曰或問每當遇事時如何存

養得敬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皆敬

五凡其心平但存此涵養意則鮮神之心生矣

義之涵養意古不莊不敬則鮮神之心生矣

是涵養意古不莊不敬則鮮神之心生矣

教之心生矣伊川之論心曰閑邪存誠敬以直內也

所以進德者何也曰敬則誠自有誠則為忠信也

何是問都非性而物既靜則誠自有誠則為忠信也

以敬時後如枯木死灰以直內則謂之敬

橫渠曰當以已心為嚴師也

凡所動作則如此此一二夫惟守之以敬也

年問守得此則自然心正夫惟守之以敬也

倍不生而此心廣矣暴慢不生而此心肅矣縱肆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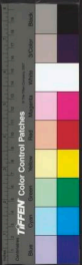
生而畏心長矣欺詐不生而善心萌矣是必起居出
入無不謹也視聽言動無非禮也淵默雷聲尸居龍
見無敢欺也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無敢慢也對妻子
如對嚴宥待童稚如待長者暗室屋漏洋乎如左右
之有神不覩不聞儼乎如十目十手之所指視夫然
故雲行雨施此心之克魚躍鸞飛此心之察洞然明
鏡湛然止水與天地同其流與造物同其游而虛明
純粹不失赤子之初矣諸君子所以潛心孔學以入
堯舜精微之妙者其功用至實也嗚呼自前聖經學

中之理有二有大本之中有時中之中大本之中不
偏不倚渾然於未發之前故中庸謂中者天下之大
本是也時中之中時有萬變中無定體無定體者以
太極無過而不為中也故中庸謂君子而時中是也
蓋未發之中猶地中之中隨時之中猶日中之中
或曰曰耗子身以不偏為吉言此身以無過不及之
說子又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含二義程子謂
言之中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時中之義
諸行事各得其中之謂也蓋本心之中不近四旁猶
地中之中時中之中則德時取中猶日中之中爾
是理也關洛先生講之歟吳程氏論大本之中也曰
喜怒哀樂未發寂然不動也

喜怒哀樂未發寂然不動也
喜怒哀樂未發寂然不動也

曰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居陋巷在顏子
之時為中如一家一國之所推也
最難處須是無心通且誠言一序則伊川曰中字
家則府中非中而心為中言一國則堂井中而四之
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不入在禹稷之
中若三過其門不入曰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
戶不出則於此為中如秤權之義也暗蓋之美曰欲
戶不出則於此為中如秤權之義也暗蓋之美曰欲

戶不出則於此為中如秤權之義也暗蓋之美曰欲
戶不出則於此為中如秤權之義也暗蓋之美曰欲





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合喜怒哀樂在其中正謂此爾然則後之學者以大本之中時中之中參稽而互考之則思過半矣

仁

甚矣仁之難言也義可言宜禮可言別智可言知仁果何所訓哉程氏遺書伊川曰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當合孔孟言仁在大學所以覺謂仁則仁非覺之可窮之二三載得之未幾也盡蓋仁然後有覺而覺未足謂仁也無垢曰仁者覺仁亦覺惡念亦覺程子曰無善無惡以覺為仁則是以智為仁又或問知覺仁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特塊

愛

然之身耳必合而言之非析而言之也有翁經錄也合而言之道也如何先生曰仁之所以得名以其人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而不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以愛謂仁則仁亦非愛之可盡蓋愛本人之情仁本人之性又烏可以性為哉程氏遺書問仁伊川曰此在諸公自思之特也實所言仁貴類敬之體認山來孟子曰性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作自是性孟子亦謂之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無謂之仁退之言博愛甚矣仁之難言也杏壇迹蕪道學不傳不有先覺孰問我人此闕落君子有功於後學也學參諸闕落之論仁也在身為心在物為理在德為元程曰心生道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是在身為心也或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曰也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道仁者心之



程

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肢如四肢云云固是一身所
用其可謂身之四肢如四肢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
謂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符陽氣而生曰指
是陽氣發實却是情也心譬如必種生之性便是仁
也又伊川曰曰心是道也人有是道也程曰仁者天下
也正理尖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是在物為理也程氏

程

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程曰萬物之生意可觀此元
立理則無序不知程曰萬物之生意可觀此元
者善之長斯所謂仁此言仁之德也遺書理道曰萬
也雖此元者善之長嗚呼仁之為仁其不可限量如此
也斯不歸仁也

程

通而後仁而少有壅遏則未也遺書一民一物同胞
其體而後仁而少有間斷則未也橫渠西銘曰天地
之於吾其性民吾同物吾與也夫塞得吾其體天地
手其大臣傑好之家前也尊萬年所以長其民乎人

程

其合德賢其秀也泛應曲當無往不寓而後仁而此
善彼不善則未也遺書程氏謂以手足痿痺為不仁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是物物皆仁也遺書明道曰醫
為不仁此善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張氏謂天
為一體吳時也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

程

則町畦立而仁道息矣伊川曰仁之通愛之只消通
將父便愛做仁人而以公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
我無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

難求仁尤難愚又求關洛求仁之要曰人體公為仁
又曰少私意不仁蓋公則物我無照天地同量而私
則町畦立而仁道息矣伊川曰仁之通愛之只消通
將父便愛做仁人而以公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
我無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



仁也曰虛靜人之本又曰仁之難成以人人有利慾

之心蓋虛則無蔽靜則無撓而利慾則思慮沮而仁

道泯矣標曰端為虛靜者仁之本不能安則端為

苟知之須又於道實體之方如其味夫仁亦在乎熱

耳噫忠恕者仁之方寬裕者仁之質齋莊中正者仁

之守發強剛毅者仁之用無達其方無毀其質謹守

之力行之則仁其庶幾乎伊洛我師也龜山豈欺我

哉龜山文集龜山曰忠恕者仁之方也發強剛毅者仁

之用也然迂其方無毀其質謹守

守之於行之則仁其庶幾乎

樂道

陳蔡之厄此事變之至難也而夫子之弦歌自如陋

巷之居此人情之難堪也而顏子之真樂不改蓋境

變於外者皆其中之無所守樂順乎天者宜乎人之

無所汨夫子之恂恂便便問問侃侃如勃如櫛如

翼如無以異於天大中之時也視要盟於衛相禮

於夾谷之時無以異於鄉黨朝廷之時也夫子之以

天自處彼視死生禍福為何等物哉則孩敬於陳蔡

者非迂也宜也顏子之視紆金之祭不若簞食瓢飲

之真也禮樂為邦之盛不若杏壇雍容之趣也顏子

之於貧賤富貴無一毫介蒂於其間彼區區外慕安

能境已哉則不改其樂於陋巷者非矯也亦宜也大

抵人各有所樂也有樂於物者有樂於道者如稽康

有得其不為世俗所累可見也明道先生作
謂有詩曰萬物靜觀
皆自得四時皆與人同道
天地有形外器入夫
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
窮居見此是豪雄
惟不為世俗所累則見草而
知造物生之意
先生
書意謂有茂草蓬蒿或歸之曰
不見魚而知物意之
自適其故曰
昔欲觀萬物自得魚草之與魚人所共
別惟明通見草則夫生意見魚則知
真趣寓於雲漢
風輕之天
明道有詩曰
雲漢風輕
天
年上蔡
見明道
于依歸
其人曰
元風在
此無他
明道之所
慕者一則曾點二則曾點則宜手無愧暮春之詠也
見上
二先生之所學品題
風花與堯舜三代而為一

其心利達不足謂其念是猶烈火中之真金乎疾風
中之勁草乎
歲寒凜凜而松栢自有和氣乎
噫處暇
裕之時固難
處患難之時尤難
吾觀黨禍之起士類
之大厄也
涪州之行
吾道之不幸也
初
元祐
學有禁
刻人
周
事
出
其
重
為
諸
路
學
使
伊
川
講
道
自
如
殆
若
平時
語
默
不
為
之
易
其
節
飲
食
不
為
之
失
其
味
正
仲
尼
不
感
之
時
孟
子
不
動
心
之
境
大
舜
歌
南
風
之
日
文
王
演
周
易
之
年
也
此
其
樂
豈
易
量
哉
是
故
張
思
叔
因
涪
陵
之
歸
其
心
溝
壑
慨
然
有
自
得
之
意
愚
氏
伊
川
解



自漢後思其元始有自得處後更有理造微云
 勇士不忘其元始有自得處後更有理造微云
 馬時中當學禁之嚴銳然親承有雖死何憾之意
 狀馬時中禁守初元祐學有禁仲銳然為依平
 親之計先生以非其時且曰得歸道雖死何憾
 日之所講明之所薰炙也熟矣嗚呼至此而後見伊
 洛之學明道有詩曰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
 英雄見上呂晉伯有詩曰可憐曾點惟嗚瑟獨對春
 風詠不休上蔡語錄品晉伯兄弟中皆有兄處作詩
 味曾點曰五文從家門且稱長才無不相
 諸侯可憐曾點惟嗚瑟雖不敏請事斯語。

中庸大學

尊崇正學在君師講明正學在宗師大矣哉中庸大
 學之書蓋帝王立治之根本聖賢進德之關奧也是

故表章聖經崇重正學使天下享至治之澤此其責
 在君師繼續絕學演析真義使天下聞大道之要此
 其責在宗師嘗觀唐虞而至今日世道不知幾變矣
 而二書正學與風雨晦冥流行於天地之間不容一
 息泯然三代而上有君師以任道統固不待宗師之
 功春秋以來無君師以任道統不得不賴宗師之學
 上有君師任尊崇之責下有宗師任講明之責者其
 惟我朝乎且堯舜之相授惟精一執中之道夏周之
 相因自皇極之道無聞焉精則見於授受之妙粗則
 寓於耕桑之末微則存於人心稟賦之初顯則著於
 日用常行之際而中庸之道尊矣三代盛時中外有



學方其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脩己治人之道而大學之道尊矣是時也其學見於人君之躬行其理見於吾民之性分治隆於上俗美於下不待形於筆舌間而是學已昭昭於日月故曰三代而上君師尊崇之功也自賢聖之君不作而正大之學無傳吾夫子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隆緒其功又有賢於堯舜者自率性脩道而至天地位萬物育之功自夫婦造端而至上下皆

察之境自好學力行而至治人治天下之道皆所以講明中庸之義以明德新民為學問之本以致知格物為齊家治國之原以仁教孝慈為君臣父子之極皆所以講明大學之旨是時也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懼夫去道愈遠去聖愈邈於是推帝王心傳之本恭父師問答之旨作為傳義開淑後人諄諄於言論之表故曰春秋而下宗師講明之功也粵自杏壇迹蕪木鐸響息孔氏家學流漸泯沒經生學士溺記誦章句之末其學淺近而無用異端邪說窮空虛寂滅之域而其學荒唐而無實使其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





沉痾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斯文未喪陰剝陽
 復我宋龍興五星奎聚列聖相承既示尊崇周程大
 儒復加誦貫接堯舜之宗派發孔孟之淵源而正學
 始昭昭於人心方仁宗之嗣服也以中庸為脩身治
 人之道乃命經筵反覆陳說非仁宗得中庸之本乎
 事實景祐四年仁宗實欲開儒於館閣編上指禮記
 中庸為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之語因編述大義亦
 謂身為實之本又實於五年上令張知方哲宗之
 初政也以大學為入德之序乃詔經筵訓釋大義非
 哲宗得大學之旨乎長祐元祐五年對唐老書大學
釋以備夫自大原不傳之後其道寥寥不知幾載漢
 唐以來或尊經或隆儒或右文固有任君師之責矣

關學

而不能接聖道之正統此愚幸國朝有君師以專正
 學也然此特上人之責耳春陵之墟周子出焉關洛
 之間程張出焉二三先生口傳心授聖經賢傳緬緜
 奧旨其言幽探乎陰陽五行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
 義中正之際周子太極圖五物一陰陽之性也一理一氣一性一命一才
其性無靜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後成道成男冲道
成文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
唯人也得其秀之靈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後
知而善惡分焉事於天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後
靜立人其道極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奧而其實
 不出乎忠恕之心語錄程子曰忠恕一以貫之忠
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天者也天者用大木也道也此與道
通不達異者動以天爾又曰夫子之履忠恕而已矣
雖天之命於特不仁也其學造乎立極開太平之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

博而其實不外乎格物之微謂格夫子為天地主
綱此學為天下後世開太平人明道行狀曰以
格字至極為深觀之所以格物效如為成性之驗不曰
中庸為終身之用則曰大學為入德之門
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次其簡
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得類此篇之存也
編發其歸趣而子思不言之蘊盡矣夫自二學不明
之後諸說紛紛蓋不一家漢唐以來或訓詁或正義
或著論固有任宗師之責矣而不得聖經之本旨此
為鞏國朝有宗師以講止學也愚嘗莊誦遺經來稽
緒論而知是學之本矣蓋誠者中庸之門戶而敬者
大學之指歸然曰誠曰敬不過本之於心而已矣為
小學者不由乎敬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大灑掃應

卷之三

對之節為大學者不由止敬亦無以進德修業以致
夫明德新民之功此敬之功用也天下達德而非誠

卷之三

固不能盡其智仁勇以遂其行之意國家九經而
非誠亦不能盡已盡人以其所以行之之本此誠

卷之三

鏡徹天真湛然表裏洞照天下之理無往而不自得
苟措亡其誠敬之心則茅塞生矣室廬空矣方寸擾

卷之三

蓋伊洛淵源之學也聖天子心傳大原躬行實理衰
龍晦翁之正派講讀中庸大學之正學乃形奎畫乃
琢榮爵正儒學大幸之日嗚呼帝王正道至祖宗而



續至今日而盛孔氏正經至伊洛而傳至晦翁而著
愚也沐聖朝之文教佩前哲之格言當在為飛魚躍
之下

新學决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一

新學决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二

語孟

論語一書蓋理學之淵源也而終始問答不及誠之

一字學者疑之龜山語錄問論語誠而論語不及誠

以示仁而德之事莫非誠也誠也曰論語誠而論語不及誠

之門戶也而辨舜與象皆謂之才君子或為伊川語

言性情才三者皆然不善亦不肖於舜象說不善

以先為君而有象以賢安為父而有舜亦足才然不善

子問性善不假一二辨之噫有是哉周子論太極

而及無極或者滋惑得先輩之說始明周子太極圖

之論晦翁諸儒疑其無極似道家橫渠西銘世謂其

言體而不及用非前哲力辭其說吾恐異論紛紛未



續至今日而盛孔氏正經至伊洛而傳至晦翁而著
愚也沐聖朝之文教佩前哲之格言當在為飛魚躍
之下

新學决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一

新學决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二

語孟

論語一書蓋理學之淵源也而終始問答不及誠之

一字學者疑之龜山語錄問論語誠而論語不及誠

以示仁而德之事莫非誠也誠也曰論語誠而論語不及誠

之門戶也而辨舜與象皆謂之才君子或為伊川語

言性情才三者皆然不善亦不肖於舜象說不善

以先為君而有象以賢安為父而有舜亦足才然不善

子問性善不假一二辨之噫有是哉周子論太極

而及無極或者滋惑得先輩之說始明周子太極圖

之論晦翁諸儒疑其無極似道家橫渠西銘世謂其

言體而不及用非前哲力辭其說吾恐異論紛紛未



聖賢

已也伊洛聖賢之遺教也山陰其言體不及用伊語孟
二書聖賢之所議論之所問答實萬世所取法之書
庶視聖賢傳訛襲舛世無伊洛開覺後人則夫子之
道迂而孟子之志荒矣旨哉伊洛師友之言曰論語
之所以不言誠者蓋示人以入之之方要之言恭敬
忠信皆誠之旨耳孟子之所以謂之才者正答公都
子性善之問未暇深辨要之平昔性情才三者之論
皆無不善者嗚呼論聖賢之學當以語孟為宗師論
語孟之學當以伊洛為依據此古今之至言也常聞
伊洛之門其稱論語也曰學者先讀論語當如摧衝
學者但求論語自然有得語詳其稱孟子也曰孟子

聖賢

有功聖門以言仁義孟子有功於世以言性善同上
於何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本成道也
聖人然學也則聖家曰曰孟子有功於世不可得
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何仁
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義也則此二字其功
甚多又曰孟子有友自非平昔獲此學明此理
安能造聖賢之閭與哉自今觀之讀言志數語則知
夫子聖人之氣象伊洛師友由稱率馬與則友其類
夫少者疎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讀論
語若讀此不見得聖賢之氣象也難見之讀論
交數語則知子張為成人之交于夏為小人之交
于貢問師也過高也不及如論交可見否曰氣因鄉
象亦可見子張是成人之交于夏是小人之交因鄉
黨之篇則聖人注措宛然如見伊洛語錄鄉黨一篇
降一等是白堂而山神指當此時故氣不得故迷鄉
邑又云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點漆注措甚好彼學



燕間而承慶咳者亦充然而有得呂與叔得克已復禮之問有洞然八荒皆在吾闕之語呂與叔克已復禮之問曰天下不歸吾仁侯師聖得勿忘勿助長之皇四達謂然八荒皆在我侯師聖得勿忘勿助長之謂欲曰天下不歸吾仁教豁然終身之省謂說侯師聖云云年十五六時明人心也又如此哉是學也一傳而得關洛再傳而得句正為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為一句因講滑其感悟呂侯諸君子又再傳而得晦翁朱夫子觀其二書集註之作斷以章句參以師說決以己見發孔孟不傳之蘊啓伊洛未言之旨芸閣秘藏照映典籍膠庠談論訂砭愚頑此伊洛之得晦翁亦孔孟之得伊洛也歟蓋嘗論之誦聖賢之言易行聖賢之行難是必

謹於終日三省之時樂道於暮春詠歸之興加敬於出孝入悌視聽言動之際出門倚衡何見非理書紳鼓瑟何往非天而後有悟於論語是必存養於赤子不失之初窮究於夜氣尚存之旦克廣於四端火燃泉達之後窮理盡性表裏洞徹知言養氣內外昭融而後有合於孟子是豈口耳誦說云乎哉雖然末章聖經在聖明講明聖經在師儒哲宗召程夫子講論語故論語之教始尊初宗元祐初召程伊川講其講高宗召伊洛門人講孟子故孟子之學始行也石華孟子不謂也宗始講又至高宗建炎二此今日衰章奎翰褒崇朱氏蓋有取語孟集註之說愚也不





志之美使古史之論不明則軻果為信義者乎西門

豹循史之流耳遂乃抑於滑稽之列使無古史之說

則西門豹果徒滑稽者乎史記謂獻子有陰德於趙

則韓晉同祖謂非周武之後乎古史所謂必辨也遠

史以莊子作盜跖篇詆孔子之徒故明其術不知莊

子蓋助孔子古史所以必明也夫記任俠傳則義

公辨之宜矣遠之迷子貢也曰子貢一出而變易五

國噫以子貢之達而有變易之謀乎蘇公訂之富矣

子貢曰太史公生代為滑稽大夫與

公辨之宜矣遠之迷子貢也曰子貢一出而變易五

國噫以子貢之達而有變易之謀乎蘇公訂之富矣

子貢曰太史公生代為滑稽大夫與

公辨之宜矣遠之迷子貢也曰子貢一出而變易五

國噫以子貢之達而有變易之謀乎蘇公訂之富矣

子貢曰太史公生代為滑稽大夫與

公辨之宜矣遠之迷子貢也曰子貢一出而變易五

國噫以子貢之達而有變易之謀乎蘇公訂之富矣

子貢曰太史公生代為滑稽大夫與

公辨之宜矣遠之迷子貢也曰子貢一出而變易五

國噫以子貢之達而有變易之謀乎蘇公訂之富矣

子貢曰太史公生代為滑稽大夫與

公辨之宜矣遠之迷子貢也曰子貢一出而變易五

國噫以子貢之達而有變易之謀乎蘇公訂之富矣

子貢曰太史公生代為滑稽大夫與

公辨之宜矣遠之迷子貢也曰子貢一出而變易五

國噫以子貢之達而有變易之謀乎蘇公訂之富矣

苛也蓋嘗推原其故史遷當經籍既灰之日野史雜出之後故聞見寡陋紀錄疎略則其有誤也固宜顧濱當學官已立之餘諸儒訂正之久故採摭無遺稽考悉備則其詳辨也亦宜昔顧濱嘗謂漢景武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傳皆不列於學官世讀之者少則其意惜遷未及見聖人之全書此古史之作所以惜遷也非所以詆遷也又謂秦焚古書略盡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則其意又憫遷出於煨燼之餘其諸子世俗以易古文之語此古史之作所以憫遷也非所以疑遷也愚觀古史一叙有咨嗟嘆息之意此執燭者愛吾子之見也而崔曰求以捨其

實而專其美者乎文乎嗟夫顧濱之於馬遷其

特相先後古史之於史記其立論特相表裏察遷之意必不以操戈入室者為忌諒蘇之心亦必不以吹

毛求疵者為嫌末學淺識殆未可以文人相輕者議之也不然蘇老泉之論遷史曰其與善也隱而彰其

微惡也直而寬其賤夷狄也簡而明者豈為欲向之

說哉老蘇文選謂史雖以事辭勝然亦通與說存惡也不宜直而寬乎云云其於善也不亦隱而彰乎云云其微

此蘇氏之家學也故愛漢史者戶漢史之誤劉文州

愛唐史者糾唐史之謬其故作唐當以是而求顧

濱之用心



新舊唐史

史記一書筆於司馬氏之父子而不能逃蘇頌濱之

議蘇子由作古史西漢一史著於班氏之兄弟而不能逃蘇頌濱之

以正史記時

夫司馬之父子非欲向之

能運華嶠之讓

繁

父子班氏之兄弟非勝建之兄弟一家議論未嘗不

看諸儒紛紛且議其後則夫唐史之作所編非一人

所集非一書豈無疑似之迹乎然君子觀其一去一

取卓卓乎出於遼固諸人之右者蓋取其大節而非

議其小目也喜其褒貶而非考其異同也且唐史有

二曰舊史曰新史其舊史有吳兢之私撰唐書有柳

芳之續成唐曆貞觀政要出於吳兢所撰順宗實錄

出於韓愈所筆至後唐明宗命史官劉氏脩為唐史

即所謂舊史也至我朝慶曆之五年以舊唐史無據

不治命宋公祁歐陽公脩剛脩之越十有七年書成

即所謂新史也愚嘗合二史而參攷之舊史李光弼

父開元中封薊國公新史以為在武后時是時之先

後不可合也舊史欽宗第六子成美而新史以為第

五子昭宗十子而新史以為十七子是數之多寡不

可知也舊史陸德明字子元而新史乃作陸元明字

德明舊史徐有功無字而新史乃名洪政以字行是

名字之舛訛不可究也

按光弼在天寶至德時其名

二史欽宗止五子安得古第六也新史是陸德明

宗諸王自宣王祁至恭王祐等七王皆失其傳宜其



為十七子二史皆與按十八學士贊亦以元明為名
 而德明為字與新史同按孝敬皇帝諱洪故有功
 與新史同若乃新史所著異同尤多年月有差如
 魏暮之相志以為十一年而傳以為十五年姓名有
 差如麗景洪之將紀以為晏洪而傳以為景洪縣公
 之號可疑則見於吳績之糾謬吳績糾謬按膠東郡
 鹿泉文故從昆弟皆爵郡王太宗即位問大臣曰
 王宗弟於天下可乎對曰漢所封諸王皆以私
 親昆弟非大功不王光朝一切封之天下為私
 非所以別親疏於是魏王所封郡公如本紀貞觀八年
 通考釋東郡公矣今通考本傳書如王亦新書之誤
 死囚之數可疑則見於溫公之考異然則將安諱其
 事哉溫公考異七年死四三百九十人按四年實錄
 九人何乃多如此白居易云死四四百來錄微舊本
 紀就紀年代紀皆云二百九十八人今從新書人吳績

詳考云三百九十八者乃特囚之數自死大抵所編
 罪至杖笞之數則若謂皆死罪公不禁也
 非一人則子奪無定論所集非一書則紀載無定說
 且紀志出於歐陽公列傳出於宋祁公天文律曆五
 行志則劉義叟為之方鎮百官表則梅堯臣為之禮
 儀兵志初出於王景彞葉未畢而卒則成此書者又
 非止二人耳母怪乎子奪無定論也且帝紀編年則
 得於孫氏之南齊錄述姚崇十事則得於開元之遺
 史贊太宗之謂牽於多愛則出於等慈寺之碑紀武
 宗之謂躬愛道錄則出於會昌之文其贊房杜則本
 之柳芳其贊五王則本之呂溫傳段秀實則本于厚
 之文集母怪乎紀載無定說也唐魏府子贊志房文
 歷年之久紀事之多

東華者之象是以支離不能合也紀志出於歐陽
列傳出於宋公都更而二人此其不能相一也
而天文律曆五行志則劉勰所撰其方錄百官
捕食非為之禮儀志則出於王業再舉未虎而卒
則成此書碑等志卷之二八州記水應太宗破王
又羊祜寺碑等志卷之二八州記水應太宗破王
音建德乃於魏武建州記水應太宗破王
李而事感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
唐本紀而武宗以奢繁者也其又會昌快龍文
唐之錄歷代以長年以山知非明智不為者好
惡有之同開及得會昌法能文見其自編而道
別入蓋以論言為不與其人意讀春秋者當論褒貶
之大義不當論夏五郭公之疑讀唐史者當論去取
之大節不當論疑似異同之迹以李義甫許敬宗
邪而與長孫無忌同傳以柳宗元劉禹錫之阿附而
與韓愈同傳此舊史之失也新史改之所以先君子

舜

而後小人也以劉贊之觀直而藥之於文苑以吳叔
之忠義而藥之於外戚以陽城之卓異而列隱逸以

舜

所以取大節而瘠小目也新史記傳有節不率如陽

王方翼之功業而藥之以良史以陳子昂之諫諍
以韓人唐之禍田舍翁之說舊史則君子今乃太宗
無微不盡不遺今乃舍翁之說舊史則君子今乃太宗
以韓人唐之禍田舍翁之說舊史則君子今乃太宗
尚而藥之以方技是亦其大行而和以孫思邈之
傳之失也元劉禹錫之志勇有烈士之博與長孫
不為立傳而留神亮管叔義福一行反為立傳
易干之爰既皆不為立傳而留神亮管叔義福一行反為立傳



得反為立傳此其有關於世教也不淺或者烏可以
舊史之失也此其有關於世教也不淺或者烏可以
小小不同而妄議噫噫如先輩言列傳之有據依不
敢如好事者之以件訛議豈文寧為先輩稱史法之
得春秋不敢為糾謬之集以議歐公

通鑑

昔神宗皇帝之叙通鑑曰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
蓋藉其有關於風化也神宗叙通鑑博而得其要
通鑑之淵林也神宗叙通鑑博而得其要
以亡蓋稱其有益於治道也聖政紀道二年上日開
之有功於是書也大矣然嘗聞之十有九年史筆始

絕其用心至勞也洛與夏縣漢克棟其為書至繁
也其書通鑑由十夏官屬之詳始得劉道原後得
范淳夫其編次甚詳也道原道原既卒又得范淳夫
衆論之訪咨或得康節改曹媿之事或得伊川定李
唐之實其訂正精也聞見詳司馬文正初作歷代論
之於實定也當文忠與之問辨則其筆以為非足于家
向歐宗師答文忠書則本當時或以告文公今通鑑
經曰無此論辨又伊川語則君實通鑑至而正
之罪乎曰何罪微事皇太子曰死遂忘不戴天之
辨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曰管仲不死于糾之難
而事成公孔子稱其能與微何與曰小曰白長而實
死以義言之則未可張芸叟嘗云僅能一觀更休觀
書陳了齋亦以此書如藥山無一不在嗚呼後之觀



者將終篇而熟究之乎抑闕未終紙而欠仲思職乎
張若虛答孫子發寄多論通鑑其畧云溫公嘗曰吾作此書惟王勝之嘗問之然篇自餘君子未見欲觀讀未終紙已蓋嘗謂是書當以扶持風教論不當以欠仲思職矣
 小節目論當以關切治道論不當以區區凡例論
 首書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所以明君臣之分
通鑑論諸侯力辨四皓為惠帝立黨制其父所以明父子之義
 以明父子之義
 書聊城公則闕之文潛亦謂仲連以布衣游諸侯不當以身任天下之責
通鑑下聊城之辨曹操分香實履公則譏之元城謂歷數百年無有知之者惟公獨能知其心
通鑑論諸侯力辨四皓為惠帝立黨制其父所以明父子之義

惟公謂劉洎之死史以為出於遂良公謂遂良乃忠臣必無譖洎之語
寧參之諫史以為出於陸贄公乃謂贄有救解之辭而無報參之意韓休必不至譖李林甫願真卿必不至為賊草奏公之所論者凜凜乎君臣父子之經三綱五常之理仁義忠信之道豈非有關於風教乎
通鑑論曹參遵何之約束正以嚴熙寧大臣變法之失
通鑑論曹參遵何之約束正以嚴熙寧大臣變法之失
 熙寧大臣變法之失
通鑑論曹參遵何之約束正以嚴熙寧大臣變法之失
 山所言從諫拒諫正以譏熙寧大臣同己之非
通鑑論曹參遵何之約束正以嚴熙寧大臣變法之失
 足取也存其事於書者欲見當時辨說之覆邦家也





遺書

日錄熙寧元年光緒通鑑至顯泰從的事上曰蘇軾
持三寸舌乃能如此乎尤白秦儀顧橫無益於治臣
存其事於書者見當時 奮夫之辨給馳騁亦不足道
游說所謂履林家也 也公之深辨而不釋口者欲使小人知利口之無益
也 日錄熙寧三年張釋之論當夫利口尤曰孔子
為非則君從其言是則刑家之獲 公之所論者拳
不難矣時意知在坐尤事以此存之 公之所論者拳
奉乎變更持守之異拒諫從諫之別私說正論之不
相入豈非有益於治道乎世之好議前輩者謂離騷
之賦日月爭光公削之而不錄以是為去取之未當
不知公之貽書范祖禹已謂詩賦若止為文章皆請
直刪則公之所錄者必有深識不然歷代儒林文苑
之士十已削其七九非此意耶公與范祖禹書詩賦

遺書

止為詩賦又妙見此詩賦後始知武之說不近人
情公存之而不去以是為編錄之未精不知公之貽
書祖禹曰妖異有所警戒則並存之則公之所存者
必有高見不然漢高祖斷蛇之事具載於書非此意
耶通鑑不書怪異書唐因如武之誦教李君美事
有詩賦乎若止為文章皆可刪去公之意正欲少於
天下後世不在空言乎如蘇軾以忠廢所著詩賦去
史謂與日月爭光通鑑并蘇軾原事削去之愈索髮之
甚通鑑除日月之流何得公之當有深意求於考漢
之然則論公之書不可以凡例輕議也又况一書浩
繁非盡出於公之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准西事用
平蔡錄其述魏鄭公得之諫錄其述李絳得之論事
宜其編次之難也多故亦不能暴白如通鑑則不然

以唐朝一代編之故王世充李密李用河洛記鍾離
公諱淨用判拜李絳奏議周李司空論事惟陽導用
張中丞傳事西事周傳公平蔡結字法事用郭景家
傅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周本朝益管江皆宋末
然嗚呼劉向采上古至秦漢休咎之紀為五行傳論
書亦博矣然牽於陰陽之說未免遷就不足以悟成
帝之意唐吹以自古忠臣賢士衆讒被放之事為辨
謗畧書亦詳矣然究其錯次之意正為十年不遷祇
為身計宜乎貽德宗之怒噫甚矣書之難著也其視
公之所編宜何如哉

雜駢

東坡以駢為夙雅亦變而讀者謂得體蘇東坡曰
溫公不以駢編入通鑑而論者謂未純

公之意正欲主於天下後世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
忠履所著離騷太史謂與日月爭光嗟夫坡公所學
有得於騷固也而溫公所以不錄者以其例不取詩
賦或者烏可執是而輕譏哉讀鷓鴣之詩不可不知
周公憂周之情讀災異之跡不可不知劉向傷漢之
意讀離騷之賦不知原之奉春為楚亦未為知原者
夫楚宗國也原不能止懷王之西而知芋氏之將亡
不能輔襄王以復不戴天之讎而反受子蘭之譖故
其情切其辭悲昔許穆夫人以既嫁之女尚憂宗國
而賦載馳之詩原也得無言手後之不知騷者則曰
九歌之作近於鉅蕪之遠近於非經遠遊之作近



三

於放卜居之作近於詭太一之歌繼之以湘君則近
 於靡惜誦之章繼之以懷沙則近於矯故賈誼以鳳
 凰千仞而譏平矣本傳賈誼諫漢成帝下之揚雄以
 鴻身而笑平矣揚雄作畔班固以露才揚已譏平矣
 龍而喻君子見上雄之技閣不若平之抱石江濱而
 馨風千古揚雄因新井固之賦燕然以媚悖逆之臣
 不若平之獨醒而不啜其醜也固因作燕然不特此
 耳九歌之辨取其禹之平水土而牧養群生即骨雖
 朽而目不瞑於湘水矣噫安得東坡山谷與之讀騷
 經哉

三

三

文選文粹文鑑

論漢魏以後之文莫備於文選論李唐之文莫備於
 文粹論聖宋之文莫備於文鑑噫文之難評也尚矣
 相如上林之賦劉勰稱其繁類成艷為辭賦之美特
 而李白之序太獵復謂窮壯極麗何醒觀之甚劉勰
如上林繁類以成辭玉璧厥序都明則以彩飾張衡
一京也按以定篇又李白序太獵曰和如子案張衡
詩詞賦子案上林長楊相觀非徒述其去取之
職之義當時使府杜牧題何解賦之甚也其去取之
 不一如此則選之所錄漢賦果安從哉韓昌黎毛穎
 傳舊史鄙其譏戲不近人情小宋稷謂送窮文毛穎
 傳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其抑揚之不一如此
 則粹之所編唐集果安適哉唐書云俞什毛穎傳

之善學者矣 又小宋云退之選前文進季 解毛穎傳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 范文正

岳陽樓記後山謂其累世以為奇尹師魯復謂傳奇

體耳其品藻之不相入如此則鑑所論本朝之文又

何哉後山詩話云范文正公岳陽樓記用對語說 明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謂之曰傳奇體非特

奇而快也 者小說耳 雖然文章美惡自有定論去取當否要

終自見吾平心論之則曰選曰粹曰鑑之所集有不

難辨者且蕭統盡索自古文上之作藝臺選之始於

楚騷說於江左為卷三十名之曰選且曰章表記頌

詩賦書論亦各有體苟失其體雖工弗取其用工多

矣姚鉉盡取唐人之文拔其尤者先後三變無不編

次為卷一百命之曰粹且曰擬英撮華正以古雅修

言蔓辭率皆不取其用心夢矣夫以上下數千年間

騷人墨客雄辭傑筆有聲翰墨無毫髮遺是集也或

如松林竹徑清陰遶密下臨清流瑩然可愛使人蕭

然忘塵埃之意其清如此或如園林華發低紅帛紫

巖服靚粧雜遊其間使人熙熙然神怡氣定其和如

此然其間纂次之不公品題之未當尚不免前輩之

議則以選自名者或有可刪之文以粹自命者多有

可疵之體亦何取於勤且博哉且王右軍之序蘭亭

絲竹管絃四言兩意不免見點似矣然劉向之序戰

國有先秦典雅之製董子之策賢良得伊周格心之

學而例黜之可乎王羲之蘭亭序不歸其中以天朗 氣清律奏氣絳竹管絃四言兩意





故也 又劉向戒國策 屈原之作離騷辭古意烈

有風雅體特軋卷首似美然于雲之美新名教罪人

潘元茂之九錫君子羞之而樂收之可乎

雲美帝文潘元茂 九錫文皆在雁中

虛橋夏熟班孟堅賦西都而言玉植青葱而亦取之

耶左太冲序三都賦云如女賦上林而古感觸更然

目張翥賦西涼而誌以游海若蘇李河梁送別之詩

在長安而有江漢之語文選載李陵 宋玉高唐神女

之賦以一篇分而為序而亦錄之耶此統之去取不

能逃後世之議也且段文昌平淮西碑錄之誠善矣

韓已黎之所作果不及乎

嘉

雙

森

唐功第一 不平之詞 命韓文公撰李

又文粹不載惟愈淮西碑以韓文公淮西碑

德裕忠諫論錄之誠善矣韓愈諫臣之所作果不及

敗為衛青李長吉鴈門行以黑塞壓城而續以甲光

向日之句而俱取之何也韓柳之遠古李杜之風雅

元白之雄深而反雜以釋子蘭飲馬長城霍道士吳

筠遊仙步虛而不倫若是何也此鉉之編次不能揜

天下之公也

嗚呼不有美玉安別砥砢不有先

輩之文鑑無以知選粹之謬肆我本朝始有文海孝

宗惡其踏駁且遺逸者衆乃命儒臣更修其書斷自

中興以前彙次未上賜名曰皇朝文鑑如衆星列宿

爭芒於層漢也如象齒犀角充斥於天府也自今觀之經學至國朝而愈明形於言論發六經所未盡之蘊程伊川之序易傳無非天理人極之奧游酢之為孫莘老序易傳亦皆性命仁義之妙其於孔安國序書杜元凱之序左傳選皆登載者同乎異乎詩體至國朝而始正發於諷詠有三百篇之意蘇東坡之直節勁氣傲雪凌霜黃魯直之風韻洒落光風霽月其與樂天之放蕩愚溪之嘲怨符皆所采取者是乎否乎文章雜體至我國朝而尤盛縉紳揚厲之文如梁周翰五鳳樓賦鋪陳藝祖聖德進士科舉之文如王曾之有物混成蓋有古詩風骨名臣奏議之文如張

方平之諄用兵東坡之踰買嶺顛瀆之言條例尤其表裏愈備者彼選之雜賦諫書紳之未頌銘贊徽夫斯之為文也視此不亦愈乎已見文編雖然國朝之文所以媿增襲典趨灑軌唐傑然為一代之盛者有由也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了此文之始倡也孫了之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自韓柳始六十年來旺氣消文章化入山川乎此文之再變也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此文之愈盛也王州公贈曾向堂詩王之穆伯長導其源尹師魯孫明復蹠其派廬陵臨川眉山南豐助其瀾鳴律和呂嚙羽舍宮則氣骨安得不古議論安得不正哉愚故併論之



杜詩

白樂天海園屏風之作前輩窺見其心之不忍用兵

東坡詩白樂天海園屏風劉禹錫三閣詩四章識者

謂可以配黍離山谷詩劉禹錫三閣詩後之讀工部

詩者安可不求詩之意哉吾觀公之氣節高邁秋霜

爭嚴風標屹立砥柱中流嗜殺人如嚴武則睨睨而

兒戲之蘇武守蜀杜甫詩武璋攝其翰旁瑄毀師公

乃排衆而申救之韓上而議者不挈置於仁人之

列至於沈宋諛諛温李淫艷者為伍前輩深以是為

恨惜哉夫公之詩蓋愛君之盛心也北征之篇蓋倉

皇問家室而作也使或者處之對童稚語妻孥他不

暇顧而終篇詳復惟及國事山谷喜之謂退之南山

不必作登慈恩塔寺此正陪諸公遊邀而作也固宜

笑談風月傲視八極以樂其心而措意立辭意在言

外荆公謂其譏天寶時事則其愛國之意果何如微

什古塞外已隱暮雲端夏鄭公知其為肅宗而非為

月也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或謂史思明尚在而

非為星也石壕吏之作韓魏公知其論成役之苦茅

壁之詠蘇公知其嫉藩鎮之強噫非杜工部之知道

不能發愛君愛國之辭非蘇王諸公之知詩不能明

愛君愛國之心是詩也烏可與騷人墨客同日語哉

忘書

詩評

忘書

若杜詩註不特此也百舌一詠惡諫佞也惡木一章

傷小人也。腐草之螢，讎寺也。寒城之藟，憫士操也。悲青坂傷戰敗之無功也。嘆秋雨刺暴虐之傷恩也。兵車行，蓋念驅中國之衆，開遼境之地也。洗兵馬之作，蓋言復西京之地，掃犬羊之虜也。又不特此也。以是心而處已，又以其處已者而待人，其送嚴鄭公也。則曰：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其寄裴道州蘇侍御也。則曰：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指軀，其寄董嘉榮也。則曰：雲臺畫形象，皆為掃妖氛，嗚呼！又何待人之厚耶？先輩謂公詩足以歷知一代治亂，以為一代之史，則非詞人之詩，乃詩中之史也。呂公綸杜工部年譜始於本朝者，或見於公之詩，而紀公之詩，足以極後一也。

之治亂又唐史云：善識時先儒作公詩序，又謂詩

與唐錄，猶罕見事迹，復許之以為詩之六經，則非特

詩中之史，又詩中之經也。見杜詩曾謂三百既刪之

後，果無詩乎？世之輕議先輩者，且謂揚大年鄙為村

夫子，以是而疑公之詩，不思江漢思歸客之句，大年

且不能屈，是豈鄙公之詩？詩史揚大年不喜杜子美

手美詩，大年不厭，因曰：公詩為我流，江漢思歸客

一句大年以為為鄙，鄙人曰：乾坤一腐儒，大年以此

又謂歐陽子生平不甚愛之，復以是而疑公之詩，

不思身輕一鳥過之字，歐公嘉嘆不已，又曷不深取

哉！賈父詩話：歐公平生不甚愛杜詩，而謂韓吏部絕倫，又賦公與客得杜詩，有身輕一鳥之句，韓公與客悉足其句，或曰：下或曰：落大不然山谷稱其靈丹，得全句乃過字，歐公深嘆之。

一粒青山谷種子美詩蘇公稱其集大成東坡曰
云陳無已稱其奇亡易新蓋莫不好此數君子者蓋
風騷之冠冕翰墨之典刑使非有愜於衆論豈為是
過情之論歟

雜體

議論不本於孔氏則厭常喜異不足以垂後世之訓
文章不祖於六經則夸多鬪靡不足以該天下之理
夫自杏壇遺蕪麟筆絕夫詞人才子名溢於縹囊舒
文染翰卷盈乎細帙紛紛藉藉蓋不知其幾然論本
孔氏文祖六經庶可登文章之鐫否則累編連牘特
紙上之陳迹耳蓋詩變為樂府之後則作拘幽辭

王作 作思歸引

衛文作 即或愛或思之詩也詩變為

離騷之後則作弔湘

平湘作 即或

怨或來之詩也書自誥命之文不傳而為制為誥為

表者皆書之宗派也詩自明良之歌不作而為賦為

頌為箴者皆詩之源流也後之曰記傳曰志贊本春

秋之遺策也後之曰序曰記即易與記之遺體也然

則學必尊師而後天下無異說文必尊經而後天下

無異論此古今之格言也諸葛孔明出師一表言辭

激烈對越鬼神讀之令人雍雍然生敬心故東坡謂

其與說命相表裏東坡云孔明出師表與說命相表裏杜工部平生

詩集模寫風景拳拳愛君讀之令人灑灑然生愛心





聖賢

故山谷謂有三百篇之旨山谷謂杜子美詩如畫野
之夫以文而論人如鼎錯之賢良策賈生之過秦論
班彪之王命論揚雄之美新王羲之蘭亭序潘元茂
之九錫此皆膾炙人口者而前輩特取孔明之一表
以詩而論人如蘇李之高妙陶阮之冲澹曹劉之豪
逸謝鮑之峻潔徐庾之華麗此盖有聲於詩壇者而
前輩特稱子美之詩此無他不以文論文以經論文
也夫商盤周誥特當時小民登于王庭之言幽深簡
古如登峻坂然後之博學君子研窮旨意未易道究
國風雅頌亦不過小夫賤隸之辭渾厚醞藉如秦黃
鍾大呂後之騷人墨客老於文墨練辭剪句有不能

聖賢

聖賢

得其一二者噫作文而不究六經之旨不愧古之聖
賢寧不愧古之民乎然嘗觀漢晉而下惟唐之韓柳
文章機軸自成一家當於古人中求之韓之南溪始
泛三首魯直嘆有詩人之句律音有於運之故發而後
之深意蓋此韓之淮西碑孫魯喜其叙與銘得詩
之體後山詩話云魏孫魯士魯喜論韓之盤谷
序坡老謂唐無文章惟此篇而已東坡公言詩
韓惟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無文章惟此序明
之文古之文也柳之詩東坡稱其在韋蘇州之上陳
韓年最喜柳子厚編若
詩在洞明下韋蘇州上柳之序前輩稱送僧浩然一
篇無六朝風采柳之碑東坡稱曹溪南嶽諸碑妙絕

古今按公云漢柳集晉漢則柳之所著非唐之文古
 之文也嗚呼蓋亦邇其源流乎蓋詩葩易奇盤詰詰
 屈春秋謹嚴韓之所學者在是則捕龍蛇搏虎豹急
 與之角而不敢暇者宜矣也學解又柳文嘗讀韓所
 指韓愈為毛穎傳云云李元讓之君而詩易春
 秋下而左氏國語柳之所學者在是則軋漢周而凌
 晉宋凜然為一王之法者宜矣柳文噫韓柳遠矣文
 氣彫喪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吾於我
 朝諸公見之見後夫論制誥之文非駢儼俳優之為
 美而以體製謹嚴之為高蘇公行呂惠卿之譎辭衆
 口稱美宋敏仲呂惠卿論前同就定中敏卿若不及
 口稱美敏卿如情剛始以惠卿之明始試伯鮮然

我子之聖不信事于尚夏而觀錢穆父之行章子厚
 誦辭切中事情事于厚元祐初韓前爭事無權責此
 之見神神無大臣之跡于范純仁之遺表辭意感切
 厚見神父責其太甚也范純仁之遺表辭意感切
 是聖人也非六經簡嚴之體范純仁遺表其表云
 負聖人之學比先聖所以教子而范純仁遺表其表云
 云萬里波濤范純仁遺表其表云
 論記述之文非鋪陳華麗之為巧而以規切諷諭之
 為工王元之之記待滿院切切然憂國之心王元之
 范文正之記岳陽樓有對景自擊
 之辭范文正之記岳陽樓有對景自擊
 六經黜百氏之意范文正之記岳陽樓有對景自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文

是文也非六經紀實之旨歟其奏議也穎濱之言
條例司東坡之論買燈張方平之諫用兵鄭介夫之

文

辭除授筆勢翩翩炳然仁義之美談非得伊訓詔詩
之意乎其詩章也揚公之賦朝京闕楊俊節子詩選

文

歸句云願求諸志歐公之諫春帖皆現誠意如齊筆
華終身立誓制歐公之諫春帖皆現誠意如齊筆

文

相王謂應舉作有禁張庭堅以經義進而為名
臣則不可以科舉謂也序述之文程伊川自度易

文

傳春秋傳謂之大之行筆老周易傳則不以

文

者謂可以配泰離經四章可以配泰離况我朝諸

文

公以六經為準的以孔孟為宗師以仁義禮樂為醜

文

藉以箴規諷諫為首要則令商賈羽翼金切玉豈非

文

周情孔思之遺乎嘗謂孔子之學歷戰國而病至孟

文

子則復起孟子之學歷漢魏而病至韓柳則復起韓

文

柳之學歷五代而病至我朝諸君子則復起得非聖



經必有續王元之之詩以為諸公誦王元之詩曰三

五從仲辨劉孫丁于今便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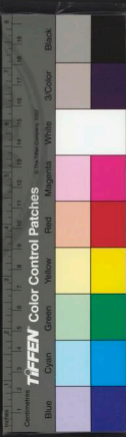
惟惜史二子文章妙六觀合

新纂吹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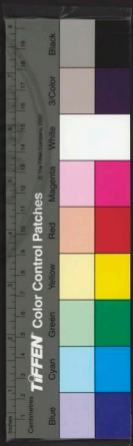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新學法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三

策試

三

窮居憂天下之事布衣當世之政此正試士以策
之意也古人敦納以言之意遠矣其所以謀及庶人
咨爾有衆者惟設利之策耳然策所以陳時務也問
以時政之得失咨以生民之利病欲其有裨國議也
名之以敢言稱之以極諫欲其無有隱情也士而無
志於世則已苟有志焉則條對洋洋皆正大剛直之
言持論鏗鏘盡激厲奮發之氣孰肯以得失計較惡
其見熟不肯極言時政以貽先輩之議哉制器之云
殿試用試
賦策詞四無優劣人得見策中細細故手有用不
和宗之法自有深意且士人得大計較為亦宜欲極



地

如劉蕡皆以策顯也其間筆勢翻翻言論灑灑鏗鏘於漢唐之間亦皆足取也然君子求其有關於天下之大計有裨國家之大議期無愧於切時之論則仲舒劉蕡上策也而弘欽永裴元白之流特下策耳方武帝即位之初其特務莫切於正始也今觀三篇之對議論淵源理義醞藉勉強行道之論正心正官之

南

論其有裨帝之初政也不少彼公孫欽永何為哉且武帝中年元成末代之際其策賢良之意正為哭異權臣而發也弘則誣水旱以獻諛其與仲舒天心仁愛之意為孰切欽則援申伯以附鳳其視仲舒正朝廷之意為孰優求則托後宮以市直其與仲舒論初政之意為孰明五本傳嗚呼捨心腹之疾而論皮膚之患君子謂之不知務方文宗即位之初其特務亦莫切於謹始也今觀方正一篇勁氣直節凜凜逼人

西

力攻藩鎮之強痛斥閹寺之橫其有益於唐之初政也不誣彼僧孺元白何為哉且憲宗元和之時其策制科之意正為強藩強閹而發也僧孺之言法令詔令其與蕡之攻藩臣者為如何積之論通經設科其





有美堂

與普之排闥寺者為如何白之條正觀開元禮樂其
 與普之談謹始者又如何至本傳嗚呼棄豺狼而問
 狐狸君子尤謂之不知務嘆夫士君子之平居暇日
 擊節伊周高談孔孟議論動人灑然可聽去取念重
 卷舌自默此所謂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也尚安
 有所學哉國朝之策試有二曰制科曰進士國初以
 詩賦取士蓋循唐制之舊所謂策試者特施之制科
 耳太平興國三年上御講武初試禮部合格人加試
 一書自是以一題為準又國初制科延故事一道
 熙寧三年以策取士蓋因呂公著之請所謂制科者
 已罷策試耳熙寧三年外吳公著奏言天子始
 上御講武時進士初試律有司推給館閣及題上
 少策也上曰爾策亦可以也人有愈於問始賦進

雙燕

聖祖相治以下及等時與制為才對以舉子為合
 者皆在高等言直者在下等舉相冷言相宗多因循
 高且之攻陛下等而下之陳相冷言相宗多因循
 更首學修制於其除律專愈以義罷明經及諸科
 年制進士卷罷詞賦所試與制舉無異其賢良方正
 等科從之此其治革之由也然觀其名公碩望輩出
 科目議論表表洋洋筆劃之對蓋非欽永元白望其
 下風張方平平戎十策傑然於賢良之科張方異等
 諸技書即又以賢良方正中選試平戎十策蘇子由
 呂夷簡問六科得人矣又召對賜五品服蘇子由
 直言君相拔出於方正之對嘉祐六年試賢良方正
 結切直馬光考入第三第免缺之欲陳其言蘇
 廉曰吾愧之而不取怨誰胡宿請照之上口求直言
 王以直石疑傲古半相事攻何乃拔此之谷水不有為

聖義

新韓時曰披策謂宰相不足問欲得妻
 何能都與復而用之強以谷求疑之乎此制科之得
 人也范鉞當熙寧之初直詆時政而不恤大臣之怒
 見上張九成當紹興之時公言百執而不憚天子之
 無益二年物試上曰試舉人以說直為上缺俟者
 女降之速賜張九成以下及第上曰九成策上自朕
 陛下及百執言之無所避此進士之得人也上以直
 懼為首選其誰曰不然雖古君臣規戒之意亦不過
 言求之下以直言應之
 是也雖然司馬君實之司文衡則東坡之策以直對
 見上呂惠卿之任考校母怪葉祖洽之不奉新法也
 見上此先輩所謂對者之是非在考下之去取誠至
 論歟元祐中呂公著曰天子臨軒待策不當非迫古良
 法即至於對者之是非即正則其考官去取耳

書法

書義

昔東坡嘗言詩至杜子美書至顏魯公及題唐書後
 又曰顏魯公書雄秀獨出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夫
 坡公之稱顏書而必及杜詩者果何見哉蓋顏之筆
 態有天縱自然之妙即杜詩之自為一家也顏之精
 神形於以死赴國之時即杜公之憂國愛君也噫不
 得於心而泥於古人之陳迹不適於用而工於紙上
 之妙墨安足與語古今之書哉東坡嘗曰詩至於杜
 顏魯公且虞世南之所稱五絕而書翰居其一世南
 之書固可喜也而所學者禪氏之遺耳唐書禪後
 之書雖稱筆態道麗時人無及然拘拘於世南遂良
 之舊蹟唐書禪後歐陽凡贖所傳人以為法書亦可貴

也而所作者羲之之書至其子通雖曰不擇紙筆皆得如意然又切切於其父之遺法同上依傍鐘繇蔡

放規矩得則得矣而無習中之活法君子固得以議之若乃唐之柳公權其有聲於一時者人固推重觀

其與君論筆法之妙不求於筆而求於心蓋有得於虛精靜思之間則柳之書雖未工而亦工蓋以其自

得於心也穆宗賜柳公權筆法刻曰心正則筆正且霧揮霞收狀若踈而復密轉動鳳翥龍蟠勢如斜而

反直工逸病其疲則有若隆冬之折木患其拘則有若嚴家之餓隸此筆法之雄健也王獻之字勢時

字如結秋蛇此筆體之和緩也揚子雲銀頭屈至鼎足垂金何權嬰也字新行間玉潤字裏金生何俊拔

也情近長有風流開媚號伯喈中興者轉揮木有八分精妙法衛家傳者希有與通墨妙曲盡筆精善

則善矣而區區於無用之工巧君子固得以議之若乃漢之蔡中郎其筆法傳於當時者不知其幾觀其

西京大學之石經開晤後學訂正聖經使無當魯之失則蔡之書雖未工而猶工何者以其有濟於用也

中庸二篇皆修身齊家之道至起高宗嘉嘆之旨此

溫公之書有裨於君也如此豈但公權之意哉蔡子

碑

字

不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忠

及中諸皆好身齊家無道不特玩其字而已
忠所書無非正論亦起高宗樸實之音此蘇公之書
有關於世也如此豈特蔡中郎石經之字哉
文勒燕然之碑請執筆以往

方言

揚子雲作方言識者作之揚子雲作
志而未果當世以為恨又美哉四方言語之不
可不知也雖然不易知也擇挈孤塗陸機猶莫之知
况下於機者乎
魏冒哈措使無田恭則朱輔其何錄

龜

龜茲而為丘慈范史又曰龜茲而為屈沮是一字而
母寡是一字而二音也
班史既曰

蓋

也然楚自克庸其文物有可觀者而曰馮曰菴何陋
也
蓋彬彬然而以一為蜀何訛也
蜀自文公之化其儒學

素

人來之音離此中國本冠之所萃禮樂之自出而乃



中

如是耶按記河其官而猶馬注南方以都為韓又康

之

來在齊有焉謂鄭箋又公羊云登來音得來此齊人

之

人亦有以而為如者吾孟子有所謂施云者抑聖賢

不能自拔於流俗歟如秋并七年坐鎮如雨注如西

又孟子云玉雖缺注法姓也余名也蓋五

方殊性從古固然水土異宜習俗難變如吳漢輕淺

燕趙重濁秦隴則去聲多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江東

取類與河北復殊莊撒齊音雖衆楚莫之變焉可以

是律之天下哉是故且莫之一况外俗乎聖人

且不能免况他人乎丘陳勝傳謂多為夥楚元王傳

謂空為丘楚元王傳以空為丘又王式傳謂丘為區

是以意而釋也為區又荷子以丘以案為語辭見於

蘭陵三十二篇字為多語辭在以順為楚語之助見於

史記陳涉世家以順為楚語之助見於以邪為去聲而亦為

語助見於韓伯林傳是以字而助也漢書韓伯林傳

不上舡之證也杜補八指葦為桃笙柳詩有之蒲翁

桃笙安可帶之證也柳文詩類他如稱浦為步韓

言之如益抽步為浦安移於齊戰國策有之我因

漢書

安移也一憐字而為愛也哀憐子案方言憐者憐也一怒字而為憂為思也雲方言有之是又隨俗變通與時稱謂其不一也如此方言又云憐慈也嗚呼達書名於四方通言語於重譯此亦士君子之責無踰陸機朱翬之失

鄉評

甚哉鄉黨公論所自出也蓋八之行義能掩於人之所不知而不能進乎衆議能隱於其家而不能隱乎有司昔者周之鄉里選舉也昭昭胥既書其孝悌族師又書其任恤黨止冬書其遺此而所書者非一人月吉既攷之族師歲終又攷之閭胥三年大比又攷之

漢書

知大夫而所攷非一日五月禮則由鄉而之學由學

而之司馬無非平日所素稱之賢然所以至是者有教化之官以訓之有學校之地以養之此選舉所以為良法歟周轍不西上無善教一變而為諸侯之客再變而為州縣之吏漢興以來此意猶古鄉置三老

而人猶知教化也漢百官表上老秦置孝悌化

依述說科立孝廉而人尚知德行也孝廉力田之

科其人果賢耶則公議終不掄其善其人果不賢耶

則終身不齒鄉閭之論故武帝求賢良國人共推公

孫弘以充賦公孫萬石君以孝謹聞郡國特以其子

為郎中令本傳一推兒寬則曰知之矣本傳一言



寶篆

蕭望之則曰此東海蓋生耶本傳一薦龔勝則曰固已聞其名本傳是其人之賢有不可拚也如此至鄜生家貧落魄縣中謂之狂生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陽無節不得與諸儒州里之論並本傳其人之不肖亦豈欺人之不知哉推原其由意漢初置三老設孝廉有教化作成之功歟自後或采於闕閱或取於科舉而鄉里之公是非泯矣國朝雖無閭閻族師之官而選舉猶有周人忠厚之意雖無黨庠遂序之名而學校猶有周人教養之實昔范仲淹嘗謂省試封彌解試不封彌良以解發考其行履南省考其藝業則選舉之意猶同也

寶篆

皆立學則教養之意猶周也張用四年未印子然公亮王沐孫市等皆曰參才取其便於今者其若使士皆士著而教之以學校然後州縣察其藝業立學修藝矣故為設立學令任薦送之法於是分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以屬部官為教授三年而代士洵在學習業故柳仲塗之有聲於場屋先獻文軸遂居首選是以終身之學業決有司之選舉也





是以平時之銓次為此日之定論也天聖明道中錢

郡諸希深為通判陞陽永叔為推官尹師魯為守

門梅聖俞為主簿有知名進士十人遊希深永叔之

布深監試永叔聖俞為推官王復欲請作州解永

張曰王尚恭作解元矣王復不行則又曰解元非王

張公詠之試大名也將以張公首薦而公推張輩為

第一太平興國四年依詠與寇準同舉大名府議判

以論多之蔡公齊之策萊州也將以蔡公首薦而公

推史防為第一蔡齊萊州人州舉進士第一以嗚呼

今聞今望不惟衆論多之而有司亦採之不惟有司

採之而同列亦推之此其公道在天下公論在人心

何其昭昭如是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吾於國朝三

嘆三詠云

開國紀綱

自三代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此程伊川之言

也而推原其由蓋以忠孝廉恥為之紀綱之效也

也而推原其由蓋以忠孝廉恥為之紀綱之效也

朝百三十年無事此呂微仲之言也而推原其由亦

希深

朝發

嘆三詠云

開國紀綱

自三代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此程伊川之言

也而推原其由蓋以忠孝廉恥為之紀綱之效也

也而推原其由蓋以忠孝廉恥為之紀綱之效也

朝百三十年無事此呂微仲之言也而推原其由亦

以事親治內勤儉寬仁之法之驗也

大防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後惟本朝百三十

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立家法教養臣民其法

法向恰之法勤身之法尚禮寬仁之法噫貽厥孫謀

以燕翼子大矣哉我藝祖之紀綱也愚嘗速稽前代

近觀我朝有治多而亂少者有治少而亂多者有治亂之適相當者大抵以紀綱為憑藉扶持之本夫所謂紀綱者非但制度法令而已也品式條目而已也自其身而形於家閨門肅肅無以異於宗廟之間社席雍雍無以異於朝廷之上內外有章宮庭有度此一家之紀綱也自其家而推之國君臣相正有同德協心之和官師相規無分朋植黨之私官府一體上下一心此一國之紀綱也舉而措之天下則尊君卑臣內夏外夷截然有分而不相悖非田溝洫貢賦車象繩然有法而不可越此天下之紀綱也嘗謂漢以規模為紀綱故大綱正而眾目未張唐以法令為紀

綱故眾目張而大綱未正周與我朝以禮樂為紀綱故大綱既正而眾目復張此古今治亂之所由分也方漢之始興也非劉不王約在盟府親疎有別也中朝相通權在大臣內外無間也漢高祖約曰不割不臨也漢高祖約曰不割不漢以規模為紀綱亦美矣然呂氏之勢益橫而事皆關於房闈家之紀綱安在哉高祖末年呂氏專權政由房闈恭顯之寵益盛而事皆由於端宦國之紀綱安在哉事盡廷議望之諸賢邊陲之警既聞而夷狄幾擾中國天下之紀綱又安在哉高祖末年呂氏專權政由房闈恭顯之寵益盛而事皆



幾仆而興者規模宏遠而尚有大綱之舉是故諸呂
之變一日掃除而無遺孽之高存問答人北軍誅呂
孫呂產而呂氏之
戚矣恭願之專一日失勢而至祈死之不暇木傳夷
狄之強一日爭立而其心來朝之恐後此漢大綱舉
而衆目未張之驗也帝丁卯帝呼方唐之始興
也凌雲起舞春風和氣宮庭和穆也以高祖乃史
錄作周典建官星羅碁布而朝廷整肅也無建官
此五百以亦內重
衛置在首重尾輕郡國聯屬也太宗置府衛在關守
此五百以亦內重
唐以法令為紀綱亦粗矣然宮闈夫婦之間民無則
焉一傳而磔之武氏而諸李幾無遺育家之紀綱何
取哉高祖始此開元以後權在輔相後臣

擅國家敵中外而安史之禍成矣國之紀綱何取哉

楊國忠引我亂華民不聊

生冠屨倒置而中國之禍慘矣天下之紀綱又何取

哉明中然漢雖壞而後存唐一墜而莫救者蓋漢

之亂形在外唐之亂本在內耳是故漢之宮闈有釁

猶非其君之罪也唐人武韋之變是誰之咎歟漢之

姦佞擅朝猶非宰相為之也唐人燕薊之叛是誰為

之歟引我亂華雖萌孽於漢末而夷夏貿亂在唐尤

甚是亂形不待見於曩世而露端已成於太宗此唐

衆目張而大綱未舉之驗也洪惟藝祖仁義立國土

地不如漢戶口不如唐紀綱脩明與周比隆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道千載一日也周之思齊姜姪為萬世

賢后之則關雎風化為四方示儀之地我朝慈闈一

言載在金匱而社稷蒙福焉知所以得天下者乎

上曰此皆細考及太后始變也后曰不無政由於氏

使物兒主天下事心不附故爾汝使當傳位汝弟上

晉為營書獄之命置威里有過例繩國法而私謁

不行焉王錄無之命置威里有過例繩國法而私謁

外私思不在於公則一家之紀綱與周何如也周以

冢宰統六卿而官有繩聯之意以內庭屬外朝而近

習無竊政之弊我朝官莫重於三省而置給舍使小

大之相制柄然尊於樞府而統屬官俾內外之相通

觀於門財用布中外而總三司使三司吏治在州縣

而置監司則一國之紀綱與周何如也若夫天下之

勢則雖無周之封建而朝廷郡縣合為一體初無此

重彼輕之患雖無周之井田而賦入有經賑恤有廩

民生盛時未嘗見暴兵虐刑之慘則天下之勢其與

周畧相當也夫惟國家尊嚴凜然太阿之出匣天下

磐固屹然泰山之四維故雖天聖事由於黨雖未幾

景祐之間威權在人主天聖初明肅后嗣仁宗喪

初公道在廟堂正論在臺諫矣初行新法至元祐初

功首虜送死矣中興本末其視周之末年天下不粟

初公道在廟堂正論在臺諫矣初行新法至元祐初



王命者已半是又不及吾宋之治勢則我藝祖聲造之規模漢不及也唐不及也雖周亦不及也為子若孫者烏可一日不守維持之具哉嗚呼寬仁能使其國之常存而不能使國之常強權勢能使其國之常強而不能使國之常治扶持寬仁之過而振救權勢之偏者紀綱也我國家不敢恃寬仁以得天不敢恃權勢以制人而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為億萬年不窮之用賴有此具爾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庶有望於今日

中興功業

愚嘗拜觀紹興之詔曰小雅車廢宣王復周炎正中

卷之三

微光武隆漢此我高宗遠慕秦漢中興之功也紹興

卷之二

平外寇也夷內難也宣王當小雅陵遲之餘外夷交

侵四海鼎沸於是起而任征伐之責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則比伐詩也秦爾蠻荆大邦為讎則南征詩也

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平淮夷也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平徐方也然宣王所平者外寇而內難無有也五詩光武庚大盜竊弄之後群雄雲集九縣馳回於是起而任驅除之勞一駕而平尋邑垂駕而誅銅馬北顧而大槍戰西眇而隄蕃縛王郎赤眉之寇甫定於前



朱鮪更始之盜繼清於後然光武之功不過夷內難
而外寇無有也今也蠻夷猾夏莫威於高宗寇賊姦
况亦莫甚於高宗我高宗以身當之皇威一伸風飛
雷厲天戈所指乾坤夷盛矣哉意不遇天下之至
難無以知天下之大功此中興之詔所以稱於周漢
者皆無夷內難平外寇之功也自今觀之金山之役
虜舟鼓噪而進也兩道夾出兀朮哀降非江上之偉
績歟中興本建炎四年兀朮回至鎮江韓世忠駐紮金山之役海軍百餘艘連金山下命工部鑄為長鑊以誅其罪每艘一鑊則一舟而志遂分海知為兩道出其背每艘一鑊則一舟而兀朮竊戰以逃和尙原之役虜騎掃國而來也一夫斂羽兀朮幾殲非全蜀之大功歟初兀朮擊女真

國家有雨雪助靈天喪其魄馬上統四年維揚之戰彼謂天下無復
仙關之戰彼謂天下無復國家有地名殺仙關之戰
金天相其後馬上統四年維揚之戰彼謂天下無復
也刀斧交馳狂虜魄喪是役也欲自燕以南而棄之



建天二年濟南府守臣劉豫為虜所圍結軍遣人
 陳以糾豫四年遣其子麟使臣全豫分道入
 大奔州城十萬大臺香之開張俊非之俊遠
 五年城以出大破其師麟使臣全豫分道入
 守悉起以出大破其師麟使臣全豫分道入
 李成授亂我淮甸其鋒未易破也乃命張俊而巢穴
 遂掃馬建天元年韓州韓信將討李成教廷
 數萬來犯韓州韓信將討李成教廷
 審當以考韓州韓信將討李成教廷
 陶其勢未易拔也乃命世忠而蠻禍遂清馬建天四
 氏范汝為反韓世忠將兵建州賊於山南路植
 本為由山路徑風皇山賊入四源洞自臨張
 以為既天而下賊走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
 跋色呂順浩單騎下之
 自入賊管遇事出也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

陸梁韓世忠奪軍破之
 平之白韓山韓世忠入河南楊公受給於岳飛曹成受
 餉於李綱而武陵廣若之境始平建天四年岳飛
 左通太象孔度舟楫相繼而行楊公受給於岳飛
 岳飛使任士安為賊期先力非之制政伏大兵四
 夫及止士安為賊期先力非之制政伏大兵四
 賊之揚久赴水死又紹興二年制政伏大兵四
 至揚州湖廣宣撫李綱使臣全豫分道入
 赴揚州湖廣宣撫李綱使臣全豫分道入
 霍明范瑄殺身於劉子羽而隨京東之民始安我
 高宗之夷內難之難也如此其視光武又如何哉
 二年從日朝廷既都安我軍無事且已仲怒自
 獨不從日朝廷既都安我軍無事且已仲怒自
 二年從日朝廷既都安我軍無事且已仲怒自



碩典轉入江西引兵赴關上命限後及環是其事難
湖堂典與于相作文書劉榜帝備賜嘖嘖死
其功倍雖銷石鼓之詩勒浯溪之碑不足以形容萬
一除兇報千古雪恥酬百王愚請誦此以贊

慶曆人材

衆賢之進如茅斯拔此徂徠之頌也石介作並德詩
年三月云云博明道初天地嘉吉云云新除諫官
賢之進如茅斯拔大野之夫如初除諫官
朝野相徵此蔡襄之詩也為諫官蔡襄有詩
上開之亦除蔡襄為諫官嗟夫於維慶曆君子道
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深矣哉仁宗善養之仁也蓋
自五閭彫陋人物散解草茅岩穴翰光晦迹此正六
除之極我宋龍興士類奮起科目網羅縉紳推挽此

正一陽之萌三聖相承日加培植至於仁廟項背
望乃六陽之盛也然乾典之初私論猶勝丁謂之魄
已息而欽若之脉猶存王叔若為相馮拯之猶
方去而利用之蔓復滋與初丁謂修造馮拯之猶
人才雖進而未伸天聖之間黨論方熾伏閣之爭此
雖公論如夷簡之存遂何謂道二年郭皇后見珠花
謂其言竹淹孔道謂道二年郭皇后見珠花
劉滂指金樞殿門伏奏與初丁謂修造馮拯之猶
通書之責此雖盛事如若訥之無子當經呂夷簡
人才雖伸而未盛有言致令缺陽備則貴人亦
能辨仲淹非幸中外聞之天子以意遣賢人亦
能辨仲淹非幸中外聞之天子以意遣賢人亦
賢一不宵謂四賢指仲淹迨天地嘉吉善氣吐氣誦





石介之詩詠蔡襄之句而後知人材之川涌雲集美

自今觀之可屬大事重厚如勃非溢美也交遺輔政

有始有卒與韓公協力者有曾公馬石介詩于千禧

外無同言交遺補政有始有卒可方限按世億萬維

生公手撫摩非誇詞也中庭拜麻相慶相賀與富

公齊名者有潞公馬公碩富公曰此至燕然南

又長編文君情與富同拜麻是日士大夫以得人此

宰相之德望也契丹入使稱嘆得人則德用其人

用王德用入樞府為使是時富雖備贊丹使來德

人吳元吳納款士夫交賀則仲淹其人納款通詔元吳

時蔡仲淹為樞密副使天下聞之而士大夫感涕相忠

絕可紀上音稱賞非薛奎丁事忠鯁自任成晚

目非宗道乎此參樞之節也忠鯁自任成晚

或謂則曰叩鏢大呼不曰竹首孔道親自任成晚

叩鏢論事不曰沽名謙謝言論理何忠鯁自任成晚

扣之後舍忠鯁嘗言臺諫之風采可想也椒房之冊

翰林不進宋初八翰林當張貴虹制初行母禮而

遂許州招提之記學士不章翰林之節操可敬也

如許州招提之記學士不章翰林之節操可敬也

如許州招提之記學士不章翰林之節操可敬也

如許州招提之記學士不章翰林之節操可敬也

如許州招提之記學士不章翰林之節操可敬也

如許州招提之記學士不章翰林之節操可敬也

如許州招提之記學士不章翰林之節操可敬也

如許州招提之記學士不章翰林之節操可敬也

如許州招提之記學士不章翰林之節操可敬也

如許州招提之記學士不章翰林之節操可敬也



其凜凜也理以問上疑宿不知制誥宿不

有此故事名房曰述來以言其造帥則黑王相公

富弼亦封還詞頭上意解以言其造帥則黑王相公

見者驚心皆用我不備之曰黑王相公此

房常呼其名小范老子聞之破膽中有

以驚破聞以言其郡守則一琴自隨成都清節

守蜀州以一硯不持端溪美政包按守善

不持負硯足以言其縣令則宦寺索牛以理拒之

知襄城縣宗室會常上衛士縱馬以法杖之

上魏馬食四者公攝和杖之著之於國史班班可紀

噫盛哉雖然生聖明之世負君子之名破節礪行分

所當然猶未見其盛也若夫陳執中本俗吏也首為

吳有代居煥席君子恨之况不為憐中乎與公曰

者稱之况不為宗且乎以宗時宗臣乃大罵逆

此深足為慶也噫豐之仁數世用之慶曆人材不

特用於一時而復見於異日嗚呼遠矣哉治平之初

主少國疑之時矣當時天下悻悻呼吸之間有雷有

風有存有亡而韓魏屹然中立親扶日轂垂紳擗笏

神閑氣定而天下不敢言不敢議韓公本慶曆之碩

碩輔也言行熙豐之際陽消陰長之時矣新法之行



越者淵倒同已者進異議者斥而蘇公諸人首克亦

懺臺府論列至為一空而小人終知公論之不可磨

蘇公本嘉祐之名賢也蘇公嘉祐中登第至熙寧間

非贊文亦詩翰時可馬公公著諸元祐之初改絃

易轍之時矣程范二公慮有朋黨章呂小人窺伺聞

隙而溫公奮然任怨不暇他恤拯溺救焚而天下知

太平之有自溫公本嘉祐之諫官也書曰罔俾阿衡

專美有商愚甚奉於今之士君子

元祐人材

觀古靈之薦譽而後知元祐人材之賢此編語學九

與古靈陳襄等司馬公年三十三人自熙寧間

行雖以公著之詞選詞化或水經程蘇頌宜居諸

錄覽字李范孫仁可朱待從蘇軾魯擊可備文編據

錄中可當道時元祐有詩詩之四語宗命文則行

劉制學昌相當五受問張幹李行歸明真與實文

劉制學昌相當五受問張幹李行歸明真與實文

但力行節制探復忠烈才翰亦快放言觀文德之

當碑而後知元祐人才之盛如聖問元祐觀文德之

碑又劉元純曰元祐當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祖宗

之培植也深矣蓋自太宗設三館而已示作成之意

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人才畢出為國名臣仁宗

設六科而遂有飛躍之效子由龍川志曰自設六科

為數世之仁者此也然新法一唱正人繼逐而人材

蘇公

元祐

科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梁燾則任左右諫議元祐元年前于先為右諫議大夫深慶為左諫議大夫

光庭王觀則任左右司諫元祐元年前為右司諫元祐元年前為左司諫

垣之有人也張舜民黃庭堅則擢校理張耒晁補之

則擢正字館職之有人也元祐元年十一月事什游

李昭兒張察並為正字昭兒為正字昭察為正字

李常之拜戶部則天下知朝廷不惑於征利

文士掌印計則天下知朝廷非急於紅利蘇軾之除

翰學則出於先朝之眷愛元祐元年宣仁后崩蘇軾為翰林學

日所以擢范祖禹之為侍講則為講官之第一元祐元年

性學高明則任校書元祐元年程顥為校書郎蘇轍之操守

蘇轍之操守

端方則任起居見上庶職皆有人也明年則丁隱以

不附新法而擢正言元祐元年丁隱為右正言自打

陳師道為亳州司戶克餘州教授先是蘇轍傳竟俞

身命彭汝礪亦以眾賢爭稱而擢舍人見下又明

年則呂大防范純仁為僕射元祐三年四月呂公著

為右諫議同對退謂樞密為臺諫元祐三年四月呂公著

曰開言使吼決背劉安世為言路元祐三年四月呂公著

二十次至四年則安世力薦堯俞素有德行得大

臣體入於後令深奏劉安世具可用臣僚得大名進

體練述典故蘇頌學問該博有聲先朝至五年則

蘇頌學問該博有聲先朝至五年則



韓維

韓維

范祖禹屢薦韓維可居經筵趙君錫孝行節穆純正
 鄭雍端潔任經筵蘇軾可居尚書趙鼎錫孝行志於
 美宗實歸士大夫所共知韓維錫老儒在右六年則
 純正實歸士大夫所共知韓維錫老儒在右六年則
 楊康國賈易姚勗列居風憲而言路愈振六年揚州
 諫賈易為特神文安世為七年則顧臨孔武仲呂希
 監察御史姚勗為正言七年則顧臨孔武仲呂希
 哲呂大臨錯列朝著而朝綱日正七年則顧臨孔武仲呂希
 使四月免祖禹言孔武仲學問該博呂希哲呂公著
 之子公著言此子不第胎室可謂勳滿呂大臨是夫
 日為布衣以行誼稱於士大夫純仁茲數年間朝廷清
 明居廟堂者屹然泰山之具瞻任言職者噪若秋霜
 之在望也氣和色柔君德日長無愧於翠幄之任論
 駁封還小人冰視無敵於青瑣之寄六部緼豸而無

韓維

事之不舉庶府星布而無弊之不革外而州縣之小
 吏微而管庫之末任皆師帥然有羔羊之風豈不感
 歟然君子所惜者諸賢彈冠之秋熙豐小人投閑置
 散其乘間俟隙有日矣元祐諸公操戈大甚反起異
 日朋黨之禍戲薄之語亦小忿也主正叔者攻于瞻
 主子瞻者攻正叔司馬光極正叔曰子於是日笑則
 不勝或曰子言哭則不勝則不哭大笑結實之
 叔曰此乃枉死中叔孫通前刺體也歎大笑結實之
 端也此更額之爭初無他意也而主微仲者攻羊老
 主羊老者攻微仲劉摯字羊老為中書侍郎初以史
 止意而摯門下及摯共攻大士謂他人曰彼
 防口吾曹心知與然外論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
 防口吾曹心知與然外論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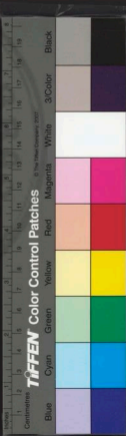
新發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三
紹君子足喜其天意之復

新發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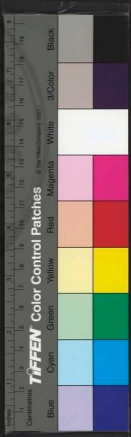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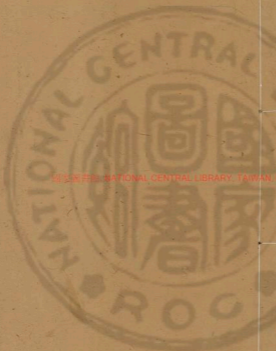
新發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新發決科古今源流至論日舞

卷之四

關川林如德頌

卷之四

玉牒

會要

實錄

溫公之學

康節之學

歐蘇之學

關洛之學

理學

關洛之學

經學

卷之五

朱氏之學

法帝王

家學

聖學

聖製

聖翰



敬天

災祥

儀象

卷之六

階官沿革

階官始末

兩府

九卿

臺諫

提舉

新纂決科古今源流至論目錄中

新纂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四

王牒

王牒之書何記乎記大事也以紀帝系以載曆數以籍昭穆蓋將綿天地亘古今為不朽傳也以書政令以記戶口以別封域蓋將以理亂興衰之大驗固與之為消長也有大制誥有大冊命凡關於事之大者皆錄之又將使進退取舍予奪廢置揆之人情而安布之冊書而信也嗚呼亦重矣

編會要簡王牒官能定員字法皇帝玉珠

凡編年以紀帝系而載其曆數及朝延政令之因革者為正時又四朝志宗正統景德開禧其別有數凡以王牒以編年之體如帝系而載其用故金編金軸崇藻飾也寶輪縹囊謹緘護也若儒宿學假以





藝文

熙寧則於三班院既而從編脩院者用祥符之舊也
 元豐則以隸宗寺紹興中間始特建以纂修之所既
 而併於宗寺者用元豐之舊也偽籍之樓見於咸平
 慶籍之堂創于景德曰圖曰錄歲以供龍圖天章寶
 文者則舊制也是則置局藏籍之終始也藏源聖朝祥符六年
如說局置下微唐制也八年度王時於制字景朝祥符六年
又祥符正字時在制字景朝祥符六年
謂子元時纂王時之所謂李如志前修王時元亦
是編館會要蓋錄國史王時志前修王時元亦
院編館院自元豐官制行分詳宗正寺官制與開始
建王意觀祖宗之所已書失祖宗之所由治謹方來
 之所未書無方來之所大治必也麟趾振振彞羽墊
 蟄而後無愧於帝系曆數昭穆之譜朝廷清明民物

藝文

阜安而後無愧於政令封域戶口之記褒正邪集
 邪覲消而後無愧於冊拜制誥之書萬世可法天下
 可誦鋪張對天之閤休揚厲無前之偉績愚願拭目
 以觀

會要

昔淳熙廷臣之進會要也其表曰考正元會昌之作
 至藝祖而後成參慶曆熙寧之編連慈皇而載續憲
 嘗因是而推原其由是書始於正元之蘇冕繼於會
 昌之崔鉞至建隆初王濟取宣宗以後故事又從而
 推廣之此唐會要之源流也自唐德宗正元開編史始為唐會要四十卷武宗
宗時崔鉞又續四十卷本初建隆初王濟取宣宗
以後故事并蘇冕所錄共為二百卷文理精富太宗

時好故不定於蔡攸之私筆而定於乾道正論興起之際見上嘉定三年以前之會要其所剛集之大者在於蔡熹更化故不定於曩時未更化之前而定於已更化之後見上增定書之作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示子孫奕世之典抑亦公道大明而後皆直筆也愚故併及之

實錄

實錄之名何始乎稱於漢而定於唐也愚嘗究其顛末至漢大抽蘭臺之秘藏發金匱之舊籍曰本紀則係天下之統曰世家則係一國之紀曰列傳則係一人之傳垂古者詞史沿革之大端表者興亡理亂之大

略雖出入於歷代之事而實衰貶西漢之治此漢實錄之號也是則漢之書亦詳矣然帝紀列呂氏不能無譏於房閔之政八書著封禪不能無憾於登封之舉禮書盡錄荀子是長樂等儀非儀也樂書止載戴記是昭容禮容等樂非樂也漢之實錄得無不足於漢之治乎史記唐高祖之二十卷敬宗撰之房元齡脩之太宗之六十卷顏嗣元脩之長孫無忌又增之憲宗之四十卷則潤色於既濟父子之手德宗之五十卷順宗之五卷則粉飾於蔣又韓愈之筆此唐實錄之書也是則唐之書亦備矣然敬宗之曲筆未免有失實之嫌韓愈之直書又起後來寬定之議唐之

實錄果能直紀唐之事乎唐文嗚呼業鉅而辭淺固

不足以揄揚其萬一文浮而實泯亦豈紀錄之真哉

渾唐之制陋矣惟我國家聖聖相承豐功茂德輝映

史牒名實相稱萬古不磨蓋自搜尋有詔訪求有命

而實錄之書益備命聖成平元年詔曰太祖誕膺玉

成道則非工多所編器先命張洎重水利定其書未

烈又至道三年命錢若水請太宗實錄若水言自

大平觀闕七前若水請太宗實錄若水言自

府諸親知表訪述之提舉以宰臣脩撰以待從檢

討校勘以本省官而實錄之官益重命聖成平元年詔

平元年詔命聖成平元年詔命聖成平元年詔

宗諤梁頴趙安仁同請撰端原李統繼成咸平元年

實錄

渾唐

史牒

而實錄

成道

烈又

大平

府諸

討校

平元

宗諤

宗諤

實錄

渾唐

史牒

而實錄

成道

烈又

大平

府諸

討校

平元

宗諤

宗諤

實錄

渾唐

史牒

而實錄

成道

烈又

大平

府諸

討校

平元

宗諤

宗諤

實錄

渾唐

史牒

而實錄

成道

烈又

大平

府諸

討校

平元

宗諤

宗諤

實錄

渾唐

史牒

而實錄

成道

烈又

大平

府諸

討校

平元

宗諤

宗諤

實錄

渾唐

史牒

而實錄

成道

烈又

大平

府諸

討校

平元

宗諤

宗諤

錢若水所上八十卷祥符九年王旦所脩二書皆終始乎此也會要至道二年命錢若水脩太宗實錄若水言自太平興國諸降詔未訖或謂祥符九年八月書成凡八十卷祥符九年王旦真宗言兩朝實錄有未備者望降史官增補祥符九年以清淨治而民物又安仁宗以安靜治而風俗醇厚故天聖二年三月癸卯李維晏殊所上之百五十卷而大典惟恐其不謹也實錄天聖二年三月癸卯李維晏殊所上之百五十卷而大典惟恐其不謹也

聖宗崇觀之事本出於蔡京之姦而卒明於紹興之治雖汙於下京之手而終燬於紹興之四年也見上

史記實錄所以傳其本末乃神宗史所以彰其是非也神宗史所以彰其是非也

神宗天資高美勳法三代則正史之

聖宗崇觀之事本出於蔡京之姦而卒明於紹興之治雖汙於下京之手而終燬於紹興之四年也見上





三十二年也中興本紀興八年修德宗實錄以

之德德宗實錄天下其間法今有未盡善者皆出於群臣

貪功冒賞宗實錄至是始成六十年春上之

興再植宇宙蓋耳目所接未遠則紹興嘉泰諸臣所

定亦可覆也嘉泰二年烏宗實錄二百三十卷起錄

臣孝宗之揖遜宏模懿範實人心所共知則嘉定諸

乎日月之照臨深仁厚澤蕩乎天地之覆載襲六為

七作宋一經蘭臺石室有直筆而無隱情寶輪牙籤

有全典而無遺典微夫漢唐之史也視我朝之盛德

全典鏗鉤炳煥不亦愈乎

溫公之學

謂公之行事者曰今人不及湏求之古人韓魏公

一人而已劉元振韓魏公三代而下宰相守術溫

公一人而已劉元振韓魏公三代而下宰相守術溫

以得此名哉吾嘗求其操履大致矣平生所行不外

乎誠無欺心也劉安世從溫公學數年一日問畫心

也未季湏史職韓故立平生所為可語諸人無私心

無欺也已正物正精粗一致意誠國治本末一理君

其不我信乎夫惟心之無私也視國猶家夷險不變

中其可發也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
出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志固之
宗判宗新法之行人所同爭爭之者恐未必力風雨
如晦雖鳴不已如公幾人哉始諫不從奮然補外再
諫不聽浩然居洛雖荆公亦稱其言不變也公力論
法不便於世對乞如許州或西京留守再安臺閣
子監不使世世對乞如許州或西京留守再安臺閣
但自欲改選作甚多今竹安石者知蔡軫皆中以
危法任不敬也則西京知宋與朝解遂到洛宜
國又得樂名之及刑公嘗曰自吾行公之愛君何其
新為始終言不可者則司馬光一人行公之愛君何其
終始不易邪雖然此未足以知公也改絃之際公豈
不知朋黨之禍邪而拯溺救焚不暇他恤且曰天若

祚宋此必無事是言也天地實臨之觀其言也
日星知後必有反覆之禍曰結學士當如枝葉然
何暇論與日事又聞見結學士當如枝葉然
直小人有人父子之義則則朋黨之害或謂公曰元
獨作矣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垂歿之傾公
豈不念身後之事耶而憂國忘家不能自己且曰四
患未除死不瞑目是言也鬼神實鑒之元祐元年公
與向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曰公
舞踊公疾甚某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
疾上奏至公之憂國何其禍福不變耶雖然此亦未
足以盡公也何者公之至誠格於匹夫公之忠信行
於蠻貊公之清忠粹德燦燦異日之景仰茲所以為
公也兒童知名且誦君實東坡作溫公獨樂園詩兒
衛士加額歡呼相公加額曰此何馬相公也至民遠





通呼曰公無歸諸留相天子噫賤隸且稱之况君子

乎大違伶人敬公清名文淵公謂温公曰秀博皆守

見之主大宴群臣伶人舉戲作木冠者見物必實清

此名非夫伏如契丹伴使恭公忠亮呂希哲曰特使笑

使欲誌曰司馬中丞今為何官趙曰公為翰林學士

黑竹請學士唐曰不為中丞即問是公甚忠亦悔叔

語錄於噫夷狄且敬之况吾國乎凜然遺像後人尊

仰畫公至有致富家既誤京師民盡遺像則印需之

二人之序軒轅畫刻之黨名與時立石鑄工不肯受後

元祐軒轅畫元符黨凡三百七人趙司馬止王仲某

立石長安當立石石工安民者判之安民解曰元

於少不學如司馬亮著天下謂之正立今謂之奸邪安

代解乞不列名後世罪之安民曰彼彼不意異日且

慕之况當時親見乎然則公何以得此名嘗曰復之
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

康節之學

不觀明道之論無以知康節為內聖外王之道言行

明曰內聖外王之道也通語康詳歸諸門人純不觀了翁之論無以知康節

為任心之學其詩曰身在天心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

自我出自餘焉足言然則先天之學以愚嘗求其源

心為本其在經世者非時之弊事耳

派矣有義理之學有物理之學有性命之學是學也

蓋北面李挺之而得也然叩擊於飯立坐拜之間潛

思於蓍森興居之際探義文於方冊中探造化於指

顧頃公之所自得者又多矣辨庶幾之間康節好學



性惡論

論以養氣而汀滌之而不空不交河誰能所其河也
 是以聖人所以謂人之生有不學而知不慮而能
 有赤子於世也豈謂其性之不見一人不交一語試
 問之孰為汝親者其性之不見一人不交一語試
 問者孰之既又親愛之心生豈非性哉習智而習智
 惡而惡習聖而聖習狂而狂又發明孔子性習之說
 同上章薛曰自孔子沒諸子之言性者衆未嘗有一
 言及於正性非無性也然有自性也若自性則德
 者常態不可以為習智者常智不可以為惡其實無
 性習狂而狂習曰習乃性成只在一念克與罔耳論
 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曰皆情也非性也康節說
 子不遷怒不貳過遷怒過皆情也論韓子之上中
 非性也不至於性命不見謂之學論韓子之上中
 下三品曰皆習也非性也此又公性命之學也康節
 曰韓子之言性有上中下三品其所以為性者五子
 義禮智信則有當其名者矣性如水中有石則沉

性善論

中影性十月次定是而不可得也之繁縟之非若有
 自性則鸞鶴皆苦不可修也自習而名上中下可也
 以正性為三自同時不知公者往往以為神仙之學
 豈知公之所學主乎誠至誠可以通神明曾謂公為
 幻惑之流歟陳瑩中答楊中立論矣大書尊許云先
 皇性以為考製之書康節詩云自觀三度絕字毫都
 讀書未二十年銷仲之間無所現任人傳道是神如
 其言為考製者康節所不知也後來所不知者又
 以為考數之學豈知公之所學本乎心或於心外欲
 觀休咎而已曾謂公為卜筮之術歟康節曰先天學
 心法也故謂諸由中起其化萬事生乎心也謂天不
 然邢和叔欲傳此學公告以虛心滌慮從康節學按
 引古今康節曰先天學未有程氏性學淵源公則慨

引古今康節曰先天學未有程氏性學淵源公則慨
 然邢和叔欲傳此學公告以虛心滌慮從康節學按
 心法也故謂諸由中起其化萬事生乎心也謂天不
 然邢和叔欲傳此學公告以虛心滌慮從康節學按
 引古今康節曰先天學未有程氏性學淵源公則慨



鑿之說謹守注疏好異之學變為正論元祐文章所以一新者非蘇子之功而誰功元祐三年東坡知貢舉蓋登新學凡經學而婉文潛之文深而靜無咎之文潔而騷無已之文簡而肅數君子皆履公之庭而其文亦粹然出正也世之好訶詆人物者謂歐陽子醉翁亭記未免有賦體之累不知公之此記特戲筆耳蓋不自以為奇也東坡云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辭玩易益戲云耳又不以為奇也亦未嘗謂其亦作未嘗謂云平生為此者亦多矣又云公不能為退之者記退之又不敢為所稱今之說乃論也余少謂又謂蘇子新書辭句未免有嘲詠之過不知公之所詠特陶情耳初不害其為

蘇子

文也要之論二公者當以救時行道為高立節著名為尚而平居游戲之筆適意賦詠之詞蓋不足為公累吾觀歐公方其司文衡也痛革天地軋萬物茁之病見上其為翰苑也托諷於核除祈祝之辭其有裨於風教也不少高宗時蔡崇禮言歐陽倫立朝以諫諍

蘇子

神道碑首言西方之兵寡而黃河之流以復識者知其胷中有天下之體可以超宇宙排海岱其自立氣節也為如何見蘇文噫此歐蘇之學所以絕唱古

蘇子

今也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筆語
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則吾豈敢

關洛之學理學

張敬夫記濂溪之祠也曰先生起於遠方超然自得

二程先生推明究極之學則知二程之學本於濂溪

信矣張敬夫濂溪祠堂記周茂叔起於遠方超然自得

變化其義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新子之學相之於

於體察則法可舉而行於是二程先生推明究極其

學游定夫書程氏之行也曰先生有妙質聞道其早

橫渠張子厚友而師之有虛心求益之意則知橫渠

之學得於程氏信矣游定夫書程氏之行也曰先生

有妙質聞道其早橫渠張子厚友而師之有虛心求益

之意則知橫渠之學得於程氏信矣

游定夫書程氏之行也曰先生有妙質聞道其早

橫渠張子厚友而師之有虛心求益之意則知橫渠

之學得於程氏信矣

游定夫書程氏之行也曰先生有妙質聞道其早

橫渠張子厚友而師之有虛心求益之意則知橫渠

之學得於程氏信矣

游定夫書程氏之行也曰先生有妙質聞道其早

橫渠張子厚友而師之有虛心求益之意則知橫渠

之學得於程氏信矣

游定夫書程氏之行也曰先生有妙質聞道其早



問者

主於仁與敬者二程之學也橫渠既得於二程究其為說又不主於二者而主於禮張氏豈為操戈之說哉橫渠教及以數書而絀繹之則殊塗同歸百慮一致未見其為異者周子論靜無不動天下歸仁君子悉有衆善無不愛且敬何嘗不本於仁與敬乎通書程氏論動容周旋主於禮未嘗欲其形如死灰何嘗不本於禮乎橫渠論至虛之實至靜之動與夫仁者安靜等語又何嘗不與周程相出入乎嗟夫堯舜相授不外一中大禹叙疇名曰皇極至子思則又於中庸發明夫子為飛魚躍之妙中也極也即夫子所謂中庸也曾謂周子太極與靜非程氏仁教

疑者

之論耶顏子先博文而後約禮則自明而誠曾子先忘信而後傳習則自誠而明至孟子則一以誠身明善為主明也誠也即孟子所謂誠身明善也曾謂程子曰仁與敬非橫渠主禮之論耶嘗謂數先生之學未嘗不同也而所以啓後人之疑者關洛之人自專其師之過也為程氏之學者曰二程講論問答見於遺書者未嘗及於太極圖使後人疑程子之學異於周者未必非此言始明廣城太極為張氏之學者曰橫渠之學不出於二程使後人疑張子之學異於程

疑者

子曰表和平生議論謂顏兄弟無是事意措伊川之說以處則可若謂學於明兄弟無是事意措伊川之說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議康節之學此康節之所深戒歟出韓愈數千言

此為伊川之說意欲商無古人子以重吾之師矣如
河馬文正公來橫渠皆以爲未至但以康節爲數
亦安知所謂數者非伊川之推言也
亦遠於此太諒公反復論之深矣先君之成則口
扣髮放清論之謂數凡託伊川之說以議吾家學
可切乎然嘗論之開洛之學致疑於後人者固諸

極

儒議論之過見信於後人者亦後儒指明之功夫洪
範曰極易曰太極可謂盡矣而周子又加無極於太
極之上近代儒宗又從而釋之曰不言無極則太極
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爲萬化之根本不言太極則無
極淪於空虛而不能爲萬化之根本何其詳且盡耶
明道伊川橫渠教人切至曰敬曰一明矣而程

夫子又示人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近代儒宗
又告其學者曰講究涵養如車兩輪廢一不可
何其簡且易邪噫安得深知開洛者與之語開洛狀

開洛之學

中

中庸解義蓋程夫子親筆也心不自滿且火其書則
知於經也為不苟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
尹子曰先生自以爲不滿意也

夫周易一傳蓋程夫子晚年也學者請授尚觀學進
則知於經也為不輕伊川晚年作易傳門人詰嗚呼
授先生曰史復學有所進嗚呼
先生於聖經也深矣蓋自咸陽一培編殘簡斷漢儒
紛紛蛙鳴蟬噪其所壞者不少國朝慶曆而上士以
詩賦取科第於經學未暇也慶曆以來文學彬彬周

子之通書伊川之經傳橫渠之理窟而伊洛之門又
 相與講明之而道德之言藹如也自今觀之西風而
 兩悟密雲不雨之意理義養心得教以直內之說則
 得於易者雖數也亦理也伊川謂此理是西風而
 比自南而西則不雨何者東此陽也陽信而陰則
 南陰也陰信則雨不雨何者東此陽也陽信而陰則
 是陰先陽也又明道先生曰古之所養心者免微
 皆廢今獨理義養心可教以直內是所養心者免微
 物耳可起八卦卦粗迹耳可知乾坤則得於易者雖
 理也亦數也而畫四卦能免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
 作八卦數便從中起卦聖人之取神物之至者耳也
 道古聖人始此萬物一不陰陽升降大尊然運我或
 則其替其枯此萬物一不陰陽升降大尊然運我或
 七九為進君子以六八為退小人是不知有自然之

數不有程氏誰其辨之程氏道書先儒以六為老陰
 為進君子以六八為退小人是不知有自然之
 使除是以九四為武王觀兵以九三為湯武知位可
 至是不知有本然之理不有程氏誰其正之
 王觀夫為九四大無義理然觀兵之說亦無此事如
 今日天命絕則便是舜大聖客更窮三年今日天命
 未絕便是君也為人臣子豈可以兵脅其君乎
 本序之說先王無統兵之事不有三年先其君是
 三字之說同上如至之知今學者知至矣便從是
 至之說可戰也刑公云九之知九五之位可自不
 之大疑客事決人臣當懼此九之知九五之位可自不
 只是至其道也其深於易之理數也歟為飛戾天魚
 雖千淵此言周人作人也讀之得理學之妙
 焉飛戾天魚躍于淵猶翰翮愈謂魚川未而鳥雲上
 下自然得其理也詩人之意古如此我象周人作人





以秉心寒淵驛牝三千此言魯人坵牧也讀之得心

學之善伊川語錄大子言其於詩觀其言是與起人

善愈如言季心寒淵驛牝三千又知

駟牧是賤事其中却言思無邪於三百一言以蔽之

者在此一句駟牧而必委無邪者蓋非此不能駟牧

文王至德者也以靈夢為始受命則辨其不知文王

拱深理靈靈蓋民姑附也先儒指以為文王文命之

此語良有義理哉且不周公至仁者也以破斧為真破斧

則辨其不知周公辨深正蒙則破我斧斲我折言四

石也周公征而安之其得詩之旨趣也歟夏社之遷

人皆曰湯實為之君子曰欲遷者非湯其不可者湯

也且公之不悅人皆曰周公實致之君子曰君公實

不安於心周公無可礙也程氏遺書湯既廢夏社

有矣誦不可者湯不可之也湯以為國既亡則社自

當遷以為遷之不若不遷之為愈故但遷之亦社自

遷社災會有毫社屋之故有火災此則必始於湯也

言無不悅也召公初稱焉曰公與周公至列

其心不安故不悅耳豈有召公之賢不知周公乎詩

古則朝廷之不泰誓之不書商曆者以見紂罪自絕

于天舊所未論此則論之伊尹之始立太甲者以外

丙仲壬幼而不立舊所未辨此則辨之達矣哉論書

之學也程氏遺書泰誓書何一月曰商曆已絕周曆

自絕于天夫未建教用之正今之正月不書商曆以見紂

廢能可廢也然則始何不擇伊尹受湯外丙四歲仲壬二

甲長年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大學其學之門戶乎中

書序

書序

有矣誦不可者湯不可之也湯以為國既亡則社自
當遷以為遷之不若不遷之為愈故但遷之亦社自
遷社災會有毫社屋之故有火災此則必始於湯也
言無不悅也召公初稱焉曰公與周公至列
其心不安故不悅耳豈有召公之賢不知周公乎詩
古則朝廷之不泰誓之不書商曆者以見紂罪自絕
于天舊所未論此則論之伊尹之始立太甲者以外

丙仲壬幼而不立舊所未辨此則辨之達矣哉論書
之學也程氏遺書泰誓書何一月曰商曆已絕周曆
自絕于天夫未建教用之正今之正月不書商曆以見紂
廢能可廢也然則始何不擇伊尹受湯外丙四歲仲壬二
甲長年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大學其學之門戶乎中
庸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中庸其道之總要乎伊川語
見伊川問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
類有此篇惟行又伊川語錄善讀中庸者只得此

禮記

一卒者終身禮之達禮之成吾得之禮運禮器禮之

洒掃禮之應對吾得之少儀曲禮至矣哉傳記之學也

操梁正蒙曰禮器則藏諸身古無不列禮運云者細

其連也禮器云者謂其禮也禮與禮俱用之道合

禮與用大人之事備矣又曰禮堂掌訓後生有闕

學問深會也禮少儀等學洒掃應對進退之事有關

唯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吾得之程明

道龜山語歸正心一事若深知而體自有其效王氏

身之學蓋味地乎此洪治天下專端求法度如波隨

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有造乎此知三

代致治之意始可講周官經世之務吾得之揚龜山

龜山語歸正君子皆遵世務而所取為辦者來漢

以下之學而巳有為秦漢以上之說者與之爭無不

勝今之論者多以三代為古然所深知三代政治之

道方可若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

此周官之典精矣王氏之欲行周典彼烏知哉見上

禮記

春秋何以始世儒之說紛如也龜山曰王者之迹熄

則知春秋之始論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

亡然後春秋作乎王東遷秦餘降為周風則王者之詩

所以代也春秋何以終世儒之論不一也伊川曰

聖人有所因而作則知春秋之終伊川入關語錄孔

或謂不無如何曰春秋亦不為感觸而作然觸不出春

書亦以此終如書卦因國此春秋之經明矣彼王氏

欲罷春秋彼烏知哉王安石羅鳴呼伊洛經學宜持

為漢儒訓詁之習乎程門書傳崇寧小人禁錮不講

或者已卜其異日之事祭酒胡氏京用事胡氏春秋

建炎中興秘閣珍藏君子知有中興之脉高宗好春



辨泰秋訓其有關於世道也不淺誠不可以訓詁待之也

程氏黨論

觀歐陽尹師魯穆伯長之說作古文以變崑體學者爭師而世莫之議天聖以來特隨尹洙歐陽修等為古文變西昆體學者從之又聞見綠本朝古文漸開仲達韓偓伯長首為之唱尹洙師會兄弟雖其搜歐陽子工詞麗之文及有河南始得師者古文亦之又謂非也觀安定太山祖徠之徒明經學以扶名教門人實繁而人莫之議胡安定中教學者程明復居太山下學春秋四方學者爭附之石介字守道明復居太山下學春秋四方學者爭附之孫山以爲教後學者吾程夫子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自致知至於知止自誠意至於平天下亦

夏節

何負於人哉而天下往往輕有鄙笑之論何也大抵木高則風必摧行曲則入必毀七十二子不可非也而非之孟子不可疑也而疑之然亦何損正學之日月哉吾觀程夫子辭謝之表曰入朝見嫉世俗常態名高踐甚史冊明言則夫子不以毀譽芥蒂也明矣

夏節

伊川翁謝表曰入朝見嫉世俗常態名高踐甚史冊明言則夫子不以毀譽芥蒂也明矣

夏節

同學孔孟同師六經同尚仁義然主程氏者攻蘇子主蘇子者毀程氏此其故何耶愚嘗推其故矣哭則

夏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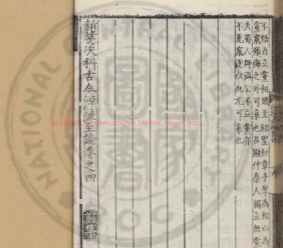
不歌程氏蓋守經旨而蘇則戲之此爭忿之始也昭言明堂賀被說兩者官欲爭司馬光程曰子於是時哭則不歌或曰子言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蓋哉



新纂夙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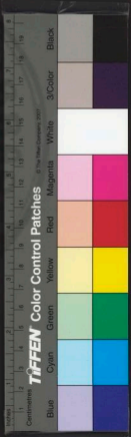


不悟自立靈相毀至知聖如章子厚為相以為元祐
黨黨類海之外可哀也呂徽仲秦人搆立無黨流跡
夫蜀人師溫公不立黨亦
不免流跡以此尤可哀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朱氏之學

明集

三

元祐初元擢用橫渠人曰吾道之幸不知異日節惠

之謚此所以為幸也

哲宗元祐二年陳襄薦三十六人張載預其列又至寧宗嘉

定間謚建炎中興召用龜山人曰儒學之榮不知異

節惠日文靖之封此所以為榮也

高宗建炎二年召楊龜

山胡文定馬中文雖大抵榮其身於前不若顯其名於後行其道於

一時不若流其澤於異日此君子當求源派深長之

論昔我宋龍興五星奎聚九江之下春陵之墟有周

子出焉繼而得程張又繼而得胡楊尹馬又繼而得

晦翁朱夫子嗚呼道學之傳至晦翁而益盛者非天

嘉慶





奏 奏 奏

合 奏 奏

耶近而閩浙遠而巴蜀千里裹糧扼衣函文遺訓格
 言家傳人誦方淳熙之盛時也芝詔親訪蒲輪屈致
 入而談經翠輿有陳善閉邪之敬出而持麾外郡有
 學道愛人之用然未足為盛爾孝宗朝詔朱氏崇道
安貧遂詔用之始任
 荆養開明正學之日月歲其遺書而想典刑之存錫
 其後謚而發潛德之馨然亦未足為榮耳字宗朝嘉
定初諸奏
 其功豈易報哉我主上心傳道統躬行實理講讀夫
 子之遺書慨慕夫子之高行乃彤奎畫乃發天語乃
 昇隆職乃封寧爵吾道生榮墟墓有光此與太祖初

奏 奏 奏

墓首贊孔顏同一意也近世朱熹二年二月
中書大學編
 高節而景仰竊窺所學萬一而鋪繹之其為詩易四
 書之論著也求其本義攻其本失點小序明卜筮風
 諷比興必正其體彖象經傳必析其旨求古人垂訓
 之心析諸儒不一之說纂以精義辨以或問附以輯
 畧別以章句以論語首篇為入德之本以孟子七篇
 為言性之言論語集注學而篇此古人入德之
又孟子集注孟子告子篇言性最
 原于中庸或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
 原于中庸或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

而無拘泥固陋之非其視周張二程之經傳大抵發
其所已言而及其所未及者也其為儀禮經傳之道
鮮中自王氏廢觴儀禮獨立傳記是以儀禮惟有土
禮故有條存王侯大夫之禮皆缺傳記裝紉世實病
之自是而後儒生之誦習者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
禮士大夫之好古者知有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
儀禮今也公嘗以附記傳大而邦國之朝之儀次而
士庶喪祭之目制度區別嚴密而其視劉恭素姚潤

音釋

蘇張數君子之所述作大抵明其所未明備其所未
備也詳見前其為通鑑綱目也取溫公編年之書

律春秋記事之法一事之疑若決若龜一字之簡潔

乎斧鉞別周末之借王明昭烈之正統天下知其有

名分之嚴按綱目周未諸王皆別出列紀揚子雲而

係之以莽狄仁傑而係之以周天下知其護名節之

重按綱目以揚雄附王莽必綱舉而不紊目張而不

繁其視司馬溫公異辭而同旨也語錄之書則辭旨

從容往復詰難其辨愈博其義愈精遠而談性命道
德之妙近而論洒掃應對之粗讀之者如承馨咳而
侍燕閒此與伊洛之門風旨必錄蓋無愧也家藏之



集則鋪陳義理吟詠情性長篇短章璀璨擊前發而森雄誅其文切於衛道皮剝落而筋骨在其文恥於拘時讀之者知其奏金石而諧韶韻此與穆柳之流文集並傳又遠過也是數書者得於操存涵養之頃而著於述作問答之餘本於精神念慮之微而形於言語文字之際此觀其書當觀其所以書也抑嘗聞之師曰此數書折而言之則各為一書合為論之初無異致蓋其教人之法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於諸經不先之以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不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

度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此易詩而下數書未有不本於四書也此今日宸翰榮寵亦特奉奉於此學也然所以讀四書豈無其本哉究太極動靜同源之旨窮西銘理一分殊之學味真趣於憲前之草樂至理於池中之蓮挹坐上之春風想門外之立雪寓禮於洒掃應對之間主敬於喜怒哀樂之頃則有心肯之書而無筆舌之書夫愚敢書紳以誦

法帝王

魏冠講唐虞此韓公之詩也愚知人臣當以古道告其君辨文致君堯舜上此杜公之詩也愚知人臣當

以古道勉其君上兩使風俗夫天生聖人錫以聰明睿智之資復生賢臣稟以高明正大之學明良一堂更相告語當以唐虞三代望其治不當以目前小康而自足當以稷契皋陶待其身不當以功利陋習而自處則君臣之望塞矣愚觀漢唐以來帝王盛治影滅響息非特其君無遠大之想而亦其臣無青雜之義稽古未遑如文帝則不敢為文帝贊德古少難伯自任如宣帝則不願為宣帝此固其君之責若武帝之上嘉下樂氣亦既矣汲黯韓直人也面存其君以柰何欲效之語使帝王將廣大之志皆發而為神仙宮室之舉太宗懷靈真跡志亦述文帝封德彝

世俗人也力言三代以後難化之道雖帝勉強於帝王之說不飲無惑於法律伯道之論嗚呼自薄猶可且薄其君寧忍之乎接帝王之統於如綫之餘振帝王之澤於頽波之中吾於國朝君臣有望焉因四凶之去而歎後世刑網之密則有意於堯舜之治實謂太祖誅高齊數曰堯舜之世四凶而思諫者切中之言則有意於大禹之道實謂洙化昔禹拜昌言世稱其明今之諫者謂說命師古之言則高宗其心也實謂洙化五年滿說命上曰尚書論周王其心也實謂洙化五年滿說命上曰尚書論



漢書

道是意也雖帝堯之考古帝舜之稽古亦不是過此
祖宗以堯舜三代望其治者何如我以至誠為本而
不及功利則以堯舜期其君程頤語舜君道以至
此堯舜之期通神宗曰以勤儉為懷而治不難到則
以大禹期其君聖政孝宗時陳傳說而勉其
師古則欲君為高宗也實則神宗之書以為事不
古既說彼聞又一典曰若稽洪範而告其三德則
欲君為武王也神宗學美宗為洪範而告其三德則
君孟軻之敬王亦不是過此先正以皋夔伊周待其

漢書

身又何如哉抑又論之行帝王之道在祖宗固已無
愧致帝王之治在祖宗亦無慙太平之功堯舜不及
此陳瑩中之言也則我朝成法又同符而一揆也考
身聖政曰是而得之詩詩夫祖宗功德輝映瑤編神
謨聖略嶠嶠寶閣所慕者非一君所法者非一代而
太宗仁宗孝宗奉於三聖而不敢越者以其易知
易行正堯舜揖遜文武授受之家學歟抑又論之太

漢書

甲無忝於成湯皆伊尹格心之學成王歷知先公之
艱難非周公之功而誰功此又大臣相與勸戒之意
也熙寧天子有志潤色安石素不快於仁宗者也唱
為祖宗不足法之說此誠錄安石云天變不足畏呂



惠卿迎合於安石也立為一年一變法之說於宗道
廣何曾參事司馬光曰曾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理
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惠卿進說或有一
他四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不變者兩日先言非是雍
有三十年一變者有百年不變者兩日先言非是雍
後一行而祖宗之後法壞保甲一用而祖宗之兵法
壞青苗一興而祖宗之所以愛民者至是盡壞觀
安石諸人不能逃其咎嗚呼安得文彥博司馬溫公
諸人與之論守法哉

聖學

論聖學之博不若論聖學之精論聖學之勤不若論
聖學之專嗟夫遠稽古典近參家訓採遺文於隆閣
之餘萃鉅帙於編摩之後似博矣然求簡牘之陳言

而不考義理之奧旨得口耳之粗迹而不究心肯之
實學則博所以為雜也漏下咨訪夜分談論講唐虞
於細旃之上玩孔周於遺編之間似勤矣然一暴未
斂而十寒之已至學奔方勤而鴻鵠之已移則勤所
以為惰也何者帝王之學與經生異致謹於天命人
心之際立辯於君子小人之情以法祖奉親為大本
以正心脩身為要務不以位為樂而以斯民不被澤
為憂不以身為恤而以天下國家得所安為念學云
學云豈言語口耳云乎哉然是學也樂便變則壯心
沮無警畏則戒心忘疎賢士則正論拂喜任好則舉
措偏愛惡私則儉壬入好慾眾則孝敬衰此心術之

大累而學術之所由邪正也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可
以知成湯聖學之精且專而湯之所以精專者商書
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蓋聲色易以惑此心貨利易
以壞此心譽言及此則學之日新又新也宜矣書曰
就月將緝熙光明可以知成王之精且專而成王之
所以精專者無逸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又曰
無迷酗于酒蓋逸觀游田易以喪此心酒亦易以惑
此心彼惟謹守厥訓則其當字之能顯德行也宜矣甚哉
人主一心攻之甚衆也可不謹哉後世人君未嘗不知
學也未嘗不欲為湯成王也夫經之末章百家之罷黜
見於武帝建元之初年固也然一事征伐則此心已肆

卷一

於窮黜夫一典土木則此心已縱於奢侈矣一惑長生

則此心已荒於神仙矣何怪帝學之不純是本紀文
籍之討訥名儒之訪問見於大示開館之初政固也
然浮屠之立則此心不能不亂於異端矣射獵之好
則此心不能不縱於游畋矣雲恥酬兇之誇詡則此
心未能不馳騫於遠若夫何怪帝學之不息本紀鳴
呼心學不傳帝王之學棘榛久矣家家千載能詞其
傳者惟我國朝乎夫經史議論足矣而且或節孝經
之要語此云君家傳也或取者於尚書論或取伯
陽之緒言事實詳化五年或取帝老子語或取曰伯陽
其或進陸贄之奏議聖朝或覽貞觀之



晉詩長編共國八年賜楊億詩卷大臣也德宗賜

周注年司初共非藝祖太宗之製乎著危竿喻仁宗

慶曆四年送美作危危著鑿古記謹保治也仁宗

命志中興也高宗封命有非仁宗高宗之製乎故

龍圖太清太祖太宗之所藏也天章寶文真宗仁宗

英宗之所藏也敷文煥章華文徽宗高宗孝宗之所

藏也太和文宣王完國公二於大宗戒石之銘所謂

也真宗文宣王之精正統之篇何較中所集李處已

藏於棟章閣者宗儲之書林思神呵護布之天下臣

民傳誦如國書聲於河洛而晴封演其奧也如雲漢

歷於層霄而萬物觀其光也其視瀛壖而下哇哇

并律呂叢維徹夫斯之為文也方之我祖宗之作不

亦而乎堯舜之盛必有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冊愚

何幸親見之

聖翰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

合也寶慶二年主上再書王陸機一賦此賦之美

者今日書之所以示文章之好尚也寶慶二年正以

夫六龍在御正天下觀瞻之始宸章一布河漢乎心

心畫一形海宇仰望如非上關於治道下切於風教

又何必屑屑於翰墨之間哉此愚於今日得其書又



脩睦鄰則前史有榮焉編年錄與三年上書趙光

年書平帖寧宗奎畫寵示外廷士夫之所敬仰故易

簡二字形之天筆則知有得易之妙編年錄與三年上書趙光

字亦有臺一章錫之台袞則知有得詩之本意寧宗

間嘗者有喜噫天下固有不寶烏號之弓而寶此筆

不藏曲阜之履而藏此書今日王褒之頌陸機之賦

焯然於初政之世者愚意源流於家學也

敬天

古人以天自處而求在我之天後世以天自警而求

在天之天嗚呼誰謂世道愈降而有棄天棄天之意

乎夫幽陽寒燠吾之五事風雲源流形吾之志氣是吾

之舉動皆天也天祿天壽吾則代之天刑天討吾則

奉之是吾之政事皆天也吾其可求於冥冥之中乎

是故古人以天自處也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吾誰欺

淵默雷聲尸居龍見吾誰欺上帝臨汝毋貳爾心帝

即心也一陟一降在帝左右天即我也一言之微一

行之細曰吾無愧於心則無愧於天矣一賢否之黜

陟一賞罰之榮辱曰吾無忤於人則無忤於天矣此

堯之欽天舜之敕天湯之六事自責文之純亦不已

無非求在我之天也至後之以天自警也兩賜之不

時是以有决獄之命星文之示變是以有罪已之文

減膳徹樂美意也必因災異而後見獨祖求言盛德

笑發

敬天

敬天



皇朝

也必因謹告而始形俾福而為善懼禍而不為惡是
雖未純乎天而亦知畏乎天此文帝之黜租太宗之
釋刑無非求在天之天也並本紀若夫以天命不足
畏者論之早乾之變天心仁愛也且以乾封之祥而
自文名曰褻天武時大皇帝以為廟屋之壞天
意舉懼也反以行與壞會而自釋名曰棄天明皇出
行與壞會曰平居未變之前既不能以天自處一旦既
變之後復不知以天自畏此武帝之褻明皇之棄君
子所以深憾也嗚呼聖人不作知天之學不傳矣愚
幸國朝有見焉夫祥瑞之應漢唐君臣動色稱慶也
獲麟作歌芝房有詩薦之天地告之宗廟蓋侈之以

皇朝

為美談我祖宗獲麟入貞此為上瑞而曰特和俗鳥
乃為上瑞奇獸無益也實詞太平興國九年歲州杜
明海內共一王也蓋天下一統之慶太宗曰珍禽
奇獸俱得特和歲豐人安俗阜乃為上瑞今奏于後
亦不淫宜布於外此異草來獻此為至寶而曰豐年
為瑞賢臣為寶異草不足尚也長編皇祐三年無為
本上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至於夫無徵福觀
草木虫禽之異鳥足尚哉知軍免罪夫無徵福觀
祥之心則平日之所自修者吾身而已而天瑞何與
焉夫災異之謹漢唐君臣文過飾非也又早下詔日
食求言告之中外播之臣民蓋自以為風舉我祖宗
不雨徹樂禮也而曰恐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也長
慶曆三年上曰天久不雨特害民田賦每焚香上
于天竹皮聞雷遠起冠帶處立殿下頭史雨至衣皆

誠恐不知憂懼也

元城語錄李丞相沆每朝奏事畢必相每以不美之事神上意後告之日人主宜可一

之莫不好祥惡異韓公琦力言災符不言瑞諫誠慮

夫意安政怠也長安景祐四年有芝生於化城殿柱

秋之法此災異于神瑞者不皆宜不以若聞瑞

石以三不足之說禍後世寧不愧死於李韓二君子

災祥

靈漢為虛不害中與天作淫雨宋其興焉則知災異

之宋人君不足懼寶鼎作職無補虛耗瑞雪相賀適

仁愛每寓於譴告之中而奪其鑿蓋其疾正天以休

天而不求其在天之天也歟古者雨雹風雷之變固

未嘗忽而不憂慶雲景星之祥亦未嘗欣然而自泰

金勝未啓大風拔木君臣相顧以動色洛邑已定休

一休祥之適至錯采續畫奏諸臣民一咎微之存至





君臣相告指為天數芝房之產未足奇也彼則薦之郊廟而頌美屋廟之壞深可畏也彼則委之行與壞會而自文問閭之疾苦不暇問也紀綱之廢弛不暇舉也言行之玷缺不暇脩也而古者敬天奉天之意彼安知哉嗚呼上帝臨汝毋貳爾心相在爾室不愧屋漏蓋天在我而不在彼吾之自盡者非求以無愧於天求以無愧於我也得意也其不明於漢唐也又矣欽哉之歌敬之之詩猶幸我朝有聞焉嵐州之麟養之後園曰時和為上瑞奇獸無益也實則太平興下解一高嶽徐鉉曰麟一前者明海內於一錢也蓋天賦之應亦宗口城禽奇無益於事但得時和獻人安修年乃為上瑞奇養於後園坊州之麟春下獻宜者于外此事焉論在麟熙元年坊州之麟春

瑞霧

之苑中曰民安為上瑞鳥獸何足云也實則麟也此乃麟也諸宣示中外示不祥也余於中謂瑞鐵騎不瑞枯枯也委是祥也上曰朝廷有寶物佐軍中有十萬鐵騎乃為異草之產可珍也吾寶駝臣擇瑞此外皆不足信

不寶異草長編景祐三年無為軍獻芝草三百五十木是馬臨川之園甘露不足褒也故寧罷其守使人不敢為佞聖政紀興七年德上曰去年瑞通州瑞不佞年如撫州高衙進非為國澧州之獻瑞木不足寶也故寧却其獻使人不敢為欺澧州獻瑞木不文曰太平之通瑞符言使木不偽實是天生亦有瑞意蓋其文上曰太平之道其意可推也



干失道則色氣乃今伊見其失未見噴漢唐之君飾
 其得也此端木乃諱事之妖木耳
 祥文瑞作歌獻詩者視此不亦愧乎愛惑犯與鬼慮
 在泰雍天子憂之曰朕念及秦民也長編司天言災
 之分則家當有兵在西地太宗謂宰相曰天文講
 星出營室變在秦魯天子憂之曰朕念及天下也會
 咸平元年甘出營室光三尺餘呂講言變在春開寶
 會之分上曰朕念天下生靈置獨在一方聊實
 之五年霖雨不止上曰朕聞政也是語也天地實臨
 之長編開寶元上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
 下憂勤庶務有符必去至於天聖之四年霖雨為沴
 苦雨為災乃是臣等失職天聖之四年霖雨為沴
 上曰朕不德也此語也神明實鑒之實謂天聖四年
 水數尺仁宗時避殿殿下臣曰霖雨為沴其之旱
 災風災陽霖旱災之不一而足之不歸於德也

禁暴

上則減常膳走群望甚至欲築臺以自焚何切也
 太宗遇歲平必減食減食二三之二又長編端拱
 二年上以歲旱減食三日不兩當於朕以答天
 董正位於封還詔書慶曆之早上則蔬食引咎精心
 末飛青萍足增元慶曆之早上則蔬食引咎精心
 密禱甚至冠帶露立而不辭何誠也上謂輔臣曰春
 夏不雨蓋朕不德所致但日於禁中蔬食引咎
 又八月不雨上曰天又不雨朕每焚香上祈天
 夕夜中望雨雨未降則象曰非朕下至減膳天
 漢唐之君不自引咎往往褻天者視此不亦愧乎雖
 然此上人之責耳鳴雉之變商之大臣作訓以為戒
 天休之至周君且以是警告焉吾觀先正諸公熏心
 之論不聞逆耳之言屢戒其古大臣用心歟瑞芝之



生韓公琦有諫琦之心誠慮夫意安而政息也景祐

有芝生于化成殿柱紳製瑞芝詩韓公並賦賦詩琦

君聞瑞芝則意安觀災符則心懼意安則政息心懼

則德備望陛下特以災異為事正深吟將奇瑞芝仁

愛以體物望休為合瑞星之見張公知白有諫知白

之心誠欲其懼亂而思危也景祐二年司天監奏周

黎元之振若知軍旅之勳務誠能實效數事則瑞星

不出臣是大臣亦以休祥不足恃矣四方水旱人所

諱也李公流當國必以變異為戒沉每朝調轉李丞相

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也江淮連旱

人所惡也崔公立獻議必以天戒為慮長編祥符開

為治通言誠是足大臣亦以災異為足戒矣明良相

逢時幾是較此國家所以上格天休而享靈長之福

也蓋自王欽若以符瑞惑上聽而當時以祥瑞為美

談長編初王欽若以城下之盟壞冠甲上自是嘗欲

得天功象欽若曰封禪為大助樂以禪當四海又曰

天賜安可足得蓋有以功為之陛下謂河圖洛書果

有以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耳上意未決他日自謂直
宿以神道設教耳上意未決他日自謂直
偶與欽若同上意連次自王安石以天變不足畏之
說繫天戒而當時以災異為適至王欽若命不足畏
和宗不足法然威綸之蹶力攻其非欽若上言
人言不足法然威綸之蹶力攻其非欽若上言
神符命欲望俗之神人或作憑神靈或偽託木石溫公
之論深辨其失而祖宗深切嘉納不為異論所惑異

變

天

災

祥

時欽若安石亦自知悔矣然則災異之來正人君之
拂士休祥之應實國家之禍毒可不戒哉可不勉哉

儀象

古人之論天者多矣有曰蓋天有曰宣天有曰窮天
有曰安天有曰昕天蓋天之說又離為周髀蓋天形
句義氏立周天歷度宣天言天若無質彩色謂宣
夜也窮天言大形窮徑如離子指特晉聲所說天
勢南極北射吳排諸所連周體乃周公授於商考其
制度之盡善而可為萬世之通行者未有如渾天者
也何者觀揚雄有公學之難則知蓋天之不如渾天
也觀蔡邕無師法之濶則知宣天之不如渾天也觀
好竒徇異之責則知明天氣天安天不如渾天也

天文志渾天之制起於誰乎或云唐堯即位羲和
立渾儀或云舜齊七政所言璇璣者謂渾天儀季長
創言璇璣為渾天儀王蕃言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
其後落下閎耿壽昌鮮于妄人行於西漢張衡賈逵
行於東都陸績行於晉王蕃行於吳李淳風一行行
於唐皆具精於制作者抑嘗以渾天而考之黃帝之
曆起辛卯顓帝之曆起乙卯虞舜之曆起戊午曆之
所作非渾天不可也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
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道之所行
非渾儀不可也中外之宮常明者百有二十可名者
三百二十為星者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五

百二十錢樂之則以朱黑白而別三家星葛衡則以
白青黃而別三家星以考星宿非渾天不可也自軫
十二度至氐四度則知其為壽星自氐五度至尾九
度則知其為大火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則知其
為析木以考躔度非渾儀不可也華林之置梁華林
殿前五
銅儀孔觀象之置後魏星堂
常號最密疑之置儀
前
此所造觀象之置渾儀以觀星
常號最密疑之置儀
前
儀於殿中武成之置唐明皇
詔一行常號最密
劉曜史官孔挺常為雙鐸單規單規以銅為之其法
見用於時也梁帝為橫規為南軸單規為北軸以木
為之其法見用於時也唐太宗為六合儀三辰儀四
游儀以銅為之未幾易之以鐵其法見用於時也噫

渾天之行於世也久矣然談之崇臺以候天象者渾
儀也轉之密室以與天行相符者渾象也儀以驗之
天象以驗之儀二者不同而為用則一蓋不可不參
稽而互考也我朝蓋兩用之矣夫水運渾儀則古之
刻漏儀也在太宗則以太平渾儀名在哲宗則以元
祐儀象名其布星辰猶渾象也其窺天象猶渾儀也
長編元祐四年渾儀其名水運渾儀所奏趙鼎試宋
大德王所造渾儀其名水運之更水名以趙鼎所
造太宗刻漏儀其名水運之更水名以趙鼎所
儀而通三用之特名渾儀以名水運之更水名以
竹言也誠有製水運渾儀以名水運之更水名以
天不送天則造象器其合較驗本所及得參合所
其對形如先共向渾象之製內有旋河可仰天象
視大率若木所造渾象之製內有旋河可仰天象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五

前集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六

前集

階官沿革圖

本朝官階

上條元豐制下條宋初制其政和太觀增改者別注在下又以祖宗舊官遷轉之法

念附于後

開府儀同三司使相

祖宗以節度使中書令節度使侍中節度使平章事待勳賢故老又次宰相罷職隨其舊職加節度

使出判大藩及召入未還相位而拜樞密者則加

樞密使以易節度故通謂之使相以正誤曰昔兩制

密使不罷提鎮乃開皇九年二月事其年十月太宗即位二十七日加擢同平章事仍充樞密使即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五

前集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六

前集

階官沿革圖

本朝官階

上條元豐制下條宋初制其政和太觀增改者別注在下又以祖宗舊官遷轉之法

念附于後

開府儀同三司使相

祖宗以節度使中書令節度使侍中節度使平章事待勳賢故老又次宰相罷職隨其舊職加節度

使出判大藩及召入未還相位而拜樞密者則加

樞密使以易節度故通謂之使相以正誤曰昔兩制

密使不罷提鎮乃開皇九年二月事其年十月太宗即位二十七日加擢同平章事仍充樞密使即

舊



不除君自大階未雖使中書敘位亦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下途改官制一用開府儀同三司換之時 祖宗意以文潞公彥博任使相侍中曹郡王侂任使相中書令皆換開府為減恩數於是拜潞公太尉自司徒進位也侂進封濟陽郡王特進左右僕射

左右僕射為宰相官樞密參政止於六尚書若宰相官係吏部尚書即遷左僕射係兵部尚書即遷右僕射乃用特進換之時王安石獨改特進至政和後薛昂帶觀文學士任特進白時中以門下侍郎帶特進皆失舊制繼詔並改金紫光祿大夫今

後非宰相不除

右二等為宰執

金紫光祿大夫 吏部尚書

元豐獨換吏部尚書者蓋故事宰相初美罷不拘見帶六部侍郎或左右丞五尚書皆超進吏部尚書故以金紫易之若宰相官帶吏部尚書者多拜使相出鎮若平遷即加左僕射

銀青光祿大夫 刑部 工部 兵部 尚書

時宰相王珪任禮部侍郎平章事 神宗以珪久不進官因改官制換寄祿乃遷銀青光祿大夫。光祿大夫 元祐銀青光祿大夫分左右大觀以左銀青光祿大夫為銀青光祿大夫右銀

青光祿大夫
為光祿大夫

光祿大夫 左右丞

○宣奉大夫 正奉大夫 元祐有左光祿大夫右光祿大夫

補大夫為宣奉大夫右光祿大夫為正奉大夫今所謂光祿大夫乃右銀青光祿大夫也

正議大夫 吏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以正議大夫換六侍郎併作一等時論以宰執貧

進官作此蓋故事丞郎作四轉今乃改作兩轉耳

○通奉大夫 元祐正議大夫分左右大觀以左右議大夫為正議大夫

通奉大夫 給事中 中書舍人

通議大夫 給事中 中書舍人

太中大夫 左右諫議大夫

神宗以寄祿官等級減少遂以太中大夫為宰相

官故蔡確特任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先換太中

大夫及拜相則係前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遂為定制

右宰執所轉官自通議以上無磨勘法自金紫光

祿至太中為侍從以上加爵

元豐中自太中大夫至金紫止六階昔之尚書今

為一官昔之六部侍郎今為一官是十官併為兩

官矣左右丞左右諫議亦併四官為兩官其後增

置通奉正奉宣奉大夫三階自太中以上惟宰執

侍從得遷



大夫

中大夫

散中監

元豐三年偶闕任殿中監者故只著秘書監

神宗以太中大夫為宰相官故初除執政只授中

大夫時翰林學士蒲宗孟王安禮為左右丞二公

寄祿官皆不至大夫只除中大夫守之

○中奉大夫

元祐中散大夫分左右大散大夫中散大夫為中奉大夫祐中散為中奉大夫祐中散為中散大夫

故事有出身人自太常少卿轉光祿卿無出身人

自衛尉少卿轉特作監次轉衛尉卿自衛尉卿選

殿中監無出身人減一轉為後

朝議大夫

太常 光祿 衛尉 中散 中大夫

○奉直大夫

元祐初議大夫分左右人擬以左朝議大夫為朝議大夫以右朝議大夫

為奉直大夫

奉直

朝議

中散

中奉

中大夫

五等為

卿監

以上少卿監等級最多一換之則清濁莫

分舊制應兩制侍從官至左右司郎中當選者左

司轉左諫議右司轉右諫議其太常少卿若自吏

部兵部司封郎中轉到者遇特旨轉行亦遷右諫

議大夫以別歷任清要則是朝議轉太中也崇寧

已前從官自朝議直轉中大夫乃用元豐故事以

中大夫為執政官可比舊制太中大夫自增中奉

大夫遂細轉乃由當時執政不知典故爾至庶僚



職方郎中轉光祿少卿駕部郎中轉司農少卿次
轉衛尉少卿皆為朝議其太常少卿年勞敘遷及
光祿少卿皆轉光祿卿若衛尉少卿只轉少府監
或將作監吹遷衛尉卿則是有出身者三遷至秘
書監無出身者五遷至殿中監皆中大夫也今增
置奉直中奉而有出身人不遷中奉奉直猶舊制
也

朝請大夫 吏部 兵部 刑部 職方 司勳
考功 駕部 車部 郎中 郎中 郎中
昔之吏兵司封三曹若翰林學士任即遷中書舍
人自舍人遷禮部侍郎視他官遷五等蓋 祖宗
優洞臣如此侍從官任即遷左右司郎中次遷左

右諫議館職以上任即遷太常少卿再遷光祿卿
若任太常少卿除侍從官徑遷諫議大夫兩制到
此不轉卿監超轉諫議止候朝議有闕方補朝議
以七十員為額

朝散大夫 刑部 度支 郎官 金部 倉部
司門 北 郎中 主客 郎中 倉部
朝奉大夫 刑部 度支 郎官 金部 倉部
司門 北 郎中 主客 郎中 倉部
昔之吏戶禮三曹惟除郎中不除員外蓋侍從方
遷此官仍隔一資超轉

朝奉 朝散 朝請 三大夫為正郎
故事右名曹 刑部 度支 郎官 金部 倉部
三 郎中 及司封司勳度支金部祠部
主客雖轉正郎亦不呼郎中只稱其曹名以辨其



常調也自改大夫更無別異自古大夫猶今之執
政侍從也書所謂目宣三德者是焉曲禮曰四郊
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由此觀之豈宜換授庶僚耶
在漢晉間只有光祿太中中散大夫為侍從官當
論思獻納之任至隋唐增名作階已非所宜今乃
易少卿監郎中是轉名器也

朝請郎

兵部外郎
寫部司勳職方

朝散郎

起居舍人
金部同門比部員外郎
刑部都官

中行員

朝奉郎

左右司諫
殿中侍御史工部
刑部

外郎

右三等為員郎侍御史不與中行員外郎等殿中
侍御史不與後行員外郎等故自監察御史遷殿
中侍御史殿中遷侍御史此以特旨遷 此三等
階未免混淆祖宗愛惜名器不以假人凡士之有
德有才者有政事文學者隨其所長用之命其官
以別之故狀元登第者初命官以將作監丞兩遷
左司諫次轉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多官未及此
以擢知制誥若左右司諫帶待制以上職遷吏部
員外郎起居舍人帶待制以上職遷禮部郎中次
轉吏部郎中次轉右諫議大夫若三人及第及制
科歷一任回即除館職并任官職人官自太常博



士遂遷祠部度支司封員外郎若因任轉運副使
以上即自祠部轉刑部度支遷兵部員外郎司封
轉工部郎中凡進士出身人自太常博士遂遷屯
田都官職方員外郎若任省府推判官提點刑獄
或館驛即遷祠部度支司封員外郎若官已係屯
田即遷度支都官即遷司封員外郎職方郎轉祠
部郎中凡待世賞自國子博士轉虞部比部駕部
員外郎若曾任省府推判官提點刑獄以上即轉
主客全部司勳實外郎若官已係虞部即遷金部
比部即遷司勳實部即遷主客郎中凡雜流出身
自國子博士轉水部司門虞部員外郎若權省府

推判官提點刑獄即自水部遷倉部司門遷考功
庫部遷膳部郎中此等遷改絕稀但多因避家諱
第降一等改至此曹若任兩制侍從轉官即自後
行員外郎便遷吏部次遷戶部郎中次遷左司郎
中其中行員外郎合轉禮部郎中次遷吏部郎中
其前行員外郎同後行再遷之格

右六部分二十四司吏戶禮三部任付從官方除
此及司封度支祠部為左名曹任幹職人方遷此

兵刑工三部館職任轉運副使以上方遷此及職

方都官屯田為右名曹有出身人方遷此司勳金
部主客陸補舉用者方遷此及考功倉庫膳部為



左曹雖陳擇者庶排判官提點刑獄者方遷此駕

部比部虞部陸補方遷此及庫部司門水部為右

曹雖陳遷此叙遷品秩尤嚴今以二十四司併為

三階宜失之太簡也

承議郎舊左右正言監察御史

奉議郎太常博士國子博士

通直郎太子中允左右贊善大夫

舊制初除知制誥及待制而官未至員外郎者即
除右正言惟狀元未擢外制當叙遷者即自著作
郎亦轉右正言熙寧三年許將以磨勘當遷宰相
王安石方欲抑三人進取遂特與太常博士初下

筆方成大字堂候官以平約筆具陳祖宗舊制

遷右正言安石乃改大字就作右字因知前筆堂

吏猶能執祖宗之法若有出身人皆遷太常博士

餘人皆轉國子博士易階官後清濁無別矣

昔之正言監察御史著作郎皆特旨遷不與太常

博士國子博士及三丞等

舊制則名自太子中允遷太常丞著作佐郎遷秘

書丞太理丞遷殿中丞狀元初命特作監丞首遷

著作郎凡無出身者自太子贊善中舍洗馬皆遷

殿中丞以上兩等皆號大朝官

舊制凡初擢用京官選人為經筵官及臺諫皆除



太子中允若擢轉運判官則前名除中允無出身人除替善中舍其叙遷官則還其歲月以表其借朝臣而奉使也若無出身人自大理寺丞叙遷中舍宰執奏補者轉替善雜科轉洗馬蓋有以別之自改官後初拜待制以上而官未陞朝官並改通直郎仍效舊制帶除正官爾以上太子賓屬號小朝官右三等階官及以上外郎郎中加勳自武衛至上柱國

宣德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今為宣德郎

凡前名自光祿寺丞轉官選人改官皆遷佐郎大理評事轉大理寺丞餘人光祿衛尉寺丞轉官選

人改官皆遷大理寺丞

宣義郎光祿寺丞衛尉寺丞刑部監丞

凡前名自太祝奉禮轉官選人改次等官皆遷光祿寺丞餘人大理評事自太祝轉者遷光祿寺丞奉禮轉及選人改次等官皆遷衛尉寺丞

承事郎大理評事

凡前名按書郎正字監主簿皆轉評事昔第一甲三人登科命官如之熙寧末狀元方除評事餘人太祝奉禮遷官皆轉大理評事宰相任子亦如之

正誤曰狀元按大理評事自嘉祐四年刻碑始前此狀元並授監丞第二三人按大理評事熙寧三年葉祖洽授大理評事上二官均陞授兩使職官張中理免依為初年職



承奉郎 太常寺太祝 承禮郎

凡執政官任子授太祝其用宰執恩澤轉官皆遷
太祝其用從官恩澤轉者遷奉禮

承務郎 秘書省 校書郎 正字 侍作監簿

凡任子前宰執授校書郎諸曹侍郎攝密直學上
以上授正字諫議大夫待制以上授將作監簿舊
制校書正字有俸同太祝奉禮郎格至改階官一
例無俸

祖宗故事進士第一人初命官以將作監丞遷著
作郎遷左右正言遷右司諫遷起居舍人自將作
監丞至起居舍人五官惟進士第一人乃特旨得
遷自起居舍人即遷兵部外郎次遷工部郎中若
以起居舍人知制誥即遷禮部郎中起遷一官自
是以上率超一官以遷祖宗於進士第一人所以
優待如此

右五等階號京官自京官而上四年一轉無出身
人遷資有出身人超資至奉議並遷資至朝議大
夫有止法內奉直中散大夫有出身人不轉

祖宗朝官制其甄別諫品至嚴一官凡數等宰執
侍從之遷為一等卿列館職之遷為一等出身為
一等蔭補為一等雜流為一等

崇寧七階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承直郎 三京府判官 觀察判官 密守判官 節度判官

儒林郎 節度掌書記 觀察支侍

文林郎 防國判官 推官 京府判官 密守判官 觀察判官 以上為兩使職官

從事郎 防國推官 一監推官

從政郎 以上為院初等職官 縣令 縣令錄

修職郎 縣令錄 縣令錄

迪功郎 縣令錄 縣令錄

右號選人

階官始末

漢置光祿大夫因秦郎中今有中大夫之員則光祿大夫之名蓋始於此 漢百官表上大夫郎中令屬有中大夫

大夫為光祿大夫金紫則置於魏也據晉則置於晉也

大夫又晉有銀青光祿大夫 隋置散官取秦大夫

掌議論之義則正義通議之名蓋始於此 秦郎中大夫

多至數十人又隋因致正議通議 太中大夫中大夫

則置於秦也 見上 中散大夫則置於漢末也 中散大夫

夫朝議大夫雖隋置之亦因漢大夫以上得奉朝議

之意朝請大夫雖隋置之亦因漢將軍公卿以特進

奉朝請之意 通 至朝散則隋置之唐因之耳官奉

至朝奉六階則元豐末有大觀創之耳 宋中奉朝散

官元豐置朝奉之官隋文置奉議之官又隋採晉宋

禮部

卿由司農衛尉少卿入光祿少卿則待世賞其區別
嚴矣今蔡以朝議大夫可乎此丁鶴深論流品相混
之弊也長編丁鶴言正議大夫舊六部侍郎是也
通史部官謂在傅自工部選刑部刑部選兵部選
凡十二年今自通議大夫一選即為正議大夫
即中考滿當選進士則選太常少卿今朝議大夫
拜進士出身則選司農少卿或衛尉少卿由司農
凡十二年今自通議大夫二選為中散大夫
官秩易高流品相混固不免或者之譏而正名責實
各舉職任亦官制既更之驗也况夫一點一陟有合
舊制亦不可謂無得於祖宗之意且自朝議大夫直
遷太中大夫此元豐制也非舊日兩制以上不遷卿
蓋之遺乎官至朝請大夫而止待朝議有關則補此

元豐制也非舊日以少卿監七十員為額之遺乎
上此其選用之公升進之難亦何憚哉若夫循國初
之舊意釐元豐之新制又不能無望於今日

兩府

周禮

國朝兩府之職其周之冢宰司馬歟漢之丞相太尉
歟然周以冢宰統司馬故兵民有相通之意漢太尉
重於丞相而武職往往偏失焉觀此則國朝之或分
職適相耳然調發之權不歸之司馬而歸之天官
豈固畀以職而復奪其權耶蓋兵為重事身為大臣
邈不相通則國事睽矣故呂假掌兵若無與於太保



而太保實律之程伯出師若無與於尹氏而尹氏實命之夫以掌兵出師之事一屬大臣則麻絡貫通又安有疑貳之意哉丞相太尉漢之三公其職亦相維耳然漢承秦舊制蓋紊文不足以勝哉兵有以異乎政事權偏重無以為統御防閑之道其事不可勝吊矣故諸呂兆禍勢亦亟矣丞相平至以五百金交徽太尉勃而左袒之功僅濟擁昭立宣事亦重矣丞相敵至不敢發一語而大將軍以國家之權自任本傳夫以丞相之重而下聽命於掌兵之將况望其能振職哉愚嘗推兩府之分合矣且中書主民密院主兵其事相埒也中書降麻密院降宣其推相等初

將分任其事之為當耶則軍國大務不當專委未免

如富鄭公之議

富文元年知諫院富又言邊事係

與之知國初令

宰相丞樞使抑併其職為中書耶則兵柄相維有

關大體又非所以知祖宗建樞之意

制議者豈敢言

其職尤非也必於分之中而有合之理存於判然不

相為諱之際而實有相貫通者寓然後可與論議官

之深旨歟蓋自范質王溥免相之後而二府之事權

裂矣初范質王溥獲繼遷母之議非細事

也密院知之而中書初未知之太平初授李維

輔之中書品端初未知其謀遂帥卒因語欲

母端曰某為中書直客不與其謀因奏維廷前維不



雖傳絕無之必與兵衛門之後非末故也密院謀之

而中書不預聞之補我師大敗趙普手誅趙鼎

許取中書不預聞此田公錫抗言密院公事宰相

不得預聞中書政事相密不得預議不能無憾於咸

平之時也咸平初四錫抗言密院公事宰相不得預

相諱迨天景德間真宗每得進奏必送中書於是

有共參利害之意澶淵百萬之師寇公親扶日轂尺

筮筮之而北虜幾無隻輪匹馬之返此非景德相通

之驗也景德元年上每門進奏必先送中書宰相

咸平初四錫抗言密院公事宰相不得預

咸平初四錫抗言密院公事宰相不得預

咸平初四錫抗言密院公事宰相不得預

之後而二府之事權又裂矣茂酋之降非末節也而

中書初不預知之時大將制中書制兵不次知陳

遜言單於之事密院任其責戎者大阿乞勝自

兩軍界來降部補三張來職焉胡由富獨言當厚

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元昊之叛非小警也而邊

事皆不關中書此丁度力言二府分政若措置乖異

則天下無適從不能無激於康定之初也康定元年

自今通事並與宰相張士遜章得象參議之耶不預

奏皆不關中書翰林學士丁度章得象建古之天下

有兼拒之職西邊陸梁之賊呂章二公分命名帥戮

力平之而卒致骨寒膽破之謠此非慶曆兼領之效



歟慶曆二年七月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呂夷

上密奏晏殊同平章事富弼建康軍節度使

院故乃止今中書同議相宗院事簡院事請

院上西平章事為使被又先仲淹韓

事權又益裂矣慶曆二年呂夷舒香得來并燕

事免社街門平章事並英勳致任晏殊兼知院

降約束郭達脩堡柵密院方詰責而中書已降褒詔

此勝達道深嘆熙寧戰守其議之非也熙寧初

同議矣熙寧初有詔釐其事三小大事三者與

同進呈矣年呂公著言然是時邊事利害尤未甚相

亦以左僕射兼之是時也國步尚艱虜勢方張剗亂

而治支危而安再植魏巍中天之業者皆左扶右持

之力此非建炎兼領之功歟中興本末總興七年來

今嘗知無振使今尚事已定可議事不應噫自

國初以至中興其分其合不知其幾大抵合之則文

武相通分之則兵政異情咸平景德康定慶曆熙寧

如大中書院戰而密追夫元豐詔大事三省與密院

院議矣熙寧初有詔釐其事三小大事三者與

建炎之得失可知也可不審哉雖然主民而知兵此固關天下之大計密院而不預中書亦非大臣相維之意是故樞使而同平章事君子以為慶曆之善謀見上密司不與三省之差除議者為元符惜之此愚於終篇而詳及焉

元豐間曾布特為密司
缺三者差除事不見

九卿

論漢之九卿當究其權之輕重論唐之九卿當究其職之煩省嘗按東漢百官志謂之九卿者奉常一也光祿二也衛尉三也太僕四也鴻臚五也少府司農宗正廷尉合而九焉夫漢唐之九寺即周之六官也然周有上下相維之制而漢有事權偏重之失周有

職任無曠之實而唐有員數過繁之弊此其故何哉愚嘗究其源流矣觀周之建官也百官聽命於六卿而六卿聽命於太宰故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供奉之近習凡周之人布滿於王朝者若不可得而一而不知實以冢宰統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同禮天官司徒以旗致萬民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司馬大舍兵以從司寇凡周人兵民之權若不出於一而不知實以三公兼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此上下相維之制然爾周禮彼漢之九卿吾惑焉景帝春頽罷錯而內史得侵宰相中屠嘉之權非錯傳武帝屬意私羊兒寬而九卿敢奪石慶之職石慶傳是時也九卿更

進用事天下之務不關決於丞相同上禮事屬太常

兵事既屬光祿勳又屬中尉刑典盡屬廷尉邦賦既

屬司農又屬少府至使外庭之權丞相皆不與聞焉

此漢事權偏重之由也漢百官又觀周之建官也或

以公兼宗伯司寇或以公兼司馬司空是公得兼卿

職也周官以公兼冢宰者公以公兼宗伯蘇公以武

以卿兼鄉大夫或以卿兼軍將是卿得兼有司也周

之九卿吾憾焉既有六尚書合周官之數又有九卿

寺同漢官之名杜佑言其繁之弊則曰官名職務迂

易不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二事同二垂二契

二伯夾二伯益四伯景之說本陸長源言其曠之

弊則曰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官曹虛設祿俸枉

請陸長源上疏曰兵部無帳戶部無版圖度支不

請陸山川金倉不同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

秘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是時也其任分則其數必繁

其數繁則其事必曠太農少府復分於戶部太常宗

正復散於禮部儀仗一事也既掌於衛尉又掌於庫

部飲膳一事也既任於光祿又任於膳部其餘三寺

亦多分散唐百官志此唐職任過繁之由也循漢唐

之名得成周之實不失於偏重不失於過冗幸有國

唐百官志

朝之制焉 國初省部寺監皆為空名九卿之職併

省不齊且太常則易為判禮院之名會要初太常

長主判而禮院自有判院同判院天律未限知院天
聖中有禮儀院而寺與禮儀書不相開康定九年置
判院判寺宗正則僅有判寺之名正寺判寺事宗
正禮儀寺判寺以上文開判則判官已元禮院判
奉宗廟諸禮為寺之率同皇族之籍元禮院判
宗廟善太僕則群牧司是其職也大理則糾察在京
刑獄是其職也鴻臚則其職歸客省四方館光祿司
農則其職皆隸三司衛尉則其職分為金吾衛仗三
衛皇城等司此國朝建置之始也恭宗初九寺判
有判寺一員太僕職屬羣牧同有判寺一員以正
審及學士領之有判院一員大理判院在京城
提其職也鴻臚歸客省四方館光祿司農太僕其
職之任分隸三衛皇城同天故此五寺判無置司
併注迨元豐詳定官制法唐六典其九寺各有卿

有少卿有丞簿惟太常復置博士太祝奉禮協律之
官大理復置寺正評事司直之官同上元豐定制
簿而太常復置博士太祝奉禮協律其官各有所司
俾即大理則置寺正評事司直其名正矣其職定
矣然既有六部又有四監既有四監又有九寺是不
免有十羊九牧之煩此寺監之職可歸六曹之論所
以舉拳於劉公安世也元祐制安世之言陛下事
職凡十九員而官無廢事者安世之得其理也今太僕
鴻臚光祿太府各二卿丞簿官屬仍不預焉前
六曹之宜置者之也禮部置其以無費易結中興以
來遂議併省衛尉併兵部太僕併駕部光祿鴻臚併
禮部所存者僅五寺耳官無虛設事無散任此所以
為萬世一定之法歟





漢書

推原其由古者樂於聞善故彼此皆得以盡言後世諱於聞過雖諫臣亦不得行其職汲黯以中大夫而守東海蕭望之以諫官而補郡吏蓋諫官本以糾人主之過俾之出補守相不得出入禁闈則漢之諫官何益哉汲黯以中大夫守東海云云望之以丞相司直出守平亭不察上疏曰由諫官以補郡吏所謂要木也元次公謂諫議冗者貧無以繼祿陽城為諫議大夫不履言事唐之諫負尤甚於漢也本傳意諫官猶不敢言事况臺臣乎况於百司庶府乎國朝之置臺諫猶漢唐也其任甚諫實異漢唐也何者諫臣使之諫諍而不使之糾劾臺臣使之糾劾而又使之諫諍此其所以為盛歟且趙中令之間圖數舊而

漢書

失色於雷中丞之一奏雷特驥為御史中丞奏趙中後其子驥使共此史韓魏公三朝元老不能不膽落於王中丞之一言正街為御史中丞劾韓臺臣之得劾糾固也范司諫寧犯宰相之怒而不容默邪后之事明道二年郭皇后見韓呂夷簡以前顯相怒后范諫言后無子當廢夷簡贊其言先殺有司無得奏事范仲淹同孔道輔數人請垂拱殿門正言寧觸人主之怒而不容已於孟后之舉四朝回史正言郭浩善友孟后之廢三與浩書勸主力諫后不報反浩以諫立劉后南遷延禧王山主人對客以諫臣之得諫諍故也然濮園之議諫垣雖爭而三御史亦相繼罷去長編治平年詔議奉安濮安懿之蔡確之貶諫垣雖論而御史府亦為之一空詳州

之賦是所稱
至與之論列
家大計察官司
司不與於言
而善於待人
故事廢則家
夫一官御史
御史不與於
御史正於言
事

提舉

常平之事舊領之常舉官其後或隸於漕臺或總於

使臣而提舉常平之員未定也至熙寧二年始置局

馬國朝漕也中常平倉皇祐元年令漕運司與大
提舉此蓋提舉常平之始也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古
河陝西已差官提舉常平廣惠倉秋差三司條例古
復領以制置宜茶鹽之事舊領之發運司其後或兼
於憲臺或總於知通而提舉常平之員未定也至政
和初元始置司馬國朝茶鹽之事舊歸發運司舉元
以提刑通領提舉一員宣和二年河北京東路湖六路
供法益可添然常平罷於元祐而隨罷廢復元祐
置提舉官一員然常平罷於元祐而隨罷廢復元祐
馬龍言熙寧初執政以常平法不善酌糶本行者黃
歸提刑司二年復置四年復罷提刑兼茶鹽罷於紹興而
紹興二年復置四年復罷提刑兼茶鹽罷於紹興而
武置武罷分東西路紹興二年提刑湖北路復置茶





監司四年請濟西茶鹽司迨至紹興之五年常平茶
 鹽併為一司而後提舉之職定矣噫茶鹽之利為公
 而取其官吏固不敢有侵移之患無於他官無害也
 此君子不論亦可也常平之利為民而置一司錢穀
 往往有所滲漏專置提舉誠有便於民也此君子不
 論不可也請以熙寧元祐罷置常平之制而詳究之
 夫常平賑荒之善政也我朝置場於淳化之二年
 淳化常平大隸分遣使臣於四門置場增置以錢置
 名曰常平以常平官領之歲徵而門置場以與貧民置
 倉於景德之三年於官主之每委司農總領三司無
 關務無非求以便民然州縣移用聚糶不時每有災
 濟無所振發尚奉奉於慶曆廷臣之請此誠為政之

寄

害也變計四年不言常平司農寺管領官小
 本使用致不及情聚糶每有災無所熙寧二年始
 罷置司與其漏危於州縣之吏孰若兼總於一司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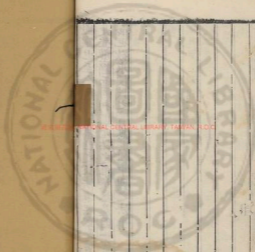
寄

其沫鉗以餒旬月之報孰若立賑於旦暮此其立法
 夫豈不善無公言於哲宗口向者因用缺常平小錢
 州州中提舉提州中司農此物然借唐虞之行以行盜
 跖之法范瑊言常平始於漢之盛時雖唐虞無以易
 未罕而必其債託壽昌之名以用桑孔之術見復豐
 年糶穀賤價償官周之荒政然乎否乎凶歲伐桑易
 錢輸負漢之常平然乎否乎司馬公言糶木作計
 官主之常平則農夫糶穀十不計四五之價此元祐
 公平則易牛賣肉代在糶以輪錢於官

所以力罷而不恤也。雖然寧以常平之故而復提舉，不可以青苗之故而罷提舉。蓋提舉非熙寧之失，以常平為首苗者，誠熙寧之失耳。中興以來，罷置利害，講之熟矣。常平本漢壽昌，豈以安石而廢此高宗之諭其臣也。紹興八年十一月李光弼罷常平主，嘗謂以安石而廢之，其提舉官自可救常平法不宜廢青苗復置也。復不至於失司，救常平法不宜廢青苗。市易當罷，此呂公頤浩之告其君也。慶元二年七月官修補助之法，八月朔發之，誤又謂常平之法，以多弊須以結述為名，私不便當增損者亦不效。提舉官十一月呂頤浩奏，得官常平法不宜廢，惟青苗亦易密翠，於此復提舉之官，脩常平之法，自散自歛，事惟歸一無涉，利也。時出時入，穀價不踴，無

歛歲也。至今便之誠，萬世之良法。噫，熙寧之置提舉，是登龍斷而罔利也。元祐之罷提舉，是因一噎而廢食也。欲求便民之實惠，其惟中興之法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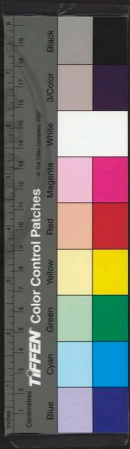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F.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新發決科古今源流至論目錄下

關川林朝徳頌

卷之七

提刑

守令

爵邑

資格

職田

關中人材

蜀中人材

卷之八

儒吏

才徳

士風

奉學

學政

繪功臣



任舊臣

卷之九

鍾賢裔

定策大臣

功臣配享

薦賢

舉庶

財計

荒政

卷之十

恤刑

新法

朝儀

國薄

郊禮

社稷

新發決科古今源流至論目錄下

新發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七

提刑

糾察爭榮秩同漕運此國朝崇重之意也甲紙書

結籍名中書此國朝激勸之權也

常運額官諸路掛監刑獄今可復置豈曰河北陝西

地控連要尤須得人取性敦和復置豈曰河北陝西

禁洋視軍陳李及咸引對於長春殿前至專察視因

按由詔入人罪者移獄勸勸官史以聞教有既罪

並當少罪仍備糾察以三年為任增給中書志女

其姓名代運奏詳甲書為冊書其勞績中書志女

天下分而為幾縣縣總而為幾州州合而為幾道獄

獄之繁耶簡耶民情之伸耶否耶其權皆出於憲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之職使得元結數十輩錯布州郡則萬物吐氣安有
不平之訟是以我朝重之重之者所以重其民也此
其衰矜一念隱然於設官分職之際故其擇吏也取
其懼佛之賢而不取其刻深之習取其均平之政而
不取其高下之手死罪之覆遷為貢郎杜銜為執照
貢為刑部
刑部
中李孫為慶支郎中
中李孫為慶支郎中
中李孫為慶支郎中
寬獄之活課居上等符四年以支郎中
符四年以支郎中
符四年以支郎中
優以祿秩則苛虐者知所懲矣清謹著聲權之提按
賢明應錄委之繳關王欽若
王欽若
王欽若

夫以清明之吏得以居官則貪愚者知所憚
矣政者乃曰申命使臣抵為勞擾尚見於淳化之詔
乎然天下幾州不能皆龔黃一州幾縣不能皆卓魯
豈無未清之訟乎使任按察之職者剪一身之棘荼
植子孫之桃李私家無怨矣如公家何求鸞鳳之美
名改鷹鷂之清操守令無擾矣如吾民何蓋欽勞擾





之怨者正以伸寬抑之刑而假安靜之名者適以滋
 姦貪之地此歐陽公所選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
 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毀謗之言易入
 正有激而云也河北按察使歐陽備言今按察者所
 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患而按察司不能
 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毀謗之言易入
 化嘗委刑獄於漕司矣見上未幾景德親選其人專
 察囚禁而憲司復置也見上天聖又嘗併提按於漕
 司矣見上未幾明道以漕運不能躬親濼問恐致寬濫
 而憲司復置也見上然則淳化天聖之詔以為煩擾
 者豈非懲矣之太過歟故嘗曰目為三虎者不當責
慶曆中漕司提舉提刑王舉頌而不按賊吏者大可
 慶曆中漕司提舉提刑王舉頌而不按賊吏者大可

責也淳熙十三年如平江府常熟縣前舉行縣快游
 曰監司以按察為職司所任不能無號為四轡者
 失察之罪州縣將職制類各降一官而不可議京東監司孔宗旦李遵裕尚周等曰
 人人多惡之號為四轡仁宗時也而不撓
 枉濫者深足識也見上

守令

嘗觀班孟堅之傳循吏而有疑焉夫親民者莫如守
 而於民最親者莫如今今漢傳所紀守相甚悉凡令
 若長沒而不書豈為邑者績用之不逮於郡耶否則
 瑣瑣為不足紀也噫此正孟堅史筆之微旨歟且天
 下至廣也郡邑至衆也以郡而言之守長之賢否且
 不能人人而察而縣幾倍於郡今幾倍於守其難其

會其材其庸况得枚舉而縷計哉故漢人之察吏深
得上下相維之意詔旨丁寧書勉勵惟及守相而
部刺史以六條問事獨察二千石而已元豐五年初
置刺史每以
秋分行部以詔書以此見命守察令之意是時也有
六察御史以詔書以此見命守察令之意是時也有
韓中興者茂陵之績著錫相治行尤異者陽翟之治
彰顯漢道不捨遺何愧於頽川之遊畔三老願留何
憊於膠東之勞來楚播之謠詠著之史冊昭昭可
見班史豈故遺於此哉忠義不傳而紀信之實未嘗
汲湯周不列酷吏豈能逃深刺之失蓋漢之察吏者
既惟切切於守相而罔之傳循吏不屑及於今宰也
宜矣至曆百里而緡銅章者皆委其責於守若相也

王尊之守安定則出數告屬縣以明謹所職而毋以
身試法朱博之為冀州而以兩令換縣因其有材不
職而改任之薛宣亦以刺史當察墨綬之長吏此漢
制所以近古也漢制遠矣五季令長率皆庸謬無能
之流國家以民為本其於親民之官深切留意是故
損鎮將之權而邑之事始舉今朝事實五代任官凡
知縣無缺者不任
邑者如注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宋初始創
縣令其後多用京官為之五代藩將親隨
州刺史三年置刺史如京官之職凡公事即有違於
缺將所主郡內而已始於縣選京朝之官而邑
之任始重見其事舉則得行所欲為之志其任重則
不敢有輕授之心然祖宗之意猶未也蓋民不能偏

相通則左右之先容也培思誑李而不為荆棘之地
沽名譽鳳而不立鷹鷂之操則何以終食墨之風而
養循良之治哉昔高宗聖訓曰縣令末也郡守本
也若郡守得人則縣令何患不得人此今日家法也
牧守牧得人責之部使此又澄源正本之論故併及
之

漢爵二十級表爵昔秦制以賞功勞

公士

漢爵曰公士為國君列士顏注曰言其爵令

上造

顏曰言有成於令上也

魏書顏曰以紅帶馬曰魯貴者言飾此於馬也

不更顏曰言不與更卒之事也

七夫顏曰列位從大夫

官大夫顏曰加官公者示官大夫雙增傳曰因大夫

公大夫秦制公大夫以上令悉與抗禮高紀曰七

大夫以上皆高爵也顏曰七大夫公大夫也

公乘一曰上聞公乘顏曰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

五大夫食貨志曰民多買僕及五大夫召發之士益

鮮顏曰五大夫第九級至此始免僕

左庶長顏曰言其為衆列之長

右庶長

左更顏曰更言得領更卒都其枝也

中更

右更

少上造顏曰言其主上造之事

太上造

駟馬庶長顏曰言乘駟馬之車而為庶長也

大庶長

關內侯劉昭曰秦郡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

侯又風俗通曰秦時六國未平將相家皆關中故

曰關內侯

徹侯應劭曰舊日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通亦徹也

張晏曰後改為徹侯列者序列也

爵邑

漢以爵邑為實惠唐以爵為虛名愚嘗推其本末

矣漢封爵之等有二十曰徹侯者乃得食縣曰關內

侯者即無受邑曰大庶長至公士者如支職耳

上二十餘侯秦制以賞功勞後志本述曰秦爵二

等為爵侯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大者金印小者金

印等得區其川會史氏至武帝元朔二年今爵王

郡思分象于土地回家為封者為列侯又後漢之

云秦賜爵十九等為關內侯止上者食任所取民租

多少各有戶數為限名曰食邑關內侯以關內為王

國曰侯若宣帝本始間以劉德蘇武爵皆關內而得

食邑者蓋當時嘉異定策之功策功蘇武等六年當

皆關內侯德武食邑高帝即位初年七大夫以上皆

封爵制也



租紀帝初時今年上食邑之例有二有封為某侯
七大夫以上皆得食邑食邑之例有二有封為某侯
言食邑數者有封為某侯不言食邑者漢功臣侯
如平陽侯
以千戶之租給其食邑不言食邑蓋以一縣一鄉
之租稅俱予之言邑數則持據邑數而予之耳周官
所謂以其室數制之者死已若戶之數邑所封不
足以充之則或取之其隣張延壽嗣富平侯國在陳
留別邑在魏其云別邑者取之隣近之租稅以給之
蓋無定制也漢高帝功臣侯張延壽嗣富平侯國
在魏其又知夏侯之食邑
所漢高帝功臣侯張延壽
會汝陰侯食邑十戶之租要之漢人制爵自侯以
上則食租自大庶長以下亦得贖罪除貨故公大夫
以上者得與令丞抗漢高帝功臣侯張延壽
會汝陰侯食邑十戶之租要之漢人制爵自侯以

擯行應劭云石大者也六百以下爵上造以上者當

刑刑一等爵上造以上者當爵至五大

夫以上者乃得復一人食貨無非示其實惠者皆當

則不然曰王至男者其爵等有九曰萬戶至三百戶

其邑數亦有九爵百官志爵封中一人從武
上造以上者當爵至五大

爵上造以上者當爵至五大

爵上造以上者當爵至五大

爵上造以上者當爵至五大

但止於服色而已陸贄所謂無俸祿之資無管攝之
柄無免役之優者是也本傳是其所以為美稱者又



所以為虛假較安有如漢人之實哉噫以漢而論唐則唐無足取以我朝而論漢則漢亦不能無議者且國朝爵有五等公侯伯子男是也且官之至少卿監逸郡勳之至上柱國也始封男爵其食邑三百焉已而二百封子已而二百封伯已而二百封侯至二千之數於是有公爵之封祭禮圖官制凡官初轉少基縣圖限男食邑三百改官制及除官以下至待制觀察使封爵自元豐改官制及除官以下至待制觀察使加三四種外餘但加一種耳若如思理增至五百次封男食邑三百戶增一戶次如思理增五百次及次如思理增五百次如思理增五百次如思理增五百次如思理增五百次至二千戶方封公官之轉觀察待制以上使也始封子爵其食邑五百焉已而八百封伯已而一千封侯

亦至二十之數於是有公爵之封此侍屬以下所封

之例也同上若觀察待制以上使初封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次如思理增五百次其初除執政也則不問封爵之有無即與伯封一轉而侯再轉而公矣同上若初除執政不問有無封爵封爵亦如之又兩部恩選封公次其初拜丞相也則不問封爵之高下即與侯封食邑至二千戶則封公實封至萬戶則封小國次中國次大國此宰相所封之例也同上初丞相直封侯食邑一千戶色實封戶邑亦如之及二千石封公若累加食邑公若累加食邑及二千石封公若累加食邑封大國者有如文穆公是也國朝所以遠過於



漢者蓋漢之爵封有以宦官而封如張釋卿者高
如八年封中鴻者張釋卿為列侯諸中宦官者有以方
者今衣一皆賜爵國內俱食邑注釋卿官者有以方
士而封如轅大者武仲亦大以方而我朝爵與德稱
未嘗濫受也漢有累爵至列侯而未有食邑如樊噲
者有累賜食邑而後封侯如王商者憚而我朝爵與
邑等未嘗虛假也此唐之不如漢而漢之不如國
朝歟

資格

以法徇朝廷則待朝廷之意固厚而待士夫之意亦
厚也以法徇士夫則待士夫之意固薄而待朝廷之
意亦薄也何者法所以奔走天下士大夫也上下取必
不欺而之可否大小相沿於情而不核乎
金玉珠璣等道路階庭處處有之則與瓦礫無異若
爵祿一如意則何必奔走天下之士不懼朝廷之
法輕而士夫之自待者亦薄矣嘗觀漢之資格莫甚
於漢初莫不弊於武帝漢初之除相也灌嬰死而除
御史大夫蒼蒼竟而相御史大夫嘉嘉費而相御史
大夫青是相之除拜皆以序遷矣百官表方漢初之
拜爵也樊噲以舍人而賜大夫已而加列大夫已而
賜上聞已而賜五大夫憚夏侯嬰以太僕而賜爵五
大夫已而賜執帛已而賜執珪已而得甲履是爵之





孫弘

遜轉亦皆以階進矣間有超越遷轉出於上之特恩而未聞指是以為例也夫何武帝之不念及此哉公孫弘徙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本傳田千秋亦以一言悟意旬月取宰相本傳嗚呼相者百官之本也超資

醫聖

越次略無等級况其餘乎蓋法之所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然則米法耶人耶愚嘗以論我朝之政速過於前代者以寬恩待士夫之厚也我朝之政時有不及於前代者以法例徇人情之過也蓋嘗推其由矣方太祖即位之初也朝廷未有事例之行士夫未有稽習之病是時也川班比例妄訴威斷赫然謂朕之所與即為恩澤豈有例耶若徒則泛例

有也給與海軍直等同室四年內元臣宿將以平蜀大

勳雖已許之爵未嘗輕授若是則濫恩無有也昔彬

官若是則冗爵無有也東軒筆張齊賢以布衣上書其言雖可取而亦未授以

嘗歷某資也由守而憲由憲而漕由漕而三路使由

三路使而三司副使至是方除待制馬由正將邊守

州鈐由邊守州鈐而邊帥路鈐由邊帥路鈐而都鈐

長編前秀州判官李定政太子中允除監學御史袁

行客版本封選詞頭檢下蘇頌次至呂大臨皆封選

並補外天下嗟夫示天下以寬大之意納士大夫於

謂之三舍人

寬裕之途豈不美哉

吾國之紀綱而使人情之

所願欲沁入之情至於無已則法制舒肆而難收其

末流之弊有不勝言者然祖宗以全盛之天下當又

安長治之餘用四方事力之廣則涵容衆弊無傷大

體今以東南一隅之力收勞筋苦骨之賦未有舒伸

轉移之術上方慮其事力之易窮下猶謂其志願之

未滿豈可曲循姑息不求總核之時乎且隨事設官

一官所以治一事也今濬差益員至於無節一壺而

百擊十年而九牧慮其害政而病民也於是有不愛

務之法謂寧給以優閒之廩而不假以州縣之權今

也釐務十五六矣安在乎為舉用人係之以親民之

名而必其多以親民之實人多端經營求於倖免指

州縣為徒勞之官視繁劇為煎熬之地慮其民事之

不歷也於是必有必試邑之法謂不限以治民考績之

法則勞逸有不均之嘆今也舉員具而不試邑者其

端後開矣法安在乎若此等弊未易縷數朝廷之爵

祿既輕士夫之自待亦薄平居無事用此規模猶不

可以立規況庶政方新圖事揆策之時乎然又論之

待常材以容待非常之材以望捨資而用望則狂繆

之流矯抗之士或以虛名而濫進然徒以資而待士





者不過附州之高此凡九百斛常州之江陰凡八百
 斛下而或四五百或二三百至於閩廣咸無焉或處
 優逸而所得丘山或任繁劇而不得圭撮其不均又
 何如哉政和未嘗者謂天下圭租多寡不均縣令所
 得多至九百斛如附州之高此八百而附州有
 州之江陰至是而附州或四百或二百而附州有
 自來無圭撮矣遂詔縣令職田有未及格者便令歸
 然既言之遂罷之既罷之又復之豈固循習其弊
 耶大抵事者之不及其於多寡不均之患名節之自
 壞又不止於頃畝不平之憂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天
 下公田在在而有地之多者歛之以入官地之無者
 出之以供作此慶曆廷臣之議也今獨不可行乎見
 上今天下職田皆有定數歛其租之直於上均其租

臣僚

之直於下此天聖詔旨之論也今獨不可行乎見
 此法既行無事不倫之弊無豐富不平之患其周
 人圭田之遺意歟噫孰知供漁之酷尤甚於不均之
 苦乎夫田以圭名為其潔也授之以田而名之以圭
 者古人之意欲使夫仕享是祿而思潔其行也今以
 養廉之具而為濟貧之媒守晉州者私增租入守絳
 陝者造私歛獲杜子充請優元祐均輸之法從之
 屬邑令增租入此舊數倍後製錢令均輸論意
 韓守有方歲賦十七八佃戶始罷均輸之苦而
 韓歸三州主賦多守臣多苛法易其權子或慮子
 第歸獲食行銀賦無所不有建中唯同初如延安范
 純神乞令監
 司寬請治之寧不負上人貴望之意哉故曰不均之
 患其責在朝廷侵民之患其責在士夫

閩中人材

自常袞興學校而閩人始知文章之重

唐常袞為閩觀察使時

始知科第之榮

韓退之文集送歐陽詹序時詹與進士而閩人

中是居遂為無諸國時漢初五年也

文之屬越王無諸秦漢五年之無諸為閩越王又常袞贊曰句踐

其地僻陋其俗鄙朴其人物希疎寂寥自唐以來

林燕泉

駸駸與上國為交胡之纓化為青衿

胡之纓化為青衿

有闕下高風鄉人敬慕者

林燕泉

天下稱重者

有首宿賦詩後世仰慕者

補闕賦詩曰

天運

既回地靈毓秀而高古後代京師嗚呼美哉然唐

之風上求靈驗至我朝而始大榮盛唐之人材未盡

出至我朝而始大繁術此雖風俗轉移之效抑亦人

文成化之朝默有以薰陶涵毓也然嘗論之夫靈而

為人業而為士非特區區功名利祿之計其為文也

必欲潤色皇猷不循時好其為學也必欲窺造道關

有補治道其操履則以端方直亮為尚其言論則必

鯁介慷慨為高立人之朝則處事不掩其氣槩可慕也任君之責則竭忠自效其忠蓋可敬也處國之難則視死如歸其忠義可服也否則鳴珂名里衣錦榮



鄉科第和望衣冠雜選亦何足為榮且盛哉此君子
 致論人物蓋取其數大節耳是故名重禁林詞學無
 比時與揚劉同舉者謂平孫協德建州浦城人與劉
 元謂同舉舉有正元職居西掖文學知名時與揚陳並
 稱者是其為文不徇時好也與揚平孫陳同在西掖文
 學如名賦得體用之學者精及道德粗及水利謂劉
 人從胡安定學問舉二年品對上調授學問人封
 用之學以為政教之本謂陳著專美之集者學問淵源
 論謹嚴及其為學有補治道謂揚氣高行古人若化
 之小曰迂闊而自緩謂陳

為已任時學者兩於某蔭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學
 執孝友節直必稽孔孟不為曲謹以求名其操履正
 矣謂平孫王詞字深而補建氏常人考友實直轉學
 自漢名於世其學問東巨論事權倖退斂而新除三
 不執于地時有論曰謂揚無加回檢推特嚴
 懼勢要而直論新法之踈聞者為之縮頸謂揚
 狹者語論鼓院上章力攻其弊連輸國上紳其言
 論直矣力沮濫賞不避外怨非偏心也謂揚
 人章寔太后升朝真宗痛言者謂章思給資力謂揚
 不上語輔臣曰列甚慈法政宜謹之章曰臣既以身
 許國何不由銓考封還詞頭非沽名也此其氣槩何





如哉子中光除監容子容泉州人秀州判官李定徵太

蘇頌當制奏定不由錢考授朝列不拜御史會至

聖德天下君相子又子嘉君伐則見於聖德之詩

士則見於古靈之葉葉宗元始初為司馬溫公亮

正之士三十三人皆節義受遺詔於治平之初泉州人

治平時與韓琦同輔英陳規摸於中興之日此其忠

蓋何如哉變年韓李相綱字伯紀郡武軍人智傑

之變事勢亟矣寧死其兵而不忍辱其國建州人

村州韓智島及陳成勵之夫觀此之曰吾家以忠

能自節宜為生中州在聖成力不勝悲高前執誠

水前郡運見號渡江之際國步艱矣寧死其節而

不忍偷其生此其節又何如哉韓李劉洪建

補承勝鮮忠顯公劉給者韓中實真定有約幽

馨而起敬想遺迹而興嗟凜然起高山仰止之想如

其舍是不論而縷縷功名富貴之徒特遼東之豕耳

嗚呼孰知有大於此者乎蓋顯名於一特者不若傳

道於異日有功於耳目者不若淑教於人心彼伊洛

正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天

下開太平蓋有與風雨晦冥流行於天地間而不可

磨滅者自黨籍一嚴禁錮日又中更變故道脉如錢

一傳而得游定夫胡文定揚龜山之流靈光屹立踈

淪源派碩果不食元氣復春講明經學於建炎之初



三

功

培植人材於熙寧之後此三君子之功大矣辨辨字定大建
安人胡安國建州崇安人揚軒字中立南劍人從學
伊川之門後黨禁嚴諸弟四散至高宗建炎初召歸
鹿山胡安國在紹興後開學再傳而得仲素五峰
者皆出其門蓋知性命之學

功

致堂延平晦翁之流故老道德賴此典刑晚輩學問
視此模楷責權臣以尊主撥狄之義示後人以中庸
大學之教此數君子之功大矣單仲素南劍人清介
後劍浦人李延平先生諱侗者又從仲素學於揚處山
中庸語王之說晦庵朱先生從學延平先生蓋得其
學皆伊洛性命之學也又胡五峰胡致堂皆胡安國
文文先生之子泰輔以金勅胡安國者觀實謝回願公
功格以其誠已始大志之

古今後學敢不欽於景仰哉噫維百昌黎作歐陽序
林藻作泉山銘何足形容世萬一歟見上

蜀中人材

昔我高宗之論蜀壬也曰當以德行為先文章乃其
餘事大哉王言其品藻人物之龜鑑歟條年錄起此

於進呈蜀中人材上曰蜀人多能文然愚嘗登岷峽
士人當以德行為先文章乃其餘事

之山望巴江之水捫參歷井縱觀四望山川蔥鬱蔚
象宏富其為物也有青金丹砂之良其為人也皆光
明俊傑之習然世之論者曰模寫風物有聲詞壇是

蜀士之長也馳騁古今持論文苑是蜀士之盛也噫
德行首科文章末技由漢至唐光映史牒能文之士

固不少而碩德重望者抑何寥寥間見耶黃門奏賦
飄飄凌雲似也然失節臨印至磨終身之大節西漢

同馬



長卿奏賦黃門武帝嗚曰觀觀有愛愛 白首草元耳

心寂寞固也然劇秦美新為名教之罪人 揚子雲草

刺參文作頌漢庭誇詡君臣善文辭也而彭祖喬松

之語識者陋之 王象賦詩沉香笑謔風月善詩章也

而騎鯨捉月之踈君子惜焉 李白詩況看亭數章又

故漢之所可取者惟嚴君平唐之所可稱者惟陳子

昂甘心肥遯不事王侯忠孝一言有押風教 嚴君平

以貴卜為業為臣者教 此又表表於漢唐數君子之上

章皆切大體 陳子昂

尚論蜀之人材果在此而不任彼也自五季根據人

物彫陋我宋混一日薰月染偉人頌憶相望先後不

特區區於翰墨蹊徑之末自今觀之詞賦有聲人曰

范景仁之能君子曰首決大議其勇決不可及也 范

仁成郡人為舉子場屋有聲賦作彰覺理識勤翻宋

如云注又隨作平音去之景仁不之辨後仁仁宗

時仁宗三十五年即位未有繼嗣景仁上疏曰太祖

宗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其王既真宗

宗室子養之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其王既真宗

宗室子養之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其王既真宗

宗室子養之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其王既真宗

宗室子養之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其王既真宗

宗室子養之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其王既真宗

宗室子養之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其王既真宗

宗室子養之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其王既真宗

宗室子養之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其王既真宗

宗室子養之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其王既真宗

宗室子養之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其王既真宗

宗室子養之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其王既真宗

宗室子養之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其王既真宗



其言可以質天地而感鬼神遺老傳辨舉立言
 范若仁辭之恭君讓曰吾三司仗也司會之言
 直舟之天下請我何卒兩實之下第王介甫意其右
 李相後用之為公求類之手後神宗立介甫
 之范淳夫之細學非學也色和氣柔開悟上意此其
 學粹矣陳淳范祖禹字淳夫成都華陽人弱不好弄
 初伊川講學公曰紹興若范淳夫味九好學自度主
 之意其後田公錫之奏議非文也憂治世而危明主
 此其文雅矣陸平集田公錫本京地人唐末從蜀因
 里下成平河漢大治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
 近在朝夕有治世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
 之防此君子所深懼也

垂之孝人曰今之雷子也以孝事親
 之庶人曰今之伯夷也伯夷字叔齊
 親扶日終洗日度淵其以何如哉伯夷字叔齊
 氣激烈聞者生氣其節何如哉伯夷字叔齊
 數君子者上則信於其君次則信於其友下則信於
 其人蓋一世所共知者至若山顛水涯頽墻敗壁之



下不逢時始不徇世祿不求人知此其清操高節照

映流俗君子尤當表而出之不阿匪人終身退藏王

子思之逸節也中器王子思伯州人對不迫推貞

不從偏命守節肥避尹和靖之高義也初創

勸勉大臣陳安中益州陸士敬俞上宰相曰夫簡書

目曰御史長編至和三年賜米州草澤何群安遠處

上國也又美然在漢唐則先文學在國朝則先德行

此又天涵地育之教歟不無由漢以來踵秦陋習文

翁修起學官人始知學又不專於峨峨巴江之精氣

也今場屋之下歲貢傑出泉石之間芝詔屢聘則孰

不為明時用哉嚴王陳李司馬楊一翁二季對相望

必有續後山之詩後山見二蘇詩曰峨峨之山中

司馬楊一翁

二季對相望

江吳人同出殿四方嚴王陳李

新箋快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七

新箋快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七

新箋快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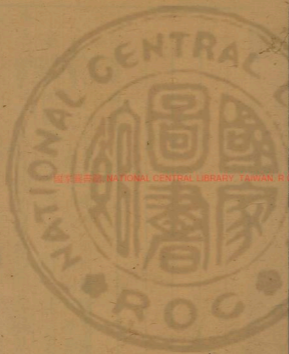
新箋快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七

新箋快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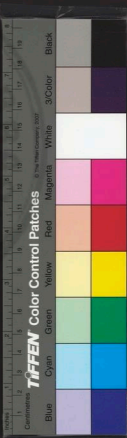
新箋快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七

二卷後
不
今
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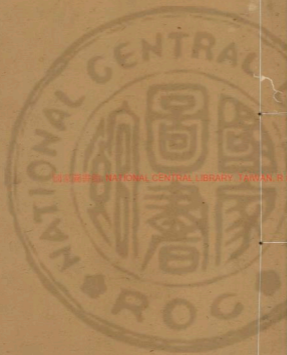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新纂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八

儒史

前集

古者以仁義為儒以教化為吏而儒與吏為一後世以章句為儒以法律為吏而儒與吏為二嗟夫周官九兩曰道與治孔門四科文學政事又曷嘗有異哉此愚深嘆後人之不古也夫惟儒與吏為一也詩書禮樂皆潤澤生民之具功名事業亦吾道之緒餘是故臯夔伊傅雍容於廟堂之上而君民相忘於道化之中寂寥於都兪之頌而天下交通於泰和之治周召毛畢以帝王制作施於邦國都鄙之間以孝悌睦姻書比閭族黨之民是時也內而齊歌外而岳牧



皆剛簡直寬之德出而使長入而使治無非俊造秀
 又之士後世指是夔伊傳周召之倫以為儒之效吏
 之循者不過仁義教化之學耳夫惟儒與吏為二也
 儒則從事於誦說章句之末而目吏為俗也吏則從
 事於法律刀筆之陋而目儒為腐也是故假春秋以濟
 欺平公孫以學春秋及劉案以托論語以聞於世
 下矯申商者又甚於功利之場漢魏以平張儒術
 吏似濟時也如多詐何東安樞士似振治也如太刻
 何見上是時也視腐儒為敗事顧全其視尚書為撲
 學而儒之效泯帝指申商為家學景帝指雜伯為

制度而吏之實壞宣帝當時謂寬洪杜張之徒以為
 儒之術吏之能者不過章句法律之習爾嗚呼儒與
 吏之名固對立於古今也然天下亦豈有捨儒而可
 以為吏哉儒道與天地並上之扶天經立人紀次之
 定社稷安國家易嘗一日無所待於儒至其列之官
 爵著之行事居天職而治天民者夫是之謂吏而非
 有二也烏可以壁間蠹簡為無用之藏徒與民相處
 於三尺間哉第恐儒而非直曾俗吏之不若所以起
 後人輕鄙之議甚矣天下不可無儒者之功也吾觀
 唐虞三代之時此固享吾道之福若周而秦秦而漢
 漢西而東儒者之效固間闕於群咻眾吠之中天下



亦陰受吾道之賜異端橫流吾道如綫大造幾不立矣吾孟子奮力而排之我是以有仁義之道秦火既熾孔壁不傳大造復不立矣吾董氏首尊孔氏我是以有六經之教奸雄竊睨染指漢鼎大造又不復立矣而陳元元方鄭康成之徒且聲大義於一隅我是以有孔孟之澤本傳若然者果儒之功耶抑吏之功耶文不喪天道未墜地藝祖立極天下文明以讀書勉大臣太祖曰宰相以文吏代鎮將臣謂趙普曰

意求其所學自論語之外無餘業趙普曰論語二十

為相藹然於太平興國之治太祖問盧多遜事善則

聖所以守為家法也故三司錄毅之任蓋吏職之至

難我祖宗必擇德望儒臣如陳恕寇準程琳蔡齊之

倫相望於前蓋不敢付之庸常之吏也蔡齊開官制

政先除權三司使毅乃除戶部判官毅中興起居
中朝延如制語之禁推乃除戶部判官毅中興起居
史事統年為三司使禁中有所取卿稷奏之又卷
併為三年程州為三司使禁中有所取卿稷奏之又卷
使見上三司京尹繁劇之任尤吏事之至冗我祖宗必



慶

慶

慶

用賢明碩望如范仲淹杜衍包拯歐陽修之流歎然

政聲蓋不敢委之刻薄之吏也范仲淹杜衍包拯歐陽修

不濶欲以此困之仲淹為尹數月京師稱頌包拯

曾南豐蘇東坡之所誦明者不但區區於操觚弄翰

之末耳以犯顏敢諫為忠以濟時行道為賢東坡之

有聲抗郡南豐之六秉州塵皆有補於吏政蘇軾

山斗也其與劉彝范純仁錢澤之所議論者不特聲

聲於訓詁句讀之習爾講經義有齋明時務有爾刻

彝之明水利純仁之明治道皆有益於吏治錢澤



年間者又向時排擯廢逐不可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人也當是時雖百惠卿其將焉施惜乎君子防制之太疎小人報復之反肆積至政宣無可為矣見新法
併天運循環陰剝陽復龜山先生巋然如靈光之獨存出其眇然之駢支山岳萬鈞之壓以啓趙鼎張浚諸賢弼成建炎撥亂之功此吾道之一伸也龜山行狀
嗚呼先生屹然如泰山之具瞻福星外臨以蘇生靈荒旱之餘復成淳熙太平之治此吾道之再興也
龜山行狀嗚呼二公所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天下開太平豈一時吏治究其萬一哉此萬於終篇推黃儒學之盛云

才德

忠肅懿恭德也而古謂之才古謂德行道藝賢也而古亦謂之能嗟夫以德蓋其才則才泯於德之中德不足而惟以才自見則始判於德之外且人才之在天下若十指然強者奮發敏者輕銳辨者縱橫是其才專於天者然也先王以君師之責自任作成長育以全天地父母所不可及之功九德之辨前典樂之教皆所以治其偏而成其全禮樂射御敬敏任恤皆所以達其才而成其德德迨夫陶和毓粹氣質變化朝廷比閭人人君子是故司馬論材即曰秀曰俊之賢鄉老賓興即月書季攷之行禮奔走禦侮疏

分德

附先後夫豈其才之不用而糾糾武夫公侯干城無
非也宜好德之人虎賁趣馬左右搆僕夫豈其才之
不任而淠彼淫舟烝徒楫之亦無非奉璋戕戕之士
其德度足以收世望其風流足以成習俗其器識足
以達事幾此古者未嘗有才德之分也自尾牛之行
一棄而德為無用禮記自跣地之詔一下而才為有
濟漢武弄車織薄不齒鄉井周禮野卒亡命閭閻山
澤燕非不足與集事也然叛者九起不顧盟血之
木乾韓非命絕域唇辨如流張宣威沙漠關
拓土宇非不足與謀功也然本根盡耗索然
元氣之已秋於是君子始有才德之辨曰德如大圭

辨德

不割也才如利刃不缺也禮記曰德勝才謂之君

子也曰君才勝德謂之小人也禮記嗚呼謹重寬

者固足壽國脉而敏銳奮發者亦豈不能辦事哉全

德粹行固足以服人心而一藝一能亦豈為棄物哉

惟隨宜而器使之各謹視其所用而已善為與在明

屬車在後清道而後行則非稱德之驥不足以駕君

之車及用之戰陳施之馳逐則非駿足疾駘超軼而

絕塵者不足以獲多而取勝然則曰賢與能亦不容

偏廢也愚獨惜教養之制不明剛柔緩急不能無偏

而世之所謂才者往往淪於頑鈍無耻之流此才之

所以不如德也歟世更五季人物彫墮天生聖明陶

人德



治一世治獄必用士人謂賢詔以新及第進士九

司理固也宰相必用讀書宰相固多通書對而左

右前後無非儒學之選見後與郡必用儒臣趙普曰

宰相有武幹者何人謂普將閫必擇無過固也命

宰相有文幹者何人謂普將閫必擇無過固也命

宰相有謀者何人謂普將閫必擇無過固也命

宰相有勇固不能免而天下既定非鎮重老成之人

不用也嗚呼其為天下慮後世慮也遠矣是故亂世

用材治世用行太宗有意於用德也端拱二年上曰

之代雖欲功滿難止用其才不用其行也謂治平

相李晟持重太學日送之曰韓丕以冲澹自處運

起寒素以冲澹自處不奔他朝謂在太宗其重

之命守本官左謀議大夫知制誥為翰林學士用士

安而不用張洎者以洎有文學而士安有德行也太

宗化二年以學士安為翰林學士初執政欲令張洎

上曰洎以文學實不上下士安第德行不及爾

用敏中而復用張詠者以敏中大耐而詠素有德望

也洎化四年一日銜等藉白書向敏中張詠姓名付

傳太宗之用捨如此風俗其有不厚乎才幹則不乏

德王且以深沉有德相

敬王且以深沉有德相取於高德也夫惟以德為可

李德裕有德相取於高德也夫惟以德為可



善以精新又能刻善為寧取文行之趙安仁而不取
 學自取名級亦可善也
 盛元盛元元年七月先是上召翰林梁勣衣對詢及
 曰安仁安仁字安仁為翰林學士寧用也
 人輔仲舒而不用致堯堯名自頂普通達致先補溫仲舒
 宗之去取如此人才其有不感乎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豐芑之仁數世用之吾觀祖徠之頌也潞公重望
 弼亮數世小范老子純乎王道以率履予衍以謹厚
 子珠比弼以夔契比琦以周勃凡見於一頌者皆君
 子人也弼字仲舒一夔一契一勃一琦一珠一子有奇骨可
 一字中弼不勉弼字中弼不勉又觀古靈之藁也司馬名相首選

學

第一孫覺純仁可列侍從以可備風憲舉明道以可
 為危難舉王存以張子厚為學行修明以吳育為端良
 吳恕為器識於一藁者亦皆君子人也
 應司馬溫公兩下三十三人章景司馬也
 香乞詔運詞死或嘗雖性極頌宜為身難
 范純仁可克持從王存賴地可為身難
 范純仁可克持從王存賴地可為身難
 深附云云吁有由也雖然用捨人材在人主推衡人
 才在大臣昔李文靖當國寇公屢以丁公薦而文靖
 則曰才則才矣使在人上不可也東軒草錄以梁
 李文靖而終未用一日語文靖曰如則人者才則才矣
 不用其才下是問卿文靖曰如則人者才則才矣
 雖其為人可使在人上乎梁曰如則人者才則才矣
 文正品蕚人物揚文公亦以丁謂告而文公則曰才



則才矣使獨當權不可也漢書揚文正與王文公評

果何如對曰才則才矣識過也未他日在上位惟二

使有德者物之應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惟二

公之所取者不在於區區之小才則自真宗而後多

得重厚名流者亦大臣擢用之公也李流為相真宗

流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故陳升之

自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厚重之士

才智也安石曰是可用也司馬公曰是不能臨大

節也神宗問司馬公曰今中外大臣獨非之有才智

大節而不可奪耳安石曰是可用也司馬公曰是

石用事引升之自代呂惠濟之明辨才也安石曰是

可用也司馬公曰是用心不端也神宗問惠濟曰

巧故安石曰惠濟皆忠也神宗曰惠濟皆忠也

有才充曰惠濟皆忠也神宗曰惠濟皆忠也

御引也惟安石之所用者惟取其才智明辨之人則

自熙豐以來大抵皆少年新進輕躁浮薄之流皆安

石之咎也嗚呼安得李王司馬二三君子與之評品

人物哉

士風

諛佞成風漢道不西清虛相習晉其東矣噫豈惟漢

晉然哉雖唐虞三代而有此未有不敗者也國朝

立三綱以為綱張四維以為維護風俗如護元氣重

名節如重鬼神何厚耶好事盡輸純與直謾勞頰舌

湧如泉此太宗戒欺誕之詩也士夫其不為誠實乎

人宗作七言詩示學士李象元好臣守但當守公法
事盡輸純與直謾勞頰舌湧如泉臣守但當守公法
馳驚為進何可取此真宗疾奔競之詩也士夫其不



為恬退乎真宗云詩示李昉子弟並從罷黜擢奪

也蘇軾二年宰相李昉之子宗詩來收呂蒙正之第

謂服有私管罪之温叟子孫特加甄錄戒貪墨也士

夫其不為推遜清庶乎劉温叟至清庶太宗嘗賜以

顯年復明重午以角黍遺之百人不叙辭於列空

使如故運白其事上曰我錢四不用况他人手接温

國朝所以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胡宿白首不忍欺君

詳議不敢得也嘉祐元年胡宿知書院院評議官劉

得二人一人者監稅河北以水災餉課同列曰

不謀在得人公固欲白上議此不特奈何公曰得與

雙公初進不可欺君科弟不足計也温忠昭時

進士特取人步問其年年少者往往不預

宴集館閣盛德晏公曰非不宴遊直以貧故無飾辭

也晏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多為宴集公增

十批除晏殊既受命上足第除授之意公曰臣非不

嘉共誠實私入市肆官僚失德宗道曰飲酒常情欺

君大罪無妄語也魯宗道易服飲仁抑肆一日真宗

歸中使先入白與公約曰當得公曰飲酒常情欺

飲宗子曰臣貧無酒肆具情適有親家與之

諸君子乎其誠實之風者矣年方強仕請解機務急

流勇退人也至道三年真宗即位錢若水云又



本曾謂若水曰公年未知名表求掛冠知止求退人
 也四十四年歸見表為監察御史表求致仕時方年
 時呂端曰見來性恬退上雖少幸至曰世朝亦足
 勸風俗上然乃授刑部父任執政不就廷試非韓
 維之安於靜退乎他日之遷監學正以旌擢之嘗以
 進士薦禮部文德任執政不就廷試仁守志絕幹命
 於論近取曰恬退字道有號稱則求者自當如德
 已如致錄呂說學士院辭不赴歸賜于監主簿才部
 第一不肯自陳非范景仁之恬於進取乎他日之除
 秘閣正以勸激之范景仁進士惟師與名第一故事
 乃出拜退就列無言范景仁不肯自官至第七十九人
 直中除意虞非其招猶不脣往况諸君子乎年恬退

推舉

之風盛矣張公諫之試大名曰將以張公首薦而公
 推張輩為第一太平興國四年張昇與寇準同赴大
 有名文行如半冠公必蔡公齊之試萊州也將以蔡公
 首薦而公推史方為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方而已
 大其畢文簡之除相可喜也曰臣以駕朽請薦相才
 行不反勝任惟送早燕資忠義善剛大事此宰相料
 料平朝事並杜祁公之去相其辭也曰某以非材久
 妨賢路杜衍門生嘗謂公曰公在相位未幾年而出
 去深遂乃心無獨有一律鳴呼攫金逐鹿者聞此
 生問果人之賢可某任來薦鳴呼攫金逐鹿者聞此
 寧不有愧心乎其推遜何如哉有官鼎鼐無地樓臺
 萊公之儉德也是詩也肯移為他人譎耶調觀辭



廣

起被世後勞使曰此無地相公耶馬諸舊路魚放長
 江趙公之清德也肯私為外人謨耶趙計初如成部
 隨其再任也再其去飛鶴立一茶瓊執手張公樹自
 送詩去焉治舊路行家舟過數長江不再來
 南海不載一物何廉耶余靖去廣西安撫成當官
 物歸自西蜀僅有數卷何薄耶太祖初命王
 倫為水陸轉運使諸將爭取金多子女倫一無所取
 東歸之日被圍者數卷耳太祖知之擢為戶部侍郎
 嗚呼囊帛履金者知此寧不汗顏乎其清廉何
 如哉是雖諸賢律身之嚴亦 祖宗激勸之微權也
 雖然授以翰林力辭不已神宗即位授司馬光為翰林
 文事何辭公曰臣不願居此上曰如西漢有光可也
 公曰臣何事不可上曰知象進士高第有光可也
 受台以告置陳中似得百也受授以館職固辭不就

荆公又謂不計少錢錢亦法中君門第微三司度文
 起告辭不計上上上上 温公荆公之推避一也然議
 者以温公為是而荆公為非議法不入請歸西洛温
 與安石論新法諸用法未便授老鍾山初以出知
 不合章覽上結歸路用法未便授老鍾山初以出知
 夫驟引至執政荆公去惠呼皆之值荆公乘拍於是
 起華字賦而使除荆公去惠呼皆之值荆公乘拍於是
 公不得無後以語中子秀荆公之恬退一也然
 議者以温公為得而荆公為失温公之不事生產公
 信孝友恭恪正直皆出於天性荆公之不自奉養
 不事生產頂它路中伊自風和荆公之不自奉養
 度石誠實但性不悅事養可謂賢者光曰均之為清
 庶也議者亦以温公為真清而荆公為詐清何耶大
 抵厚重之士其處已也以誠好名之士其處已也不

三六
新

以誠溫公重厚之士而荆公特好名之士也是則三
者習尚又開於誠不滅之間未可以笑貌聲音求之
矣不然溫公平生以誠嘗語之劉安世元城先生曰
安世從公遊
學十年問其立身之要公曰其於無他而安石許人我仁宗
已心薄之附宗緒安石
其誠曰謂字惟曰王
食釣餌一投則止矣
相在甬室不愧屋漏中庸之
學君子不可不書諸紳

幸學

古者以學為維持風俗之地故視學為常典後世以
學為粉飾太平之具始
視學為曠儀嗟夫學者化民

三六
新

成俗之本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是以三代盛時
取士論政莫不在是卜禘而後視學所以游其志也
未見其輕於禘也士不變而視學所以重其教也未
見其嫺瀆也春入學秋禘學一歲而再學未見其繁
且數也以謂不如是則無以維三綱五常之具示作
人重道之心為禮樂教化之本此所以視為常典歟
後世以先王化民之地而指為美觀之文平日常行
之事而視為創舉之禮漢明臨雍拜老此先王大合
樂之舉而史筆紀之以為美談凡八學以商精入學
不率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
公九辨大夫元正皆不舉不更王親視學不更三日
不舉王而月必司馬曰進士從王制又漢明帝紀未





平中帝臨雍拜老諸生開檢門者能為計唐太宗數
 幸釋菜此先王春入學之常唐人嗟異以為偉觀
 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後以東魯唐學舍千二
 百編諸生員至三千二百雖三代所未聞也嗚呼明
 帝太宗當文治彫落之餘士類湮鬱之後一旦舉行
 駭人耳目俎豆生輝冠帶增氣此所以視為曠儀歟
 嘗謂王者以一身膺天地社稷之託禮樂綱常之任
 其不可輕之地有三曰天地曰宗廟曰學校夫以萬
 機之繁未必皆其身與惟天地之祀宗廟之祠與夫
 學校之幸非萬世親幸未見其所以致敬之意是故
 吾獨大報於天地之外禮中薦獻於宗廟之享水師

問道於親臨學校之幸此無他天地萬物之始宗廟
 國家之本而學校教化之基國之大務未有舍此而
 先者韓退之謂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祭
 不若夫子用王者事嗟夫夫子豈止與社稷爭雄長
 而已哉韓文國家以禮義淑人心人文化天下方
 太祖肇造之初蓬李未谿也我太祖元年正月幸監
 二月又幸至四年四月又幸故其贊先聖曰尼父拜
 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是譽也其視武王
 克商封先聖之後者同一意也太祖建隆元年正月
四年四月又幸又作文宣王贊曰王澤下春文武
禮隆允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
不至云云高宗中興之始國步甚艱也我高宗親謁

聖祠師道日隆命講周易經學有光故其贊先聖曰
 維時載雍載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聿崇是舉也其
 視光武興漢先建太學比日臨享者同意也

年三月幸太學講先聖先師堂拜少越執爵禮獻天
 家肅恭禮畢乃命司業高闕講周易復申養之特正
 二齋王贊後又擊七十一子贊文宣王贊曰大成宣
 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
 賢於堯舜日月其華雖特載雍載此武功肅昭盛
 禮學夫當太祖之初興高宗之再造庶事章劍未

暇他舉一則曰幸學二則曰幸學飾禮容泰遵豆
 旅進退與降俯伏汲汲然為尊師重道之舉此固百
 世而下聞風興起者祖宗躬行之於前子孫潤色
 之於後此道術所以顯行教化所以興隆也是故列

聖相承盛禮日舉自太祖而後則端拱幸國學而玩

易之泰卦禮堂左右宮博士幸堂方響使講書即
 易為君位監戒淳化五年又幸國子監召修典講金
 命說淳化又幸講書之堯典且上此太宗舉行之典
 也景德二年幸國子而覽書聖明年又謁先聖以展

拜此真宗舉行之典也聖訓真宗景祐二年幸國子
 國家崇尚儒術然非四方無事不出幸國子監
 幸四月又謁文宣王廟幸河內府晉建興子殿又
 長拜以表誠仰崇儒之意自高宗而後則淳熙之禮
 行釋奠吾道有光義閣中庸聖學高明此孝宗親幸

之禮也孝宗淳熙四年二月幸太學謁聖曰朕躬將
 是時備述長等奉命備謁講讀上曰禮記中庸為天

艾倫而教之之意詳矣然撻以記之而侯明之德不可
無否則威之而承之庸之不可廢於禁制防遏之法
有隱然訓迪誘諭之意嗚呼盡之美不知成周之政
教所以施之成均用之舜黨而無一人之不被者伊
誰之功益密考之成均學政專待國子政也而樂音
尊迪使人有易直子諒之心非教乎而政教之施非
大司樂之責而誰責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辨六國
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凡有
德教門子中和風節孝友
純節剛子剛柔鄉黨森令
專待秀民政也而爲
門人在大成大學鄉黨森
令專待秀民政也而爲
於掌教無非示道藝之至公非教乎而政教之行非地
官之責而誰責鄉黨森令專待秀民政也而爲
大夫噫有政教以淑其心有師儒

以任其責則學校爲扶天理立人極之地歟 國家

自慶曆以來建高學校元豐宏之南渡新之其知學

校爲扶持世教之本蓋不可一日忽天聖五年晏殊

慶曆四年詔州縣皆立學十一月余謂言中書

以有俊秀由是世學皆頌學田

以制增廣大學置生員分三等以爲學

皆全不取員上舍以百員內舍以二百員爲限又定

講學全然觀安定胡先生之在湖學也談經學以明

理義而學之教爲其詳補正錄以明規矩而學之政

亦不廢體用之學封植人材稜稱之詩贈矣人口教

不曰政教並舉之善君子觀錢藻范純仁劉彝之流

講明經學議論治道皆知有政教之學者無非胡先

生之功也

進志先生爲壽湖教授嚴精始以紳先之
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出第于

我也士以綱常自任以言行自守素儀不足而後誨
訓形焉誨訓不及而後緘墨及焉寧不有靦面目將
何自立於俯仰間哉抱琴而歌鼓篋而遊采芹藻於
泮水之間詠道德於橋門之下此士君子自修之學
也敢不以是而自勉

繪功臣

昭勳崇德閣記

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學朝請即太常丞兼權尚
左郎官留知朝奉郎太常博士林惟宣教郎太常
寺主簿許儀宣教郎行太社令程得宣教郎行籍田
令余大臣等恭惟

皇帝陛下躬聖之資濟駁命嗣守鴻圖尊賢尚
功屬志求治固已緝熙十三朝之令緒培植億萬載
之丕基矣屬時社稷奠安海宇清晏慨艱難之積系
思左右之勤勞永惟

寧考在御嘗有崇顯配享勳臣之旨經始未成乃寶
慶元年八月申命奉常闡基建閣自趙韓王晉而下
二十有三人悉登繪而表異之親洒宸汗寵以降名
曰昭勳崇德之閣雲章炳耀下飾萬物臣等整襟肅
容端拜聳觀切謂群公先正遭遇聖時濟業於平定
之初圖義於惟機之日決策於危疑之頃扶景運而
致中興輔潛德而定大計曰文曰武咸有不績可謂

協明良之會矣貂纓儼飾丞徒恰侑可謂極始終之榮矣至若視功載於奕葉崇傑閣於頌臺具昭盛典以示永藏斯千古之曠儀一人之厚錫也

陛下欽承先志遠宇聿新扁楊昭回輝映層漢猗猗漢之麒麟唐之凌煙其舊義無所取意以名之於思重事殊豈惟元勳故老精爽飛動潛孚於胸臆之中而嗣臣志士修名砥節亦莫不思奮於激勸之下龍吟虎嘯事業蓋闕乾坤爽邗家其自今日始臣等猥以謏薄欽啟攸司幸際明時目擊盛舉慶奉奎翰刻之翠琰敢稽首拜手恭書于下用對揚丕顯

休命謹記

元祐初我哲宗嗣服之始也首行鄭公配享之法元祐三年科廟前食時從安石配享於此

我孝宗即政之初也首從出侯祠宇之典隆興初江西南守臣

休戚豈無一二急務所當講明者而祖宗拳拳於報

功之典者蓋人心觀瞻莫不於初政士氣激昂莫切

於初政衡茅之下垂名自奮者有人縉紳之列以身

任責者有人是時也苟無褒崇勸勉之意孰肯以功名自見哉此祖宗之寵表臣節特行於初政之時也

此今日之繪畫盛儀正得祖宗之意也且人臣之所謂大勳者非曰尺寸之微勞也絲粟之小材也或聞



國於斬艾蓬蒿之秋或保治於重熙累洽之日或翊日月於人心危疑之頃或作霖雨於舊學登庸之後他如仗天威伸皇靈以驅馳於介冑間者皆國家所倚賴豈車服爵祿所能錙其萬一哉是必傑棟崢嶸聳人瞻視麗筆黼藻示世典刑上以發九象忠義之馨下以感一世豪傑之念則報功之責塞矣夫國繪之典漢唐非不講也其靈之麒麟前宜帝甘露國閱繪齊氏而下十永平之雲臺聖宗永平二年於雲臺圖建武名將自鄧禹而下貞觀之凌煙太宗貞觀中凌煙閣修然於十八人史牒之間亦一代之偉觀然寵其創守者未必及其

中興念其征伐者未必思其規誨此君子惜其有遺也又孰若 今日前後之輝映哉 今日仰紹燕謀慨念鴻勳乃命奉常石室其宇衣冠冕服之儀洋洋如在也功勳庸多之莫溲溲不忘也自趙中令而下二十三人見其形而思其人因其人而慨其功嗚呼盛矣哉然先正之功何如哉方藝祖之開國也以仁興武與塗漿百姓請命于上天削百年之根據合諸國之瓜分西顧而誅李筠李筠周朝為昭義節度在鎮城起大死南平而戮重進李重進鎮揚州李筠及相連平蜀而孟昶昶前蜀王建唐保宗後蜀孟昶封王壽壽取帝位其于昶踰越而劉鋹封制為後唐和宗封為蜀踰越而劉鋹封制劉鋹後蜀皇帝國號南漢傳巖贊贊為浮梁東渡天下為家逢字軒



器悉主悉臣當是之時非趙薛沈呂諸公之功而誰
功見前至列聖之承休也與國之下太原太平共國四年冬

親征太極漢主景德之征澶淵景德元年秋戎瀋州

其神運和之歸嘉祐之太平嘉祐間天下富庶不元

祐之華弊元祐初司馬溫公富國益華節紀綱於
治安之餘脩禮文於藩飾之後結人心值國本凜凜

不能一日安以為泰山四維之地當是之時非張寇
王呂文富司馬諸公之功而誰功見前治平嗣服正

人心易惑之際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大臣
親扶日較晏然如山神閑氣定垂紳擗笏使中外鋪

囑嬉遊而無竊義之惑言天地亮其心鬼神鑒其誠則

定策女請文曾亦難矣慶曆中

心培養之機歷試之始方知諸難潛飛之日正思施

普大臣者朝規夕誨言箴行銘乾進剛德蒙養聖功

異日登進揆席蓋念舊學之勲社稷享其福生靈蒙

其恩則舊學如史文惠亦難矣史文惠不持此耳方

僭偽之未平九縣颺回三精霧塞趙薛贊謀畫策固

有功矣而曹滯仰仗威靈糾率義旅亦創業之奇勳
也方夾狄之肆侮冠履倒置神人共憤趙張居中運
策固有功矣而韓劉虎視江上洗滌腥羶亦中興之
偉績也夫此數公者先朝褒崇之典錫之爵秩祿之

子孫曰未也勒之鼎彝銘之竹帛曰未也而又清廟
有像大烝有享而猶未也迨于今日矢棘壯觀俾
儀精神修其典也奎畫陸離鴻名赫奕榮其舉也蓋
祖宗所未盡之禮報先正所難報之功其所以激勸
後來使人有悠長之思又何如哉抑又論之周禮司
勳一職自王功國功而次其等有六祭之大烝銘之
太常均之為報典也而所謂王功國功特冠於諸功
之上抑何也蓋有功於民者不若有功於君有勞於
事者不若有勞於國此正周公之輔相成王其盤之
舊學尚宗也然則司勳焉可不首舉哉不然報勳之
論如丙魏之輔佐充國之征伐皆煥然於其列獨
而

而出之

任舊臣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前人儲材之意也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此後人仍舊之意也夫人材之在天下其
養也非一日其用也亦非一日何者木之蔽雲調惜
拱祀是必養於卵翼之時用於登進之始禮樂庶職
以維之寬大樂易以待之如護元氣如愛重寶以為

侯

任

任

任

不如是則無以流久長之仁備緩急之用也是故高
帝末年重念安劉之計特拳拳於勳舊之絳侯武帝
以遺詔而任霍光正以為權昭立宣之地其儲材之
意深矣並本傳 龜惟十年可決大疑是必以老誠為

柱石以重厚為腹心不為新進之所移不為異說之
所搖如待上賓如對嚴師以為不如是則無以任付
託之寄儲在天之靈也是故文帝之用將相莫非舊
臣是雖洛陽年少紛紛之請曾不為之轉移太宗之
用房杜泰所舊人從遊日久不啻若僚友然其任舊
之禮至矣並本紀 甚矣舊臣有關於天下之治也其
聞世也又其歷事也熟則智老識遠有蒼龜之見其

受恩也深其德也厚則與國終始有歲寒之操議
論重厚無少年之紛更也忠懇真純無流俗之鑽奪
也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服群心之望可以決大事
之危疑可以翊社稷之靈長此舊臣之所以可仗也
如此故天之祚人國家也使二三元老左扶右持殊
然斗杓之橫漢壽考康寧福祿未艾屹然華岳之不
搖否則參辰不合典刑沮沒晚輩後進紛更百出則
國之為國也危矣昔曾子有言孝可能也其不改父
之臣為難能也誠哉是言矣愚嘗拜觀國朝委任之
意我藝祖之開基也柴周三相保全寵禮心腹相孚
邊幅盡略此與成湯之相伊尹武王之待箕子蓋同





太宗

一 意夫以異代之舊臣且用之而不疑則我藝祖之
 豐邑語後者子孫其忍忘之哉通累上待周三相至
 學事昭文館太學士加侍中王洙左僕射平章事監
 將回史加司空魏仁誦中書侍郎平章事德賢殿太
 學太宗承之沈辭並任不廢舊職前居正九年中令
 士三入追念故績以秋開張憲太后敕太祖曰汝萬歲後
 太祖為約誓書起誓書於紙尾敕之張齊賢之相以
 全圖後太宗因見書者即召齊賢再相太祖謂齊賢曰
 輔汝為相之言而相之也東軒羊斟太祖謂齊賢曰
 不務官之異時僕補汝為相也盧多遜之相以儒者宰相之言而相
 之也長編盧多遜言對諸公太我太宗之所任者非
 藝祖之遺後歟直宗嗣位仰法太宗齊賢之復入也
 凡二年蒙正之復入也凡三年呂端之即居相位也

真宗

亦一年此直宗之任舊臣然也仁宗之繼真廟也朕
 庸元老布置揆席景祐之相李迪即天禧之相也恥
 亦天禧之相也李畧天禧問王欽若作相如張如王
 前朝參樞追念不忘相繼秉軸宗朝曾為相如白為
 相曾又相如白英宗之繼仁廟也治平初元廟堂推
 重受遺輔政無愧古人韓公親扶日斂晏然太山人
 心無警重厚如勃相神聖德詩千平識鳴千有曾公
 謹畏周密內外無隙有始有卒可方安世長編曾公
 有始有卒可方安世吾觀列聖相承委任勲
 舊無新進以挽國政無讒言以間故老堂堂相傳專



不置
四人

嚴謹重以持守家法為本以維持治體為尚百餘年
 間天下享安靖和平之福皆元老故臣相與扶持輔
 贊之功此固前人儲數世之仁抑亦後之子孫愛惜
 保護之至此也熙寧大臣德不勝才大言闊論驚駭
 人聽韓公元勳一去不留治平四年九月韓琦罷相富公大臣相
 繼去位富弼熙寧二年十月罷而前朝之耆舊一網盡去所與
 共事者非新進之惠卿則少年之曾布熙寧七年四月安石薦惠卿
卿代已曾布終始守浮躁輕薄自相傾軋元豐末年
卿法安石之門人方用正人慨然有莘去熙寧之意惜乎有志不及就
 也中更元祐嗣守先生志退二大奸曾不踰時元祐元年二月
蔡確元祐三年路公碩德首蒙禮公元祐四年司馬元祐六年公元祐六年
師禮之上司馬呂公相繼君用呂大防繼之范純仁
 又繼之劉摯蘇頌又繼之元祐六年之數君子皆端人
 也皆先朝之德望也環列左右風采頌異嗚呼累朝
 之所相者皆故臣之重厚故天下享持守安靜之治
 熙寧大臣之所用者盡少年之輕躁而國家紛紛之
 弊未已也嗚呼可不鑒哉

新纂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八

前集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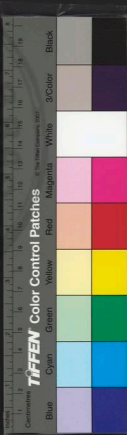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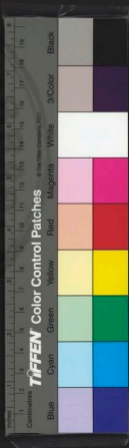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發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九

錄賢裔

前集

嘗觀漢人之表列侯也先叙俞邑後叙子孫則知漢

人象賢之意漢列侯功臣表先叙名吹又觀唐人之

表宰相也先列職名後列譜系則知唐人世祿之典

去之見思則席勤業之舊者閩閩之英者可無憾長

之念哉然嘗論之為國家宣力者固可重為生民立

極者尤可敬為當時立勳者固可嘉為後世開太平

者尤可尚此有國家者不可一日不續吾道之脉也

何者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者此道也以正





雙
雙

學為天下倡其門人最第有故監察御史游酢與今
徽宗同特制揚明是特以特為工部侍郎年七十
知久入對有言聖賢之君未有不以滿學為務者
謂時世作講是時如右丞許景衡右文殿修撰胡安
國左司郎中吳玘中侍御史馬伸皆各得秦氏當
會之學又未幾召胡安國及其子仲一仲
國忘備忍恥高視闊步訕笑大儒而吾道之脉微矣
我孝宗天涵地育諸儒生氣屈致文公講道翠輅其
他苗裔收拾殆盡而伊洛之傳復振此 孝宗錄賢
之功也 泰惟主和趙鼎之黨劉大中使相繼求主
以慶元初年宗以朱熹安貧樂道召為特
權臣用事倡為偽學排逐正人響息影滅而吾道
之灰冷矣我寧宗政絃易轍推明理學節惠有諱讀
書有人閩中江右家傳人誦而伊洛之傳至今源冰
光盛此 寧宗錄賢之功也 嘉定初詔編進書處
又知時或子孫皆處

雙
雙

嗚呼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在祖宗固以尊顯矣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今日能無加培植歟 主上
初政未遑他務伊川道學之宗既錄其後朱張道學
之派復顯其裔即此一意人心興起使天下知格物
致知之學非迂闊道德性命之書非高遠其所以立
天地心繼前聖學也不淺又不但為泉壤之輝也雖
然司馬公一相主盟吾道而伊洛之正學始明 初元祐
馬公為相召河南布衣程伊川為說
書一特門人朱熹諸君子皆雅用趙忠簡求去正
人勢孤而伊洛之門人復散 伊川與熹
海州上曰却熱之功處
於君相相與扶持之功云 此愚又不能不奉奉

定策大臣

召公之託聞顧命漢相之謀應大橫此非韓魏公之

制乎華陽校韓魏公門下侍郎制曰惟召公之託命

先見者識之龜火至慮者材之英子孟之承先帝召

公之保三朝此非魯魯公之制乎華陽校魯魯公

大基宋實謂五聖之符六龍東純遂致中天之運又

朝一統甚矣大臣勳業莫重於定策也夫外攝強敵

也出入禁闈陪奉丹陛朝夕雍容格君心於無過之

地者侍從之臣也正色立朝奮身抗議凜凜風采以

破奸雄之膽者諫諍之臣也然乘鴈雙鳧無關多寡

毛髮絲粟僅效微勞其於天下之大計社稷之重寄

彼蓋未之知也方國論洵洵之秋人心危疑事勢倉

卒呼吸之間有雷有風進退之間有存存亡斯時也

曰勇略曰侍從曰諫諍舉不能以容其力此非大臣

之責而誰責陳祖宗之訓於新嗣之初啓金縢之書

於流言之日不動聲色措國泰山天地鑒其誠宗廟

諒其心天下蒙其福此伊周事業鏗鏘於千百載之

下者其惟定策之功歟不然吳起齊之名將也東征

西討勳塞一時盛矣然當國疑主少之初扶持社稷

遂不若田文之功通鑑魏置相田文吳起不悅謂曰

起曰將三軍敵國不敢謀子執典起文曰不吹子起

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執典起文曰不吹子起

起曰將三軍敵國不敢謀子執典起文曰不吹子起

起曰將三軍敵國不敢謀子執典起文曰不吹子起

高宗

高宗



曰子皆出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嗣疑大臣未附百姓未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

然然曰

陳平漢之謀臣也誅秦感項蓋出漢庭之

之子矣

右盛矣然當代即奉立之時親握天子璽又不及周

絳侯之勲傳嗚呼尚論大臣之大節不觀諸國勢

危貳之秋則伊周之事業泯矣天開有宋偉人間

生社稷元勳鼎彝弗泯是故開國勳舊弘濟艱難蓋

以天下為己任金匱之藏首禪國論慈闈之訓仰決

聖謨其弼亮之美可以對越乎穹壤史謂昭憲太后

廣後以次傳之二弟則升汝之子亦謂史矣太祖曰

統不如母教太后因在殿前於閣前為約皆善書

之全匪三朝元老乃心王室躬蹈不測之深淵伏奏

懇切首唱大義扶綱日月汶中外之人鋪張嬉遊而

無驚相竊語之聲定東強傳責重節堅可以話

六尺之孤謹畏周宮內外無間言有始有卒可方安

世其感動人主者實先乎於衆論長編曾公亮講義

受遺輔政自始有此二三君子身佩安危忠扶宗社

平可方張安世神間氣定垂紳搢笏而定國祚於泰山四維之地豐

功茂績載在盟府嗚呼盛矣哉然又論之定一時之

大策固難正異日之君心尤難方國本未定事勢殆

矣而能談笑廟堂親決大議此固有賴弼亮之休至

國本已定事勢安矣而君心方善而未固君德方進

而未純其可無輔贊彌綸之力歟是周召訪洛之時

作書誦詩雖戒日聞而成王終為令王平勃於錢穀

之間決背莫對文帝之治幾疋馬前陳平傳此大臣
拳拳不能自已之忠尤當見於異日也噫呂端本

真宗之顧命大臣奏事雍容未嘗喜懼以輔咸平之

治者端之力居多宗物事性每見呂端必肅然拱

守端命元老服安敢上此名呼端而拜以謂上曰公

事每得嘉賓未嘗喜遲遲未嘗懼其台榭之麗也

韓公乃神宗之定策元老新法之疏懇切再三猶能

寬一分之賜者韓公之功歟神宗初韓公奉英宗之

韓公為三力竭後已補外特除守司書曰固俾阿衡

使蘇侍中議安武勝節度使判州

專美有尚憑深望於今之大臣

功臣配享

予享先王爾祖與之此侑食之始制也舊儀與於于

大享于東

之功其代有**有功太常祭於大烝此侑食之定制也**

夏官司熟凡有安者歸實於王

之太常祭於大烝司熟謂之

興詠故笏細物中心惻然况竹帛之舊蹟觀鼎彝

之遺銘其可無慨慕遠想之典歟此商周所以奉奉

於清廟之享者見仁之至義之盡也商周遠矣其行

互之禮吾儼焉晉文公間關在外十有九年之推從

亡日久盖同其苦共患難者比其反國乃不及祿左

傳韓淮陰誅秦庭項蓋漢庭之第一功盟血未乾狗

烹字藏終不能老死脯下韓信傳此固鑲薄少恩之

人固不足與語君臣始終之義若夫漢之霍子孟唐

禮記



能全其名於後能俾厚秩於一時而不能播幽馨於異日此君子深為之浩歎方千孟未央之奏親擢天子重以授宣帝受遺託孤無負先朝蓋三代而下所未有麟閣岿嶽遺像凜然位次第一氏而不名若無負於子孟矣然霍氏之內未寒而赤族之誅已及使光之元勳茂績不再傳而蓋浪何如哉此傳霍光與武曾孫木央列奏逆聖位至其元年遂建魏嗣其居其一時曰霍氏不書其名此蓋人告顯為有步遂觀此則漢人祭功臣於庭之制特文具耳通漢制祭功臣於庭生特於方魏公立朝之日引入堂死則陳於庭與士庶為別夫魏公立朝之日引入臥內好同心腹諫行言聽措世太平亦三代而下所未有豐碑峻嶽大書深刻鋪陳功績若有尤焉亦無

負於鄭公矣然要妻之言一入而作碑之端遠形使鑑逝之後及於墟墓有譴焉何薄哉魏太夫人後光帝美曰令魏微一繼亡夫後帝宜為埋棺觀說乃伴叔玉希作所為碑頌其家乘矣觀此則唐人享功臣於禘祫之日特虛設耳通典唐百統十六日功臣配享禘祫禮官學士等議意論漢之君臣不若宣帝子孟之相得論唐之君臣不若太宗魏公之始終不替猶不能得事死如事生之禮况其餘乎我國朝以忠孝為家法以禮義為國維元勳碩德既保全於土龍既禱之餘綵儀盛典後追報於喬木見思之日然備食之典庸可輕乎哉議集縉紳愷公



論也冊告宗廟無愧辭也

稱東坡劉子自祖宗以來

之其以配食列聖蓋自天子所不致專必命節者集

翰然後致行 愚嘗拜觀盛朝歷數舊勳凡侑於清

廟祭於大烝當時無異論後世無私說至今言之猶

使人有起敬起愛之意我藝祖之開國也中令元勳

弘濟艱難此則太祖叱責德驥曰乘鐘尚有侍中重

望削平僭偽是用侑享于藝祖池水照映曾批征伐

而湖向也 我太宗之繼統也輔新政於太平之初則

有居正謂正太子與周何 揚天靈於混一之日則

有潘石潘美石 太宗太宗 揚天靈於混一之日則

太宗其在真宗時也文精文正數遠深沉風

有王 其在仁宗時也沂公大節險夷一致王曾自次

持權見遠謂其見遠失清監兵之策其意深

矣 持權之議其意深矣在英朝則琦有奇骨重厚

如劬有奇骨重厚 曾公輔政可方

安世長編曾公亮謀長周密內外無間言 在神廟則

鄭公秉心端方直亮歷事四世計安宗社長編元祐

言神宗 直亮歷事三世計安宗社以神廟廟建

編蓋不特國初以來之禮也高宗中興是時也呂

趙韓張俱有名績淳熙廷議仿食宜編 是時也呂

列侍太室亦於大烝伏見呂願治再登備司能請大

議仲 高宗天錫勇智聲聞中外一時特相名臣宜



孝光授受是時也文惠忠亮培養聖德為公為探
 效忠訪洛文惠公輔孝宗增邸后即侯而人相遂
 其報獨之公取子之當蓋質諸鬼神而無疑關諸百
 世而無憾者類此地也彭和享太祖崩居正清美
 享於真宗王石照載祀享太宗李道王臣李維隆
 俊宗廟又淳熙十六年議呂淵浩趙鼎韓世忠張
 宗廟享高若神宗侍侑之人或行或獻紛紛不一君
 子不能無議也鮮于侁曰宜以富鄭公也鮮于侁曰

宜以王安石也長編紹聖元年守紹王安石熙寧神宗
 用許子儀故事以與一人配享議遂定曾布曰
 神宗熙寧二年詔惟祀文宣王廟靖康初明楊時言
 祭文宣王廟祀文宣王廟建炎中明趙鼎言祭
 祭神曾布之議能行於紹聖而不能不沮於建炎君
 子幸其宗主公議有人矣雖然太室之禮賾矣侑食
 先王能論人心之公議千載終不泯也是故安石之
 享能倡於曾布而不能不罷於趙鼎行初安石
 祭文宣王廟祀文宣王廟建炎中明趙鼎言祭
 祭神曾布之議能行於紹聖而不能不沮於建炎君
 子幸其宗主公議有人矣雖然太室之禮賾矣侑食

之人常矣然追崇一意而有出於大猷之外傑閣像
形頌壘鐫碑遺風舊蹟凜乎如存豐功茂績昭然不
磨此愚三誅三嘆於今日見增功臣錄

薦賢

乾興初年 仁宗即位之始也而王曾首薦呂夷簡

之相長編仁宗諸相王曾薦呂夷簡熙寧九年哲宗即位之元也

而陳襄首薦司馬光之用長編熙寧九年陳襄薦司馬光

夫人主臨御之初興起事功寤寐人材毛髮絲粟寸

能不遺為人臣者不念公家揆補之用徒為私門桃

李之計寧不負初政側席之意哉然嘗論之人臣以

報國為念則所薦無非公人臣以拉恩為念則所薦

無非私夫親固可疑也苟有材之可舉則不以親而

疑憚可疑也苟有德之可擢則不以憚而嫌吾以公

而薦賢而謝恩私門則無也吾以賢而後薦而以求

後舉則無也此無他人臣以報國為念而他不服顧

矣夫苟公道不行於上而公論不明於下則短牘朝

馳長牋暮進其舉曰覓親故交求彼此相薦其舉曰

互網緣託契夙有恩惠其舉曰私自晝大都與奸為

市其舉曰竊此無他人臣以植恩為念而國不暇恤

矣吾觀 國朝知人之明薦人之公為大臣者惟知

薦賢報國為事為士夫者惟知行已律身為常上以

公取下以公進蓋不特如王曾陳襄所薦也噫盛矣

卷之四





不三
不三

曹彬一代名將也教子登壇略世授卒以二子薦
之記開曹彬得妻太宗親同以後事對口臣二子密
 呂蒙正一代賢相也衣鉢相傳勳業無愧卒以猶子
表蘭薦之則見科呂蒙正為相致仕真宗問諸子就
 也是不以親為疑也廢后之事范仲淹嘗攻呂夷簡
而夷簡復薦仲淹依編呂夷簡事林載攻諸人宗廢
 大平攻夷簡落職知越州大為人所言於仁宗曰
不忠和公乃尔夷簡曰夫燈籠錦之事唐介嘗劾文
 唐博而唐博後薦唐介是不以疑為疑也言行錫文
相從唐博所勸介止知事相在博亦罪李文正一
 賢以為大臣之職業而不古私恩私樹李文正

不三
不三

拔賢未嘗顯拔一人而恐思首己出
未嘗顯拔一人范仲淹謂之曾曰思蓋不敢樹恩私
 門也呂文靖之薦包孝肅以其同巷而不求見
包拯同巷極未嘗一司馬公之薦劉元城取其無書
 抵政府蓋不待有求後舉也
見文靖以此薦之
 薦君此其視祁奚之於午
明舜問祁不純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所以為下論
 為解狐之於荆伯抑趙盾主同解移孰可為上
此為解狐之於荆伯抑趙盾主同解移孰可為上
 舉解不妻師德之於狄仁傑
舉解不妻師德之於狄仁傑
 德武后以告仁傑嘆曰亦何愧哉不然李師錫乃王
妻武后以告仁傑嘆曰亦何愧哉不然李師錫乃王
 德用之甥而薦者凡三十餘人內政要皆人李師錫

不三
不三

右對曰王德用外甥上口為之者多蓋以能用之故
 惟資陳琪乃龐籍之壻而薦者至二十四人徒以權
 貴之故而薦也夫何取至和二年津內檢引對竊立
 罪曰與帥無他遇辱歷三任皆因緣陳乞不由有司
 參與與乃無籍女誓今係與者多至二十四人得非
 罪止與恭城與如縣王安國本荆公之親弟也至託
 公以力薦之荆公薦之於上呂惠卿本荆公之同
 已也至犯衆怒以力薦之呂惠卿巧傲附安石極論
 司馬公挫口排之以徒以親故之私而薦也夫何取
 為江充李訓之徒
 嗟夫呂文穆謂我為相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
 有一能善用人耳
 唐質肅言吾輔政何功惟薦二
 生官無愧耳
 前行錄前輩之薦賢報國以此為稱職

之賢彼循推貴私親故者不亦忍乎雖然薦賢者固
 無負國家而被薦者亦不曾負舉主范仲淹之於晏
 殊蓋有知己之恩也播弄一頭聞者縮頸而每以不
 稱為羞若此者可以愛所薦者矣
 天聖七年上舉百
 仲淹奏制君體法國威初安每推為飾
 仲淹曰仲淹曰仲淹曰仲淹曰仲淹曰仲淹曰
 仲淹曰仲淹曰仲淹曰仲淹曰仲淹曰仲淹曰
 仲淹曰仲淹曰仲淹曰仲淹曰仲淹曰仲淹曰
 法一秦識者稱快而反以異己為嫌若此者適以負
 所薦
 安石周事行制欲文身情極諫其非王安石不
 仲淹外不然繆舉同坐之令不愧國家寧不愧所
 知乎昔前輩有詩曰先收先生作棟梁其次收拾捕
 與種愚敢誦此於初政急賢之世以為二三大臣勉



歐公詩初
安定詩

舉廉

度朝設教曰簡而廉周典計吏曰蔽以廉夫廉者百行之本也以此律身以此正家以此化風俗此士夫職分之常而非卓絕之行尚何待教之蔽之而後為哉夫抵回天下之勢者在機而不在力淑天下之心者在上而不在下蓋千駟弗視萬鍾何加足以厲天下之風俗者固有之矣醉醜飽鮮傾因倒禦者豈盡無也四知自懼一物不載足以激天下之節義者固有之矣之播取媚益壘對列者豈盡無也是必新采芑之田與孤竹之節者而後可以美士心嚴媮助之

廉

課徼殉貨之刑而後可以回士心却羨餘之貢推金錢之賜而後可以服士心不然則士心轉移不以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而為之則以人生之萍梗世運之汙隆而為之可不畏哉嘗怪文帝之舉廉而萬家之縣無有應令本紀武帝之舉廉而閩郡之廣不薦一人本紀是何廉吏之艱耶蓋實蓋不飾既不如賈誼

廉恥四維之勸負錄而犬馬嬉遊至使魏其武安窮力而肆為之本傳則縣不應而郡不薦也亦宜矣

國家以節儉化天下以廉恥勸風俗即此一意已

見於藝祖立國之初則人人稷契家家夷齊有不煩人言者且平蜀東歸惟有圖書沈倫之清節可貴



也於是有樞密之命太祖初立命王全斌等伐蜀沈倫為水陸轉運使諸將爭取全

南惟載國籍曹彬之廉潔可尚也於是有玉音之嘆太祖知之擢為戶部侍郎兼樞密使

惟其得勸庶之道則庶吏其不勉乎符彥祖之美餘曹彬平江南倉廩府庫悉委轉運司收籍給視聽一

未易革也而必出粟以愧其心太祖聞大名部民輸

也而必還錦以愧其心太祖四年前陝州刺史王晉卿之貪黷未易化

不謂乎是故有官鼎廢無地樓臺晉卿見錄宋公居家

冲淡也國貧宰相富鄭公詩曰吾身為中丞不受遺錢

無貪心也太宗在晉邸嘗以五百千錢遺中丞劉溫

受賜錢無利心也何敏中判大理寺時沒入和宗

是心哉而今也不貪不黷無愧於心其表厲之功多

矣守抗之日愧市白集非矯俗也乾員九年三月以

清介所治簡嚴惡錢幣風俗輕靡不享宴遊一日

者官數年未嘗與物比去蜀之時龜鶴自隨

惟市白樂天集至後亦以為悔入蜀之時龜鶴自隨

與公曰此無地相公非也曰公相金銀非也蓋公

空於此空方丈之何簡濟也田園資相惟富詩書何

食每處於貧楚

冲淡也國貧宰相富鄭公詩曰吾身為中丞不受遺錢

無貪心也太宗在晉邸嘗以五百千錢遺中丞劉溫



非至清也趙抃初在成都携一琴一鶴以行其舟也

也非去塵鷄止一茶頭執事某公裕學十

也趙抃初在成都携一琴一鶴以行其舟也

南海不載一物有清節也全靖為廣西安撫戎富在

無是心哉而今也以易虐難欺而自畏其勸勉之道

至矣嘗謂天下之庶吏有三曰自然之庶曰矯激之

庶曰勉強之庶胡質之清惟恐人知自然之庶也詩

名而改節勉強之庶也噫矯激之庶君子不取自然

之庶不可多得欲使天下之吏皆自勉於廉節蓋必

廉

有虞之九德周之六計以起其愧恥之心庶無歉於

廉

先正之高風昔者隆興初年王音有曰收召賢士可

廉

擢庶孽以律貪鄙夫以我朝嗣服之初必拳拳於

廉

舉廉之令者蓋新天下之習俗一乘其機則有頑廉

廉

懦立之風一失其機則有噬臍不及事之悔今日新

廉

政首舉廉吏其感動人心多矣細書一頌聞者興起

廉

精白一意以承休德誅布余之銘司馬公歌無宅之

廉

詩冠萊公愚何幸親見之

廉

財計
利權宜合不宜分利源宜公不宜私此國朝建置三
司之美意也夫歛散及時出納由已此利權也若十

羊九牧徒費事功則彼此不通矣視人猶已損上益下此利源也若丘夷淵實不知本末則上下俱困矣之二事者國朝講之也審矣夫夏官之冑案秋官之磨勘衙司冬官之脩造河渠自唐五代以來而他官皆所不與我國朝悉屬三司故造作軍器屬之冑案土木之工屬之脩造河防之設屬之河渠國家財用之出莫大於三者而三司皆得與焉唐制唐地官部唐末首置使五代專以錢穀為理財之要分在三省之屬令之金部度支主調度戶部主撥給放火之其子司磨勘在此評例司乃今部官考秋官冑案乃今軍器冑案皆造乃今工部河渠乃今水部歸正冬官不特錢馬皇朝畫付三司考可見立功以實不以文也期所司急者細運衙司器磨勘冑案主行土木之項

行之國家之費無大於三外之諸道轉運內之私帑儲蓄自唐五代以來而地官未必盡焉我 國朝悉歸三司故潛臣督集財賦必由三司勸沮內庫取索金帛必經三司出納國家財用之入無要於此三者三司皆得統焉故曰利權宜合不宜分者此也初分路設漕運使副官付以按核之權皆督集則賦集轉三司九路費集並轉運官帳之三司蓋輪節賦輒于左農考有利名次自昔計臣未有不與利貯內庫者皆三司所統之而富國者斂民房錢閹宦曰可而三司堯臣曰不可夫不以困民為念則國用宜乏今主計三年而償前後所貸內庫錢至數百萬而財用沛然有餘也唐曆四明王堯臣為戶部郎中推三司使事堯臣始受命言於上曰今因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因





職

者此也景祐元年程嗣為三司使先是三司併合時
 世有與判之臣復有舊名增之是重國民無已聘也
 噫利權合矣利源通矣然不重其職而口談元理者
 以財穀為迂手校鈔黃者以籌筭為寃其肯盡職耶
 是以國朝呂申公之在禁掖必先除戶部蔡文忠
 之叅大政必先除三司使此古者冢宰理財之意也
 蔡文忠字元長汝州龍興人少與文忠同舉進士第
 為人知制誥乃至翰林學士仁宗方親文則使推舉
 惟中人知制誥乃至翰林學士仁宗方親文則使推舉
 括中初廷獻其書於中書從按其經江未嘗經錢穀乃
 為傳令速化職任者以簿書為概途其肯究心耶是

以國朝陳晉公之為三司使十有八年號真益鑑
 李士衡之任筭計至二十年才智過人此古者倉庫
 為民之意也陳晉公為三司使十八年精於史事
 司使檢尋晉公前使事行類為方冊及宗祠案示為三
 昭至其第請晉公制押自是計相無不備其書實夫
 文是國用安得不裕民力安得不豐哉長編李士衡
 任至二十年今之任財計者有祖宗家法在

荒政

救荒之政尚矣言者腐聽者厭然君子審先後緩急
 之宜則以察時變為先以保民命為急以簿書期會
 之間為寬緩不急之故權度三者則荒政之論得矣
 夫除陽之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所愆伏如

成文

徐

入之一身有血氣不能無所凝滯水旱流行勢必代有故古者於三年之耕則餘一年之食是於三年之間慮一年之必歉也其斯謂之察時變以三十年之通而凶荒水旱民無菜色甚者不舉膳不祭肺馬不食粟馳道不除上下皇皇相與併力以救之惟恐一民之不有其生也其斯之謂保民命至於文務調度之日上下文具之觀則皆姑置之以俟時平無事然後可議其斯之謂知所緩急先後故天下之政非一而荒政獨以救言夫謂之救則其勢莫以異於焚溺之類也揖遜救焚無益於焚念慮不可緩也徐行救溺無補於溺講畫不可後也昔者嘗讀雲漢之詩蓋

可

可

深悲宣王之遭時滴變而亦深嘆宣王之能擇災禦患也切想其於兢兢業業如雷如霆之時此心隱然於流離轉徙之民不啻若已推之若夫朝廷上下盡瘁戮力曾不敢須臾寧也其曰鞠哉庶士則庶官之長勤於事也其曰疚哉冢宰則大臣之尊勞於職也其曰趣馬師氏則趣馬不秣而師氏弛其兵也其曰膳夫左右則膳夫徹膳而左右置而不問也而又繼之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嗚呼畫之矣是無一人不周急於民也是無一不急之物不之去也夫如是上足以銷天變下足以保民生王化復行非偶然之故也若酒榷鹽鐵可罷於民所疾苦之時而兩府之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不以告至貽汝南次公之譏前卷九傳稅錢草粟可

寬於關中飢旱之時而羣臣之間未嘗言至煩昌黎

御史之奏韓文集嗚呼陋矣漢唐君臣也其視周人

之政遠矣 祖宗勤恤民隱周行於平時無事之暇

而採災美意不能自已於天變上聞之日且常平之

法行於淳化之二年淳化二年宗師大舉分遣使臣

平以常憲官領之議義倉之法行於乾德之元年

我石年輸一斗以備凶荒一救荒之策似矣而 祖

宗猶未也上供者國用所自出也吾寧恤於江淮而

無恤於國用祥符五年詔江淮等司節上軍儲者邊

備所需也吾寧恤於湯泗而無恤於遺諸就使吳

如婦中平儲尚有百萬州救荒之策至矣而祖宗猶

未也諸道租稅悉從蠲免恐其有以困吾民乾德元年

年許涉民俗流離盡許免稅初則群盜捕逐不置

慮其有以擾吾民慶曆二年詔州縣皆以官粟

積由飢餓可嗚呼此其仁之至義之盡歟此特上人

之責耳而群公百辟其能無上體愛民之意乎其任

運使也漕兩浙者則發廩減直以濟貧民祥符六年

陳允佐言杭州等州米斗錢六十蓋江陰不特

賑民貧富家大族皆以其兼州麾也活青州四十萬

人則每自喜言之不自以為功至如青州活飢民四

此卷

此卷

此卷

此卷

十餘萬句自言之曰遇活京東百萬口而人至今賴
於中書令二十四考矣其益茶使民得以貿易人至今
之類之皆曰彼吾人有萬之口活而不餓者祭公也
詩曰靡人不周無不釅止亦何憐於雲漢之章雖然
觀祖宗之心於天變上聞之時不若觀祖宗之
心於平時無事之日賜翁婦以茶綵賜耕者以茶綵
是無念而不在民也政要仁宗雖賜道左耕者民
以茶綵天聖三年觀刈多聞民
合有農耕聲言謂之乃一茶綵既觀農刈麥又觀農刈
雖曰其勤如此將以茶綵既觀農刈麥又觀農刈
禾是無念而不在農也政要神宗開寶六年駕出觀
共田二年中景風門外觀刈夫惟存於平居是於荒
泰九月又出南門觀刈夫惟存於平居是於荒
政聞閣疾苦上徹旒冕戶庭洞達無間鯨寡此祖
宗之心其克湯之用心乎

新纂次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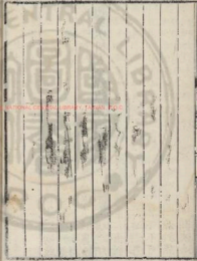
前集

新彙决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十

恤刑



淑氣一動草木皆春暢谷方升萬物仰照日疋知初政不可無恤刑之心上醫調護元氣流暢良而養不力稂莠害禾又知初政不可無恤刑之吏夫當上八化圖新之初天下望澤之始窮閭薛屋之下遐陬僻野之門環之所一動一植欣欣然有更生之頌况吾民乎然仁出於君心而入於人心豈自能發越而自能充溢也哉推而廣之而在下不可感狹也勤而施之而在下不可廢沮也紀搔其痛燻洗濯其瘡痍如雨澤固流於焦涸之地如陽和宣暢於凝寒之谷則仁心仁聞浹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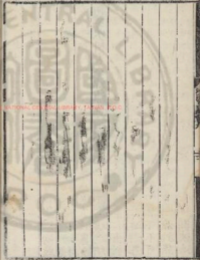


新彙决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十

恤刑



淑氣一動草木皆春暢谷方升萬物仰照日疋知初政不可無恤刑之心上醫調護元氣流暢良而養不力稂莠害禾又知初政不可無恤刑之吏夫當上八化圖新之初天下望澤之始窮閭薛屋之下遐陬僻野之門環之所一動一植欣欣然有更生之頌况吾民乎然仁出於君心而入於人心豈自能發越而自能充溢也哉推而廣之而在下不可感狹也勤而施之而在下不可廢沮也紀搔其痛燻洗濯其瘡痍如雨澤固流於焦涸之地如陽和宣暢於凝寒之谷則仁心仁聞浹洽



彌匪而無匹夫不被其澤矣且舜於嗣位之始而申
之欽哉恤刑之訓孰不曰虞之恤刑者然民協于中
之治則有由矣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皋陶作士惟明
克允此其克廣好生之德也博矣成王於立政之初
而發庶獄庶謹之訓又孰不曰周之恤刑者然困圉
空虛之治則有由矣司寇蘇公欽爾由獄君陳用辟
爾惟厥中此其發達忠厚之仁也廣矣或者且謂四
凶之誅凜然秋霜之殺物殊邦之罰又雷霍之不及
掩耳者似不免為帝王盛世之累嗚呼孰知虞周澤
仁厚澤之意其在於此乎何者四凶不去則導其民
於非善是繼姦也羣飲不執則淫斯民於非辜是滋

惡也虞周之刑不施於民而施於吏正以警奉承宣

布之職懲不不然文帝後元元年即有決獄之問本

太宗貞觀初年而議決罪之誅刑法志其視虞周

之初意蓋異世而合轍者然釋之守法力持寬恕方

推廣帝無窮之意集解之傳評之為而是錯刑名者

流已感其沫矣此對持法平恕而鄭公仁義

潤澤生民方欲勸帝力行之功而德聲小入隸薄之

習已截其軌矣本傳吾觀虞周忠厚之治而漢唐僅

有幾致之風此其刑之煩省吏之寬猛識者可以觀

世道之盛衰嗟夫虞周遠矣仁意間斷五季奇虐民
不見德我太祖開國之初未遑他務一洗舊習而新

之立折杖之法寬常刑之典南堂大祖據序去粗立
定著常刑一本寬大法有縱故可罪也而緩其誅罪有誤入可
恕也則重其辟奏議曾罕云宋興以來州府皆嚴科
誤重流入之罪而猗與休哉此帝王初政之用心然
所以克吾仁心廣吾德義者又有人矣京師鞠獄改
用士人長編開寶六年王簡惠等劾御史執仁義左
職七家獄庶獄州郡重釋優以刑部長編定三
始改用士人曰五代諸侯設色文在法體人朝廷置而不問刑部
之論實後乃令於州自今次大刑也按用委刑部
詳之上有寬明仁恕之心下有慈祥惻怛之念良法
一定萬代遵守是故仁宗即政四月庚子之詔一意
恤刑然考之當時我仁宗不徒以恤刑之語見於

詔令之空言微有稽留無大過也而必勅其更自今
天下無滯獄矣謂其宗常同也臣初此製下刑未
王叔孫口微事之重謂其法處體則延恤刑之意乎
者自當特勅仁宗曰卿古思善吏以此意成之誠
有不當有常法也而不罪其吏自今天下無冤民矣
實則天下有疑獄所奏謀大理職其類以不悉矣宜
官而不當故休養生息一世於祥風和氣之下而使
田夫野叟吟詠於山林壟畝之間孝宗嗣位三月
乙卯之詔詳議寬恤然參之信史我孝宗不徒以
寬恤之語見於十八事之頒聖政謂其有寬恤十八事巧持
多端者必真於罪謂其巧持多端而重細之卿等共羊謂其重細之卿等共羊四智之常明奉行不虞者謂其四智之常明奉行不虞者以



常刑乾道間詔使者奉行上

意不度定以常刑云云

故隆興乾淳之間東

南之生齒繁庶吏稱民安熙然有慶曆嘉祐之治是

則恤刑不寬無以推仁心飭吏不嚴無以行仁政此

祖宗拳拳於訓教之命也其亦我 藝祖詒謀之

善也主上新紹熙謀仁聞四達今日下詔卹刑明日

下詔飭吏垂鬢戴白鼓春風而沐和氣然不知奉行

之吏果無愧於詔旨丁寧乎且酷暑隆凍按囚踈決

法也今日秉憲節者奉法日少慢法日多不分牒於

貳車則委責於承佐按行分部而不問事情之曲折

受成吏手而不知訟牒之始末其可憾一也每歲告

x 倒行按察法也今之典獄訟者必明日少酷虐日

多高下輕重而與吏為奸飢寒瘦死而簿曆不明其

可憾二也有犯者固已伏辜必令妄及於無罪平民

之家以為誅求之計私販者不即踈決必令妄稱與

販於亭戶富厚之室以為計竊之媒其可憾者三也

嗟夫六條有戒御製有銘湯湯乎江河之難犯昭昭

乎日月之昭布士大夫其忍負之必也朝廷操信必

之權臺諫公耳目之寄監司任彈劾之責則朝綱以

肅吏治以振民瘼以蘇將復見太平盛觀書曰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哉聖天子已盡心矣又曰式敬爾由

獄以長我王國士大夫盍自勉焉



新作南門聖人所貶新聞阡陌君子懼焉甚矣國家
 不可輕變法人臣不敢輕議法也愚嘗拜觀國史熟
 究新法未嘗不撫卷而興嘆焉 國家自建隆至嘉
 祐天下似有舒緩不振之勢而根本所在則泰山而
 四維之猶之巨室焉上下和睦財用充足所少者屋
 宇未備器用未精賦役遲鈍不及事而鄰牆有時而
 肆侮闕閭之政誠有不快人意者元城清林神期
 夫祖宗以高得治天下至於嘉祐之其責本乎
 雖委靡不振常時士大夫亦有狀之其責本乎
 至神廟即位天資超人見朝武用雖多舒
 唐神廟即位天資超人見朝武用雖多舒
 壯則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財用充足
 不致作過但如大富家上下和睦財用充足
 已致作過但如大富家上下和睦財用充足

卷之三

以身是行也何刻以總覽威柄之說進何謂言今之
 有相不與善夫於寬之謂也必陛下聖用之實
 政相不與善夫於寬之謂也必陛下聖用之實

卷之二

靖以自昭威權之說進但能至子自覺威權大臣
 行有罰則宋綬曰覽威柄綬言也長綬明道二年
 天下在總覽威柄太后朝諸者謂恩出太后今
 恩實歸於太后自大臣出非八殿上何以致此
 陽脩曰執威權簡靖也內中臣居尊陛下天若
 臨之則萬事皆辦我仁祖深執謙德不敢自用其

卷之一

為天下根本慮也至矣熙寧大臣承事勢委靡之餘
 奮起而更張之未為不切時者然事之未舉者舉之
 而已矣勢之未振者振之而已矣何至棄其本根而

他圖哉輸錢免役以便民也而寬劑之求多則民始



以為不便矣熙寧四月十日頒募使法青苗取息似未病民也

而抑配之過擾則民始危病矣熙寧二年正月李

教之妨農青苗之太峻與古意乎元豐八年四月

意乎熙寧六年九月賜而激水以壞民田盧果古

法行而科舉之法熙寧四年中

必更張太過也荆公曰祖宗不足法也

溫公曰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曰一年一變法

也熙寧通英達讀蕭何曹參事同馬公曰

法有熙寧通英達讀蕭何曹參事同馬公曰

司馬公之言不勝而祖宗之制度變更殆盡君子

初本熙寧通英達讀蕭何曹參事同馬公曰

注謂熙寧通英達讀蕭何曹參事同馬公曰

類法熙寧通英達讀蕭何曹參事同馬公曰

買法熙寧通英達讀蕭何曹參事同馬公曰

更張熙寧通英達讀蕭何曹參事同馬公曰

先不熙寧通英達讀蕭何曹參事同馬公曰

二用熙寧通英達讀蕭何曹參事同馬公曰

也熙寧通英達讀蕭何曹參事同馬公曰

法有熙寧通英達讀蕭何曹參事同馬公曰

司馬公之言不勝而祖宗之制度變更殆盡君子

於此為之不滿焉程明道同學於濂溪也以不樂新法而絕程明道與余同學於濂溪後介甫韓維與荆公同受薦於潞公也以不合新法而踈溫中公韓維又備雖行狀安不用事地論新法不便不報外鄭介大師事於荆公錢景謨素交於荆公一論新法終身相棄鄭侯字介大從學荆公後介大極論別頭試詞舉本刑之考之蘇子瞻素厚於荆公劉道原雅善於荆公一議新法再迹不容魏東坡與石安文墨之契議論翰墨後到公辦法行東坡極疏之又十和紀序上介甫與劉道原有善評愛其才無本不介金各之事及呂祖道李師道三司陳州道原固解以不冒公流以取人者蓋此所小思思為錄故老典陳所更法今未變會甫天起運與之說交

刑參辰相絕平生膠漆矛盾不合而荆公所與共事者以章呂曾布為腹心張琥李定為爪牙劉孝孫張商英為鷹犬元絳陳繹為斷後韓維腹心張虎李定為爪牙劉孝孫張商英為鷹犬元絳陳繹為斷後韓維又置布易司却人有致譏其夫勸人主以講學此荆公之本心也而三不足之感上聽胡為有兩口舌耶公之安石也而三不足之感上聽胡為有兩口舌耶諸蓋試為聯語言絕說之方對口絕言下本無學為事講學既明則施說之方不言而自諭又元絳鍾曰安石云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以言不足畏諫人主以變風俗此荆公之素願也而有揮不孝之小人胡為自相內鑿耶熙寧元年二月庚子安石所地設以河為元安石曰朕仲甚憐道極甚至所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道小人以禮義感化也



用也三五少年略無愛情當時故老在朝僅有曾公亮耳儻能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亮也陰助力贊無毫髮遺安石環顧無所忌憚此法終為誤國靈民之具矣更編公亮陸贄安石然則變法之禍此固安石之罪也尤小人之罪也固小人之罪也亦君子之罪也君子安得不為之浩歎吾觀熙寧天子安石曰誤之語使安石聞之必不為也神宗與王堯

父不為也熙寧細民常毒賞子之怨使安石見之必熙寧細民常毒賞子之怨使安石見之必

也人曰神考不可改也君子曰天子改安石之政非

改神考之政也熙寧甲廢市易四患之除如救焚然

君子方以元祐為嘉祐而不知紹聖又轉而為熙寧

矣司馬公行狀曰二聖嗣祖父之道引領以觀

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易也若安石惠卿等所

太子以母改父噫元豐之變熙寧未盡變也而君子喜

之何者意其必有元祐也紹聖之變元祐亦未至甚

也而君子傷之何者意其必有崇觀也秦議陳瑩中

今改紹寧元祐改神考紹聖改宣仁凡所行之事各

後先紹述一語更倡迭和莫助兩圖左次右列而天

下之事去矣噫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往者不可諫矣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君子深幸其有建紹之治

朝儀

君臣大分也固當嚴於視朝而尤嚴於平時朝會盛儀也固當謹於外朝而尤謹於內庭何者平時之際其情易狎內庭之所其分易褻苟溺於晏安而憚於禮法不樂於檢束而自便於縱肆則上下相從事於苟且之文而近習預政之弊職此之由也嘗觀周禮一書而知周人之法度何其謹重詳密耶夫外朝之儀朝士既掌之司儀又辨之而猶未也治朝之儀司士掌之宰夫又掌之而猶未也蓋內朝燕佚必有師傅正救之官而閹尹婦者又皆屬於冢宰之臣行之

於宮庭寢處之間達之於朝庭宣布之際同此禮也亦同此心也豈必視朝而後嚴外朝而後謹哉漢唐之儀非不足觀然內外幾天淵之隔且暮有聖狂之分漢之制朝會也謁者贊導郎中挾階百官執戟傳警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若嚴夫百官素上然以統

者而不顧排闥

高帝故事以禁會排闥視將軍

而見至不冠

大將軍則視則又何褻也異時倖臣嬖

朝之醜

名通飲餉之帝遣使者被通 權臣干政之

弊是非內庭不謹而區區於外庭之文耶

末科王

方唐之損益禮文也有兩丞以辨其儀有典儀以

贊其位贊辭則通事舍人正班序則御史甚屬若嚴

矣唐百官志然樂工伎術之流皆得鳴玉馬則傳斜

封墨教之弊率由中出武后紀則又何藥也異時大

臣有離立之慢武夫有背闕之侮李勉傳者是非平

昔過輕而屑屑於視朝之頓耶國朝以禮立國朝

儀尤重舊制常朝以日入闕以朝大朝會以冬至五

月朔會要詳化二年張洎言唐初五日一朝南宗而

年水會一日不難也心起然看馬息馬否聖人之訓

望御前代雙日視朝便日不設又會要唐太宗初

始御紫宸殿羣臣入闕初舊制皆以朔入闕之後唐

又望入闕回初舊制皆以朔入闕之後唐會要太

祖元會二月朔二日入闕元會四月朔元會六月朔

五月之朝會熙寧罷月朝之入闕而以日視朝之

制則天後變用使百馬此朝會之特然也寶曆故事

欽若曰唐以時辰於此故君臣相親視朝之儀上

者唐之制也長安二年詔罷入闕儀先漢王珪言入

若正朔之制也長安二年詔罷入闕儀先漢王珪言入

唐常朝之制也長安二年詔罷入闕儀先漢王珪言入

唐常朝之制也長安二年詔罷入闕儀先漢王珪言入

唐常朝之制也長安二年詔罷入闕儀先漢王珪言入

唐常朝之制也長安二年詔罷入闕儀先漢王珪言入

唐常朝之制也長安二年詔罷入闕儀先漢王珪言入





禮

咸平則係於橫行會要咸平四年十月文書舊例似三日多以內殿起居處而押班之制則嘉祐雖廢而聖中甚利以節朝儀

中丞有言迨熙寧始盡革焉此朝會之制然也神宗

即神宗內殿押班不押班常朝吐神功言先朝以副統退視以日有換事商議不及押班為成已次押班

始自仁宗等每八月朝殿天其儲不坐之日率知須赴正衙押班及退天對宰臣曰令傳宣故雖則宰臣

更不赴正衙押班文德殿押班

機務當有妨礙至列聖之所遵守先正之所維持者

天冠地履凜凜難犯朝會甚慢太平有詔也會要太平

五年詔曰表著之說私禮景德有戒也

多發詔至景德珠夫秘花有今朝會皆務恭虔吳庭私禮景德有戒也

禮也居入殿殿行絲

禮

稱祥符有令也則列聖之遵守此法固重矣會要祥

禮相言伏見常於每日趨朝多不能肅舊制每日越朝言早趨朝殿殿內門簾入後具梳入者姓

從之中丞上前之喧宋已則王文正以為當遣王

正公言伏禮王文之外朝之威儀稍慢則薛簡肅公以為言

武臣之少有失儀則王欽若力攻其失若委鞠永言武班臣德少有不俾委詔判未出處通判則

先正之維持此禮尤謹矣然衣冠整肅之地朝廷森嚴之所律之以舞蹈繩之以俯伏夫誰不致其敬哉

若命坐以優大臣此常時也我太祖輟之以重其威噫平日且爾况視朝之頃乎庶服以見近臣此常禮

也我太祖易之以示其敬噫內庭且爾况外朝之地

乎夫惟藝祖立極之初已明此意聖子神孫共守家
法昭乎太陽之照物凜乎太阿之出匣其視周之六
典何愧哉

幽薄

古之禮文詳乎後之禮文詳乎曰亦古之禮文詳爾
然古入行之天下以為宜後世行之天下不以為安
何也蓋禮文之在天下用於自尊者為駟矜之失而
用於事天者為盛美之事古人惟以事天為禮則制
愈備而愈不弊自夫後世以侈心行之則勢位之益
隆而人心之益薄分予之益嚴而風俗之益衰登鳳
凰而翳筆芝徒見於中泉行者之時其乘此乘鏤象

而靡雷旗第用於上林游獵之地上林賦故莫車騎

服御徒足以駭世耀俗而招攘相借之患已見於天

下是無惑乎後世之不如古也夫論制度之善莫如

周禮文之備莫如周然輿服之必飾者非所以自奉

也代備之必嚴者非所以自侈也蓋用之於己者為

甚易而用之於事天者為甚備故玉路之十有垂就

者獨見於祀天而以朝以賓者不與焉太常之十有

二旒者獨見於祀天而以田以戎者不與焉執戈盾

而夾王車者不用於他而獨用於祭祀之時服裘冕

而從王車者不見於他而獨用於郊祀之際五同此

天
之
禮

禮
之
詳



不備也秦皇承六國既滅之後謂非備其儀衛不足
以震撼愚民之心自侈出警入蹕之衛以九國武車
之制從車羅騎照輝煌前旌後旗馳騖紛紛然其
禮不用於祀天而用於東遊行幸之舉則秦之侈靡
無制者適足以啓天下睥睨之心何益哉秦邑獨出
天子中
駕次第謂之前薄於西書府法駕有小駕每出太僕
奉駕上兩薄於西大駕有曰古者諸侯一車九乘秦
或九國乘其車即漢武制故大漢武懲禮文多闕
駕高車八十一乘除是高祖定漢武懲禮文多闕

之陋謂非煥其文章不足以新一代之施設備太僕
為車之乘現新其象鹵簿之儀千乘萬騎駭入瞻視
羽葆雲旌極口賦詠五里司馬為備又越驛備行
車十然其益不用於祀天而用於游幸求仙之舉

則帝之靡麗自奉者徒以濟平昔好大之慾何補哉
嗚呼君臣亡等賤略邊幅固不足以立萬世經常之
制然事天不足奉已過汰又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也
國家承五代簡陋之習制度踈略駁母庸議自范
質討論故事而始定鹵簿之圖和陶說質曰今時
宜講求遺迹則駭禽恭之意馬質等詞自陶殺為禮
每故事雖詳大成而部商屬上等自陶殺為禮

儀使而始定鹵簿之制太相高深降殺為禮其意為
儀使定而高深降殺為禮其意為

押仗之服則從開元五色之禮其執仗次第之色則

從五行相生之次其乘輿則增造五輅其奉身則備

用六引作於乾德之四年成於開寶之三年而用於
開寶之四年太祖增其儀衛仁宗煥其采章神宗修

宗更正其制作徽園寶記藏在秘府今披而視之尚
 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噫盛哉
 瑞寶四年十一月親享太廟始用旄衣而旄衣又
 此備高祖親閱大宗真宗又增儀中不中廢者易以文終自
 尚謂為國記十卷止之仁宗即但求終定
 文功言詳尚書記公卿奉司第一開封令余性司文
 周時我承平中馬柳文大夫常卿車馬身旗次兵部內
 書中中瑞馬柳文大夫常卿車馬身旗次兵部內
 書中中瑞馬柳文大夫常卿車馬身旗次兵部內
 續建祐諸伏當墨車建雄太宰師古春官常余
 引太常言歸所說王公以下雖合用者令尚書國六
 十八若然然嘗觀其制度矣天子之制鸞駕用之朝
 陵謁廟其四曰黃麾仗用之省方親征大駕凡二萬
 餘人法駕省二分之二鸞駕羊於法駕番麾仗又減

御駕

於鸞駕大祖宗之嚴於祭祀也故大駕法駕鸞駕為
 甚重其數為其備 祖宗之略於自奉也故黃麾仗
 其制為甚疎其數為其簡嗚呼其得周人祀享之禮
 歟四凡面清四等一曰大駕二曰法駕三曰鸞駕
 宣官用之法駕者泰山下分儀行禮用之也鸞駕者
 禮迎大小天書東封而祀相賜太清宮大吉太清宮
 或兩省方儀宗上進用之小駕黃麾仗者與儀志兼
 皇祐二年高宗使言明堂大享用法駕而清宮太
 三分之二得矣即伏大駕用萬有八千二百五十五
 人法駕或其一用萬有一千六百七十一人極祥符
 定萬一千八百八十八人知此無數又不同是故開寶
 幽溝遺逸特命討尋故也然非事天裡祀則未必備
 見上 康定之儀衛寡薄特令加備固也然非郊廟大



之意則並配之禮亦宜也詩我惟思蓋嘗考之國

朝矣合祭始於乾德之元年也甲子南至行禮園在

時從劉溫叟禮園之論平劉溫叟行禮園相與討論

故廟甲子日南至合祭天地于禮園自是而後或

太宗郊五或真宗郊五或九郊或三郊皆用是典其

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之一郊耳漢儀元祐七年禮

神宗郊四四郊仁宗郊五五郊英宗郊九九郊神宗郊一一郊

祐於是而有分合之議顧臨曰合祭是范純禮曰分祭

是七年額駝羊八人謀請合祭院純禮等二十三入

是言合祭不見於經三者進呈額駝羊八人謀請合祭院純禮等二十三入

是祀天地合祭非初議也蘇軾曰分祭非割

安世曰合祭非初議也蘇軾曰分祭非割

說蓋祖宗成法萬世不易皆合昊天有成命之詩

有不容輕易者矣見上且嚴父配享始於乾德之元

年也南郊親祀升配宣祖時從張昭之議長編乾德

初合祭天地於南郊以宣祖配初有司議配享十一

無代學皇王業精奉以配享之議果自是而後有

以始且配享精奉以配享之議果自是而後有

天宗之禮也故太平興國六年五月詔祀

謂家祀有配祖考祀則宣祖三年廟符聖人大孝





道或廟父配天之義然惟太祖光啓丕圖以聖授聖
 被唐宋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聖神來如位奉位祖
 同配有三聖同侑有祖宗迷配其前後升配之禮不
 一矣長編景祐二年禮院言太祖為帝者祖太宗真
 宗皇帝者宗三廟並萬世不遷太宗真宗同侑不
 相大宗配真宗學祀奉太祖太宗為迷配其神未宜
 祀祀且請以三聖皆侑又按國史此後迷配故
 慶曆七年揚察言景祐二年太祖太宗為定配二宗為
 迷配慶曆四年南郊皇帝奉太宗太祖明堂合以太祖
 聖祠以侑三治平於是年並配之議王珪曰請以
 嚴父蓋主仁宗也長編治平元年詔以一宗嚴享明
 宗依王珪議仁宗明堂王呂誨曰請以尊祖蓋主
 真宗也同上司馬光曰明堂以有聖人之始也文王
 止其父也

請以祖宗蓋主太祖太宗也同上錢公輔議謂人之
 德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統之君有聖人之
 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李文學曰請以祖考蓋主
 者也此二配萬世不遷同上李受傳乞以仁宗與真宗並配先
 王作祭李德茂之上帝以祖考具以

郊以尊祖合於我將思文之詩有不容輕議者矣雖
 然制度不考無以合古誠敬不足無以格天夫古者
 其庶幾結其祭掃地其器陶匏蓋尚質以章天德也
 我祖宗乘輿服御並從儉約毋外飾也聖政三
 年錄曰太祖皇帝乾德元年詔祀節書有令孫
 者約母至勞頓作見事天之誠信民之心願遵祖
 之典崇峻德而成勞民除事神官軍外青城常幕務
 其象與耶齊及中外之貴近從省約



從簡省毋美觀也

紹興十三年進呈郊禮密齋洗如望祭青帳幕次事上曰止是一齋

不必枉費人力所有宿齋處望祭殿只古者鬼神之

位位較純用蘆席青布之類不得侈大

享享于克誠黍稷之馨不如明德蓋修德以享天心

也我祖宗屏去箠如天子身行之則一陟一降在

帝左右矣長編拾遺祥符二年上曰太祖太宗每奉郊

如晚不前期洗沐與百官共由之則彼此奔走對越

在天矣魏大平興二年太宗親近臣曰朕嘗知

此其小心異其嚴恭寅畏之德蓋異世同

符百聖一揆初未嘗一毫間斷也宜乎一德享天三

靈垂貺故夜月澄爽雲物晏溫則元祐親祠之日也

元祐七年十一月冬至合祭天地于圓丘是日五鼓

禮禮禮外禮百官侍祀不交班自次應于階外禮

此禮與祥符首述禮制詳見皇朝禮志卷四

朝獻則次日聲空登壇則日月星騰禮志卷四十六年十

而祭作及初禮則祭作展室至郊則紹興肇禋之日

也帝鑒不遠洋洋其上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

夫

杜稷

繩儀肅將明禋具舉人君所以備事神之文一德格

天百靈享佑人君所以盡感神之實矣人非土不生

非穀不食杜稷之祭誠重矣是故封人設壇不屋而

壇此壇壇之制嚴也禮志卷四薦必以血牲必以黝此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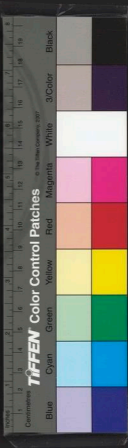
牢之具潔也王制云天子祭社稷皆少牢皆用黑

歌奏應鍾其舞以較則樂舞之儀為如何大司樂服尚給冕其飾三章則服冕之用為如何見上春夏禘殺載芟歌之秋冬報禮良耜載諫此人君事神之文備矣然夏德一懋而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有道曾孫一興義兵而所過名山大川之神皆陰拱而受職焉是又感神之德然也宜必因祭祀而始獲地示之福哉噫儒者講禮於千百載之下不明其禮文固無以定沿革之制不究其名義亦無以訂議論之實夫社者五土之神稷者五穀之神土穀之有功於民此祀典之所當尊是以人臣有平土之功則取以配社有播穀之功則取以配稷夫何疑而後儒紛紛之議執

經如仇辯禮如訟嗚呼亦惑矣且有功於民者祀之古今之通議也昔共工氏之子龍有平土之功高陽氏之子黎亦有平土之功是故祭社之日取二子以配食焉示不忘本之義也然則今之配祀者謂之龍可也黎亦可也何憚於二名耶彼直以龍與黎為社之正神而非配社者淺儒之妄也或曰不然使社為土神則當祀以犢不當兼用羊豕也殊不知用犢祭地禮也社乃地祇之屬而非帝猶五帝為天之尊神而非天也安得不用羊豕豕豕益知社為土之正神而無疑也鄭元注社稷者五穀之神也後稷以配食也扶功稷神特牲云社稷土而上陰氣者由向於北階下階之義又云社者神土之通又周禮以五祭祭社稷五祀五帝則靈穀大表三年不祭

天地社稷地祇而行事王肅云勾龍周弁並為五祀
故禮為社稷又牲用太牢與天地不同若谷吳谷州
宗之用谷天自食乎惟重恩云
二家之說鄭為長於見禮記
穀之功厲山氏之子農亦有播穀之功是故祭稷之
日取二子以配食焉亦不忘本之義也然則今之配
祀者謂之柱可也農亦可也何嫌於二名耶彼直以
柱與農為稷之正神而非配稷者又漢儒之妄也或
曰不然使稷為穀神則當祀以犢不當復用黍稷也
殊不知用犢祭地禮也稷乃地祇之屬而非地猶五
帝為天之尊神而非天也安得不用黍稷吾蓋知稷
為穀之正神而無疑也見上孝經說云社者土之神
稷者能布五穀皆土地自然之氣故名曰神則社稷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學次科古今源流至論目錄

閩川林駟德頌

卷之一

道學

格物之學

師道

友義

評文

韓文

卷之二

宰相臺諫

宰相兼樞

三省

參政

三司

侍從

兩制



卷之三

起居注

檢鼓院

運司

京兆尹

東南財賦

會計司

新纂決科古今源流至論目錄

卷之三

新纂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一

道學

道學之說帝王以前無有也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斯時也吾道隱然於危微授受之
間而道學之說不立傳王之義無偏無陂道王之聲
無反無側斯時也吾道渾然於彝倫攸叙之際而道
學之說不聞故在上者惟知有道統之傳在下者惟
知有道化之盛人極以之立元化以之運世道以之
清殆猶元氣淪渾未散初莫知吾道為何物也自周
轍不西皇極之主弗作而吾道之昧已微天生素至
出力與起繼以亞聖相為扶持懼賊亂以簡嚴一字

道學

道學



一實為分焉一各正小大有定又動靜氣水陰
 報陽火陽報陰五行陰陽性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
 始終混兮闢兮其無窮又誠篇曰誠者聖人之
 大本誠者立焉純神至善者也又誠者天之理利貞誠
 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理乎又誠篇曰聖人之道
 仁義中正而巳矣守之責行之利澤之源天無極而
 地實不易簡宜為難如不守不行之利澤不難耳
 太極太極而兩儀兩儀而五氣五氣而四時則見於
 太極之一圖太極圖曰無極而生太極太極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動而靜靜而動動而靜靜而動動而靜靜而動
 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而儀立焉動變為陽靜變為陰
 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附布四時行焉王淵金井
 志慮高潔神交玉淵詩曰金井似水光風霽月宵
 次灑落清光風霽月新清書難得也張敬夫作周禮
 者此灑溪之學本乎易之太極然也又誠篇曰聖人之
 中虛之誠論性別其所稟本然之殊誠篇曰性相近

伊
宋
之
本

精
之
本
之
本

非言性之本非言其本實可言相近孟子言性善性
 之本也性之本則無不善伊川所秉之性有善有不善
 論心辨其曰虛曰實之異則明道告人曰性善性
 則言排異端必正其枯稿恣肆之弊明道告人曰性
 歸於中庸者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
 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伊川則明道曰性善性之善
 舉於於河各先其是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
 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性善性有存
 以誠敬為入門踐履為實地暗室屋漏為謹獨之所
 河南托與吟風充然有得明道語解詳可以此某自
 以歸有否與睨目立雲望之演然伊川生而期日二
 子立不致去過則門外望此伊洛之學本乎中庸之
 誠然也行狀訂頑疑愚有亞聖性善養氣之論誠然

謂其始及中其本云建侯初故崇政殿諸君州制
 不以道學為天下傷其門人高子有故蓋家與史
 上流傳為與今後無間得制時崇楊特光也以時為
 不以其學為強者以君法在是故也尋謂諸君未嘗
 是時如右必許景衡右文殿侍讀州安回左司中
 吳餘觀中左侍衛史馬律皆輩得濠梁之役趙公求
 願之學安回與安人於明城人也
 去或者有高視闊步之譏吾道嘗再飲矣公政到魏
 於濠州上口却賦之功蓋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與
 懼之去其鼎鼎出翰致蓋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與
 而趙公再相汲引吾類滿然於縉紳之間而正
 學幾微而復盛夫奚病趙鼎後再相汲引朝華泰
 黨不使於趙而劉大中之徒復相繼而去吾道又嘗
 再飲矣趙鼎與安回與安人於明城人也而慶元初年大儒
 設教樞衣雲集僅致講帷吾教有尤焉而正學幾墜

而復振夫益初召則未文公為自是而後
 或慶政興不知幾變未易盡言而伊洛源流至今流

衍益盛也噫以道傳學在士大夫固為有功而以道

名學在士大夫不能無過節義盛於漢而衰於漢清

流盛於唐而衰於唐道學之名矯矯然表暴於世者非士

乃吾道之幸而道學之名矯矯然表暴於世者非士
 君子之福何者正學與邪學不兩立正人與邪人不
 兩用一消一長之間道學所由顯晦之機也前日偽
 學之事可鑒夫吁可畏哉元城了翁曰願士大夫立
 此名節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戶愚亦曰願士大夫傳

道學之實不願士大夫唱道學之名



格物之學

人皆學解牛吾獨得養生莊子人皆學舞劍吾獨得
草書流如此格物之功用也至誠之未盡則鳶魚之
不察機心之一露則鷓鴣鳥之不下此格物之本原也
夫天地之間皆物也至粗者物之迹至精者物之理
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非迹乎橋梓之
父子鴻鴈之兄弟非理乎當因其迹而求其理不當
忘其理而泥其迹也是學也必意誠心正而後可以
明是理而私偽格亡者不可以明是理必知周見徹
而後可以明是理而人慾蔽塞者不可以明是理中
庸言格物之妙本於誠意七篇所論備物者亦以反

竹人
物格

詩公各
和之

身而誠者先之獨不觀聖門之學乎顏子感常山之
鳥知東野之馬悟也宋語而不知是理得於心齋坐
忘之頃曾子造舍瑟之趣托浴沂之樂妙也論語
詠歌而歸天真然悟非可以迹求之身自杏壇迹熄
擺市響絕後之所謂格者不累於物則離於物家
千載能續曾顏之學者惟我朝關洛諸公有得焉
嘗攷諸君子之學有知者固格之而無知者亦格也
有形者固造之而無形者亦造也探其原溯其蘊蓋
自誠敬得之伊洛之學尸居而龍見淵然而雷聲以
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關中之學下學而上達
文章而天性以正容謹節為本以窮理盡性為用之



五十一
和之

君子者燭理既融見理已到一性澄徹萬善昭融以
之格物何物非我以之明理何理非天奪而鳥獸塊
而金石幽而造化悉歸吾性分之中自今觀之見鳥
集而知機心之不生非妄也即傷弓飛鳥見曲高舉
之意也伊川指天下羣鳥曰地上之有物則羣鳥集
物意亦爾若鳥者過道則不即來食頭又乃集鳥人
道下則便集而食矣云云聞驢鳴而知已意之自若
非誕也即鼓琴得趣六馬仰秣之旨耳謂茂叔意前
云與詩家意思一類中乎一感可及豚魚信乎狗
有吠屠之靈伊川曰天吹屠人世皆有物隨之
非也此正如海鳴亦又易中孚非春燕
秋鴻各隨寒暑信乎雞為盛陽之物故伊川曰雞尾長
故稱此有知之物固易知也若夫有生而無知有形

五十二
和之

五十三
和之

而不動者亦明之吳江楓葉秋古人固以物而知時
而今觀梅枝而矣乾坤者信矣伊川曰冬至以陽極方
何也其條其枯寒城菊自花前實錄其物之有操而今謂草木之有
致自有節分怒心者信矣有謂明道曰如何謂之怒心曰克腐得
化草木繁茂至於無形之可觀無迹之可驗運於茫昧者亦知之
天地間有人焉又註詩曰此有形之物亦易知也
一氣升降未易管蠡今觀石壇之潤而探天地升降
之妙若迂矣然礎石之迹一潤而在天之雨必至非
為迂也程先生過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膝舒迭
運周流穹壤今以一瓶之粗而指陰陽消長之義若

怪矣然豐山之鍾方鳴而霜降之候已應非為怪也
程先生見大地湯瓶鼎之格物至是信無一物之不
此便見陰陽消長之格物
格也噫論關洛格物之學不先求其正心誠意窮理
盡性之妙而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以為所格
在是亦不足語大學之道或問伊川格物原是物物
格之是只格一物而萬理
皆如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
新習數次然後曉然自有貫通處

師道

愚嘗退而靜思士君子以身立天地間其不可負不
可慢者三曰君曰父而師與焉天生而為人業而為
士戴天履地而靈於萬物不至於斲喪磨滅損棄彫
落是誰之力當貴安佚我者君也鞠育我者

父也而誘掖訓導啓通成就我者師也人能忠而君

孝而父此固職分之常苟棄所學倍其師將何自立

於俯仰間乎昔者孔子以布衣匹夫而衣冠禮樂足

以師表一世其門人弟子不遠數千里而從之雖飢

寒流落殯於死而不去寧從陳蔡之厄而不忍棄絃

歌之誨寧處康人之圍而不敢叛聖門之教論語寧

有漢兵之圍魯共王之難而詩書金石之聲不敢忘

也漢兵頃羽傳噫此其有補於世教豈淺淺哉木鐸

響絕香壇迹蕪師道之不絕也如綫授子夏之學者

虛無其說曰子傳荀卿之業者刑名其家李斯操文
入室幾百年于茲矣蓋可嘆也漢之諸儒爭開戶牖



往往有自棄之心唐之諸儒吠噬狂走亦有厭薄之

見方漢家靈簡有所師承守毅果者不敢從左氏詩人習左氏曰習韓詩者不敢尚齊魯僅林傳非太守

師教也然劉歆受學方進矛盾戶庭其視左氏春秋

之學謂何本傳林吉從師周堪失身匪人其視夏侯尚書之學安在僅林傳嗚呼習羿之藝弯弓反射漢

儒何忍哉方唐家崇尚儒術願承模楷從武公之教

者升堂而游抱琴而歌韓文上巳日德本黃陽城之學仲琴詩序非不尊師道也然

德者詣闕而留抗頭而請唐書楊非不尊師道也然

昌黎一代山斗百川東之且不能保藉湜之不叛文翰

子厚衡湘以南皆師之至蔡革中立一書恐恐

然群怪聚罵之譏持文卷中論師道古今之出

獨韓愈奮下類流陷犯有師者殺之公為狂人

以為師世果軍性聚罵請同師引而播與為信詞以是謂狂名於世以不敬於又擊之而大吹云

嗚呼見雪而失望因而吠唐儒何怪哉見上其英師

道不可一日不存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者師也為前聖繼絕學為天下開太平者師也不然河汾王氏師友講習而能開三百載之唐者師亦何負於人耶一時從遊謀如房斷如杜直如魏智如李方布衣窮悴之時直期以公輔之器異時以論諫稱以征伐顯以輔贊彌縫著稽其風志無不酬然文中孔孟而下而能得師友淵源者河汾一人而已此師道不

可一日不存也得洙泗之源流接河汾之支派吾於

先正諸公有望焉安定之在湖以體用學也

方尚詞賦獨湖學必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商

在泰山以經學也學之特復字明復後居大山自周

而程自程而張又以性理之學也

遠方起無自謂本千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天地

禮樂其文詩書史傳其用則潤澤生民歸於皇極凡

從而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

而謂之天下用也

學之詞是以用也

門人在朝為誰曰

餘政事文學下可

可知道德賢材修

棟梁桐榦極口稱

之淵篤孫覺之純

之盛此東南諸生

也康節先生先天

皇極經世以續泰



春風和氣使人愛慕門外，雪氣象森嚴。侯仲長云：明道婦語人曰：元慶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消定大物。

只緣夫其使天下知有師道之可慕可敬而遊程氏

之門者，則有如游如楊如班如馬。謂文大揚中立

皆出性橫渠訂頑砭愚其言醇正，正蒙一書學者指

南橫渠學堂雙峰右書訂述，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

與洛並而遊橫渠之門者，則有呂與叔、蘇季明、馬

厚季或德魯與孟子此然，然其學明道曰：今之科

此木足見師教淑人之深也，不觀末衛之辱無以知

孔門從道之堅不韋，齊梁之沮無以知孟氏諸弟尊

師之篤不觀當禍之慘無以知伊川門人兼德之又

方當事之起也，根連撲擊禍發如矢而張繹屹然砥

柱，其心滿整而不變。張子思曰：伊川自滄陵思

逝不敢親承而馬特中歲寒不改至執贄十友而不

已。為仲字時中，崇寧初元，林學有禁，仲銳然為親，依

柯誠死不至死乎？吾道可守而夷狄之法不可徇

伊川自滄陵學落多從佛教，獨居山與澗頭通

不可讓則尹焞其人也。是上進士可棄而元祐之學

不可讓則尹焞其人也。是上進士可棄而元祐之學

伊川

伊川

以千祥千壽不則再上壽於我嗚呼風雨如晦雞鳴
夫子知吾不復應進士來矣
不已諸君子有焉吾道經陸而復續性學已晦而復
明至今談伊川之學者歛衽起敬誦伊川之誨者書
紳自守是雖先生善淑之教亦諸君子固守之誠也
若夫王安石從師濂溪而新經等作與向時所學大
戾往刑公從學濂溪後行郭忠孝授經伊川當第疾
去至死不相往來崇寧初元祐學有禁婦人用事此
生之門韓青從游者以趨利而去魯忠孝自噫長者
絕乎乎絕長者也此在聖門鳴鼓而攻之不暇尚
足與語此哉

友義

觀昌黎誌子厚之碑則知朋友相與之義不容變
物子厚墓誌銘云六中山劍夢得為錫亦在禮中當
結語州子厚泣口臨別非人所若而夢得親在堂吾
不忍於相別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謂無子俱往
有以夢得事如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
乃見德義合夫平居里巷相恭悅酒食遊戲相微云
云一旦臨小利害如觀丙吉貽弱翁之書又知朋
友相規之義不苟同洪文噴伐木須友以成民德至
于歸厚谷風朋友之道絕天下至於俗薄以世道升
降觀之則朋友之義亦大矣夫所謂相處之義非結
綏彈冠相慶也非平居笑語調詡也利害不移貧富
不變生死禍福不敢易其志程嬰杵臼全趙孤於卒
苦之中左傳張儉李篤脫黨禍於危疑之頃者是矣

東漢劉琨不然杯酒論交傾倒肺腑少臨利害若不
相識屢滿於炙手可熱之時屢設於一貧一賤之日

艱生賣友耳餘交兵本傳此市井賤丈夫之所為其

視朋友相處之義果謂何耶夫所謂相規之義非怨

已而攻人也非植黨而激變也學雖同而不可不切

磋情雖孚而不容不各盡所見勃朴平智不害為交

歡之約魏周巡戰遠守不失為相戮力之親者是矣

德若不然舉生稱善徒示貌親同聲贊美惟恐拂情

有擠并相害之私無推車協濟之意東都黨錮東漢

傳唐人分朋唐牛僧孺抵為昵昵相狎之情其視朋友

相規之義果謂何耶大抵握手論心道義相許不盡

其所以共患難同甘苦之變正固不足為先施之信

焉為國辦事捨公從私以附嚴霜同者相勉豈情之

直愛之篤哉亦嘗觀先正數君子矣袪寇布衣交也

寇公雖貴而忠定面折畧不少恕此不以富貴易其

心少恕節實不取也某公在岐忠定在蜀運不節賦

則新美公曰曾讀霍光傳曰木也某公韓李莫逆

交也韓公既仕而李公相從不忍少離此不以窮達

變其節韓德李若谷少嘗同途赴試共有一被一號

為秦政仲淹去國正黨論方熾之狄士夫畏禍少有

送者而王質載酒相餞留語數夕禍福果足動手計

既士夫畏秦禍少肯送者李蘇王質皆載酒往餞備

又備語數夕或謂質曰春又質者得為國黨李矣

五十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則幸不乘二人皆世俗指以為水洛之城議及尹洙
 洙孫甫所善也甫非佛洙正愛洙也洙者孫洙也
 謂以謂水洛迴春滿於回家刺洙不可罪由是洙
 洙公平生差後之害言佛溫公東坡溫公所契也東
 坡非次溫公正厚溫公也蘇軾謂同馬公曰差後充
 指民財十室九空是役之害氏常在官不得專力於
 農而次史爾存料錄為好又曰今欲讓張先發而行
 差後蓋未易欲宥宗諒仲淹曰可杜公曰不可不曰
 杜公仲淹之所愛也富公言蘇軾謂甫嘗家居石川公過之
 錢坐罪杜公則欲致宗諒重法不無則則不能在此
 為公則欲宥其罪曰不能則則仲淹曰可富公曰不可不曰仲淹富
 公之所黨也富公在無府使錄仲約以正法

為而朋哉大何荆公處久不端也陳升之善博會以
 矣既登揆席忍為操戈之計取富直安石川制勝安
 更談判五條例已引律之典事凡所錄為相與相殺
 石大器於是二人始別呂惠卿荆公愛友矣既入
 參職達肆擊弓之巧既得勢思安不復入此可以富
 然荆公所以失相處之義以其無相規之理故也何
 者人莫患乎好人同己也同己之心一勝則勢利之
 友日親而禮義之交日踈規正之論不聞而諛佞之
 言愈密反覆之禍諸賢已先知之可馬光到有宋制



天

月雲漢蒙而不持出又非靖節之歸去來有開臨
 立海之狀讀之令人清灑忘名利心佳製也或者有
 以賦為辭之議南華謂肉明如野鶴任風開嗚呼
 為文之難如此而况於論文者乎夫自六經不作之
 後騷人墨客雄才健筆馳價於翰墨之場者不知其
 幾固難以一二數姑即文選文粹之所去取者而評
 議之信矣夫論文之難也且擷華擷菁而為選蕭統
 之用工多矣然西漢之文不取仲舒之三策而取楊
 雄之羊新何見也見漢文重仲去疵取醇而為粹姚
 鉉之着意勞矣然李唐之文不取昌黎之碑而取段
 文昌之碑何識也唐書史云韓昌黎碑西碑多載不

何

評之謂今唐愈文命然林學士段文昌碑姚李
 一辨云謂天子言其私又東坡管於邸壁間見
 於此耶謂司馬長卿賦上林而不知謬言虛構夏竦
 編揚子雲賦其泉而不知安用玉植青葱羽獵托諷
 之詞子虛奏雅之篇而反雜於長門藜慢之語選果
 足信乎左太冲三都賦序云相如賦上林而備虛構
 都而笑出比謂魚張衡賦而論述清淺固賦西
 將行而不辨指天幸不敗為衛青之誤述李長吉鴈
 門行而不指黑雲壓城續以甲光向日之失道士吳
 筠之著游仙釋子蘭之作長城窟而亦潤李杜元白

之集粹果可取乎 並文新噫 三代之文至漢復起西

漢之文至唐復振一去一取且無定見况江左諸子紛

紛之筆歟嗚呼有顧士之高識庶能知李華吊古戰

場文 唐特無歐陽公之巨眼 而昌黎文集終為頽壁

敲簾之物 歐陽公稱文後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

界無所故言在雙閣發而視之得在昌黎先生信矣

夫論文之難也天開我宋鉅工彬彬一洗萬古日月

爭光故有為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之

詩者 孫何真丁謂齊名王禹偁有詩曰三百年來文

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今便合數條史二子

文中有為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之

諫者王明公贈曾山川狂氣化入文章噫感哉有如

王黃州之恪孫泰山之義石徂徠之厲尹河南之嘯

歐廬陵之醇蘇文安之遠李盱江之銳宋常山之峻

司馬涑水之端曾南豐之毅王臨川之整蘇東坡之

浩蘇穎濱之通李洪水之宏陳後山之潛黃豫章之

俊筆勢駿駿與周漢軋是豈區區模倣者之所能及

哉然考其評議觀其取予往往有佩劍相笑之見夫

歐陽未叔醉翁亭記平生最得意者而秦少游以為

用賦體 東坡云未叔作醉翁亭記其辭既易蓋欲云

語口平生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為退之書記

西漢書止
切文





世稱曰佳作者而尹師魯以為傳奇體後山詩註云
 之曰傳奇體耳傳奇體則竹譜小說也初為太平州
 之記六經閣張伯玉終不愜意魯子固初為太平州
 華人也賦勝公王荆公諸名士共稱子固文章伯王
 休不疑問語子固語方作六經閣其馮之記子固凡
 其情了紙曰大觀閣者錄于百家皆在焉不害華經
 長非聞見後錄陳鐸之批荅魯子明謂非語語論
 來語非知語乃王荆公以東坡醉白堂記為韓白優劣
 論蘇公以王金陵處州學記為學校策無文噫稱贊
 之意不足而正救之辭有餘諸公非相短也正所以
 相切磋也不然柳子厚素稱韓之文若捕龍蛇搏虎
 豹急與之角而不礙至論韓碑談其有帽子之習諸

公之見非韓柳之見歟後題云有來而者言韓愈
 而公不取惟指韓子之性其文也又劉夢得曰
 八歌詩十八手筆西平云韓碑語有謂子厚為之
 平云柳父謂子厚云柳碑語有謂子厚為之
 代英樂天之詩沈存中喜其識趣可尚章子厚識其
 識趣最淺詩史云沈有中謂樂天詩不之若好無識
 識詩中言其靈事處幾如神也如當白可伏無識
 當此不幸區子不當形歟又他如當白可伏無識
 是我經山獨性明之類又他如當白可伏無識
 以所詩曰當君司馬耳靈日之偶察天在洛往時香山
 者以祭人為幸之樂天復幸日是我前天在洛往時香山
 杜陵之詩黃魚置稱其靈丹一粒揚大年薄其為村
 夫子黃曾五編批子美詩如靈丹一粒揚大年薄其為村
 思人必以子美詩強大年不為靈丹一粒揚大年薄其為村
 思人必以子美詩強大年不為靈丹一粒揚大年薄其為村



年公昌黎之文歐公平日推重以家藏萬卷惟韓文

為舊物萬世所尊而蘇頌濱乃譏之歐公言韓文

蘇頌亦嘗答先生集乃其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

萬世亦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又蘇子由謂元和

初始為李斯頌愚溪之文蘇東坡晚年最愛以碑文

妙絕今古而歐公乃薄之蘇東坡晚年最愛以碑文

上至漢晉漢南歐公乃薄之蘇東坡晚年最愛以碑文

同而優劣之論亦異諸公非相反也正所以相詰難

也不然老泉嘗稱遷之史其與善隱而彰其微惡直

而寬至其子頌濱作古史以糾其失諸公之見非蘇

氏父子之見與惡也蘇東坡晚年最愛以碑文

又了山竹水史雖然文入和雖縱古固然然學不違

死輩文不逮先輩亦效先輩雖黃之口皆其氣習不

渾厚而輕躁者之為乎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

阮籍為老兵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

人則吾豈敢

韓文公

昔歐公之跋昌黎文集也曰予少得韓文於穎壁敵

篋間閱之可愛方舉進士未暇進力後官洛陽與尹

師魯出所藏而補綴之而韓文遂行于世歐公用

力也又夫歐公言韓文後曰余少家漢東州南有李

范貯故書在壁間讀之得昌黎先生文集六卷

歐公言韓文後曰余少家漢東州南有李

范貯故書在壁間讀之得昌黎先生文集六卷



州為有司所黜因擊所肅韓氏之文復閱之則有

噴曰學者當至於足而止耳樓七年韓進士又第官

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

所藏書焚棄而韓之末人家所有舊本而校之其

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故筆華傳舊所不傳而歐公

錄之洪興祖注曰下碑率華傳君大類書舊所不載

而歐公辨之慶曆丁亥江西袁淑世錫得此書歟因

生慮不及也世則曹泰元和十四年刻作詩得實韻則

在顯陽書山寺東坡又云世安撰之

波瀾橫溢泛入傍韻得窄韻則不復旁出因難見巧

舊所未論而歐公始評之歐公云退之工於用韻得

韻如此日足可情之類是也得窄韻則不復旁出故作文

考出因難見巧如病中呻吟張十八之類是也

者非韓不學學韓者非歐不師蘇公謂歐陽公之韓

愈信夫蘇軾序歐陽之文曰韓文之後三百餘年而

鳴呼昌黎之文能如鳳躍日光玉潔出入周孔凌駕

卿雲千態萬狀道德仁義之言炳如也然毛穎一傳

舊史譏之則公之文在唐而未著唐書云愈作毛

穎此文章之甚著者夫洪興祖伯長所嚮經年不售

則公之文在固初而未顯洪興祖伯長有詩折東鍾然不

有歐陽氏其孰為古文之倡歟其孰繼昌黎之躅歟

自是而後如蘇如曾如王如宋諸君子繼唱迭和迨

遂前俯盛矣哉愚嘗觀公之文矣讀聖德詩而知其

文辭雅正與周雅爭光讀城南聯句而知其辭氣豪

放雖累千百千而不困故東坡謂寄盤谷子二章不

減杜子美東坡曰退之尋常詩自謂不及李杜若盧

中雲夫寄示退盤谷子詩二章獨不減

減杜子美

減杜子美

減杜子美

減杜子美

減杜子美

減杜子美

減杜子美

減杜子美

減杜子美

減杜子美

于魯直謂南溪始送三首有詩人句律之深意

於退之最深南溪始送三首以為有則公之詩可知

詩人句律之深意蓋退之詩準於此則公之詩可知

也請平准西碑氣象富得相如體讀曹成王碑語

句簡古得子雲體法相如也進字解評說之類精純入通

碑法制句也界為文字字有法法在氏司馬是也

故孫覺謂淮西碑其叙如書銘如詩後山詩話云

碑文謂退之碑臨川謂退之善為銘如王適張徹

二銘尤奇如王適張徹尤奇也則公之碑若銘可

見也原道一篇扶持名教與軻書相表裏進學解

說等作精粹入道理不下剡向及質之前輩伊川謂

如軻之後不得其傳之語非蹈襲空虛而得之

也

進學解皆古人意思未則公之雜文皆周情孔思

也小意云退之進學文與學制毛穎等傳皆古人意

也思未則可以名家矣然送窮與揚子雲述食賦大

意全用退之古人情文皆有清和達如司馬相如大人

賦子長皆到至若序若傳愈出愈奇送李愿歸盤谷

序東坡以唐無文章惟此一為而已東坡云歐陽公

文章雖送李愿歸盤谷亦一篇而已毛穎等傳前

輩以其說出於莊周寓言到晉宋無非相宜和

為得子以為子處焉有嗚呼斯文也振八代之衰

濟天下之溺回狂瀾以挽異端之趨吹死灰以彰六

經之學蓋名教中一砥柱固非後學測其涯奧姑即

心覽年為文所尚甚多身之供不小宋謂送窮文

傳其傳之語非蹈襲空虛而得之

也

進學解皆古人意思未則公之雜文皆周情孔思

也小意云退之進學文與學制毛穎等傳皆古人意

也思未則可以名家矣然送窮與揚子雲述食賦大

意全用退之古人情文皆有清和達如司馬相如大人

賦子長皆到至若序若傳愈出愈奇送李愿歸盤谷

序東坡以唐無文章惟此一為而已東坡云歐陽公

文章雖送李愿歸盤谷亦一篇而已毛穎等傳前

輩以其說出於莊周寓言到晉宋無非相宜和

為得子以為子處焉有嗚呼斯文也振八代之衰

濟天下之溺回狂瀾以挽異端之趨吹死灰以彰六

經之學蓋名教中一砥柱固非後學測其涯奧姑即

心覽年為文所尚甚多身之供不小宋謂送窮文

傳其傳之語非蹈襲空虛而得之

也

進學解皆古人意思未則公之雜文皆周情孔思

也小意云退之進學文與學制毛穎等傳皆古人意

也思未則可以名家矣然送窮與揚子雲述食賦大

意全用退之古人情文皆有清和達如司馬相如大人

賦子長皆到至若序若傳愈出愈奇送李愿歸盤谷

序東坡以唐無文章惟此一為而已東坡云歐陽公

文章雖送李愿歸盤谷亦一篇而已毛穎等傳前

輩以其說出於莊周寓言到晉宋無非相宜和

為得子以為子處焉有嗚呼斯文也振八代之衰

濟天下之溺回狂瀾以挽異端之趨吹死灰以彰六

先正之所評論之所嘉嘆以叙其一二馬耳然孔孟
經學不行於春秋戰國而行於後世昌黎文集不顯
於李唐而顯於我朝噫有以夫然嘗論之韓公得
歐公而唱得諸公而和固為斯文之幸然淺學者見
卑識陋輕議妄改好事者託名亂真求售其文斯文
又何不幸耶聽穎師彈琴一詩蓋奇作也或者妄託
文忠公以此為聽琵琶之詩既議韓公又誣歐公
穎師彈琴詩為韓公詩其琵琶詩東坡嘗
作聽琵琶詩文忠公不見見二公之論似未必然祭
柳子厚文益精語也或者妄以表表命儻之句改為
表奏柳子厚文益精語之大字多為油傷唐人安敢如祭
柳子厚文益精語之大字多為油傷唐人安敢如祭
嗟夫胷中無國子監不可讀杜甫詩况公之文淺學

者豈可輕議乎前論直諫表論顧威狀言不成文事
非指寔已不免前輩之論制詩采新曰直諫表論

入別集觀其文法非選之佳者本無之好事者
抄事或成有之文官豈得不傳蓋後人安託公名以
香其文才識庸淺尚不啻為選之作故也直諫表云
吾位聖唐見賢如齊賢達之士所當心也直諫表云
一力胡能止百官之說說煩被顧威此一時季同不
內謂百官之說又云臣當寸草之命言詩之序議三
器論命意措辭絕無長處又別出一人之手凡此數
篇皆編外集或論韓文直諫表顧威狀一正出一手詩
辭絕無長處使嗟夫李華弔古戰場文且不逃顧士
之所識况公之文好事者其可託名乎唐書李華然
華然弔古戰場文且不逃顧士
外集所錄固雜矣至明水賦送俱文珍僧令縱答劉



秀才論史與夫上賈滑州書薦薛公達書通解擇言
 鄂人對等篇深釋典麗非他人所能及而李漢公之
 門人最厚者收拾遺文無所失墜而此作反不在四
 十卷之列何耶我知之矣蓋論史之作人禍天刑數
 語特出於有激而云答劉秀才論史書云夫為文者
 不得無為之與唐有天下二百年夫聖君賢相相踵
 其始文武之士不可勝數宜一人卒就紀而傳之耶
 明水賦雖工乃舉子聲律之語明水賦文珍閣寺
 識者蓋稱外果送州監軍令縱浮屠名教所斥又
 浮屠令縱俱文珍序乃公意自不欲存於世者故漢集中不收
 之漢文集序門人李漢每知梁厚且親逐收拾遺
 文無所失墜至其他所作又古可言者蓋少

年識見一昌黎也潮州賤還又一昌黎也黃山谷嘗
 曰公之文自潮州還有不待繩削而自合者則公之
 老作為自然也韓公年譜云魯直云逸之自湖伊川
 亦曰退之晚年為文所得甚多則以公之晚作為有
 所見也上見彼上賈滑州書方年二十二韓公年譜上
 云愈年二十二韓公年譜上書至此首卷十六年一韓公年譜上而薦薛
 公達書殆又始冠之歲年譜正元四年戊辰張建封
 於史封云河東薛公達年二十有六韓公年譜上元和中四年四月十七年自北和已六韓公年譜上通解擇言解鄂人對三篇亦皆
 少時所作洪州通解擇言解鄂人對三篇亦皆足以垂永久者也噫張燕公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

以為江山之助張說傳說為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

謂江杜工部自夔州後所著篇什皆不待斧斤而

自合杜甫詩後因開補帆轉在官去客秦州途落柳

子厚南遷後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絕古今東坡稱嘆

不能自已者柳宗元平語東坡若上云柳子身然則

論韓公之文安敢以少年所作為公之累耶

新學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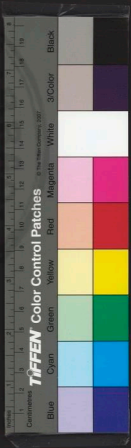
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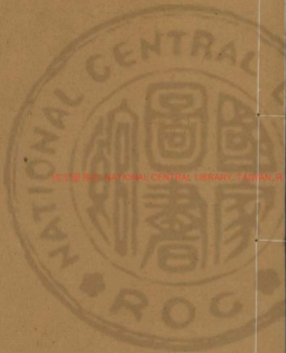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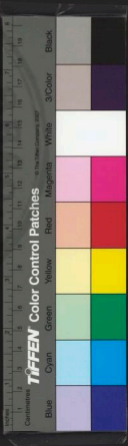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新纂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二

三省

侍中

中書令

尚書令

左右僕射唐亦除尚書令以僕射為尚書省長

三省之職起於秦漢三省之任重於東都魏晉以尚

書省統天下之務中書省總機要之司門下省掌出

納之命則唐與本朝也且侍中秦官特丞相史之

任漢選黃游充為加官掌侍左右分典服物宋百官

之本春秋相史也使五人任參殿內東廂秦季故謂

之侍中又按通典漢侍中為知官符入禁中分掌康

與服物云大賈子嚴助詞臣得備顧問本傳安國名

儒持掌唾孟宋百官志武帝世孔安國為侍中其微



而向三品之名蓋起於此職然自向書令開二僕射
 為宰相及正觀未許有僕射必如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及承唐為此號者蓋欲合中書令之權耳自是
 如等名然唐為此號者蓋欲合中書令之權耳自是
 相承至于國朝莫之能改非不分也理勢不可復分
 也 國初三省長官第為空名惟侍中有真拜者在
 國初則范質趙普繼此則丁謂馮拯韓琦而已是雖
 以門下省長官而總百揆然三省之職實合為一故
 未改官制之前凡命相者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蓋 國朝之制名曰沿唐而實異於唐歟 疏源回觀
 命相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真拜侍中者不復
 言平章事累朝因以三省長官尚書令中書令侍中
 僕射不與政事為一官持以寓後魏序位品而已
 又皇朝元祐表使慶元年元祐實侍中與同平章事
 趙鼎同使為侍中使慶元年元祐實侍中與同平章事
 門下省長官而總百揆然三省之職實合為一故

職官考

元豐正名三省並建分職設局如貫繩然然愚
 所深惜者小人用事託公濟私其弊有三蓋不可不
 論且王珪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以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二省宜相兼矣夫何確專政柄惟重中書
 凡有除吏珪不與聞蓋僕射為相命令進擬皆所由
 出安有省覆之舉二省進對同得預聞既已奉行又
 復有審駁之理此事權所以盡歸於右僕射之手蔡
 確偏重右相之弊一也 元豐五年詔自今事至中書
 正有言中書樞取旨事樞大重上曰三省尚書樞行
 謙之尚書行之尚書不樞自可論矣曰三省尚書樞
 相也初王珪蔡確力贊改官制確先說珪曰公久居
 位高必得中書令故不疑一日唯密言三樞長官
 官侍郎各主兩省事上以為然確得事改制凡除史



哇不與聞乃言臣備位宰相不與進退百官請同議
 上詩之三有臣或政事者大率出門下其次出門書
 又其次出尚書王安禮不預官制乃曰政畏多門要
 雷歸一反謂事無巨細皆於中書本於門下尚書行
 之則看與從之職古樸諷中書制行中書之職則
 拜行侍郎以貳之有不宣相與矣然僕射既為宰相則
 凡命令迎觀未有不由之出者故令之職既身行尚
 又者而後之乎方其進對門下侍郎亦預聞矣既已
 奉行之而又審之亦無是理門下侍郎有給事封駁未
 有侍郎自駁已奉之命者則侍郎所預聞者多矣
 或慮文也元祐間議者以知令給事史元沅多因有
 并門下者之意故舉不行然而有當與左相及選中
 書右相或制不主左相無知之何中書侍郎進門下
 侍郎之名為進自呂公著有同舟共濟之說而執政
 皆協力也正如同局共濟當行而已公著曰三省
 功始也正如同局共濟當行而已公著曰三省
 事行一者自今狀收列進至取旨而各行之運定
 又韓鎮以猶于避親改授之命而三省同取旨三

何夏

省宜同心矣新補為右僕射其制子以避親改授起
 進擬不專屬中書升本班時與獲吉之始命三省合取旨
 奏事之制者子厚擢權之去已乃曰此先帝之志不

何夏

可易故終哲宗之世不置右僕射而文書有合送中
 書取旨者則以為無條有例由尚書省徑上但過門
 下而已蔡京姦臣尤而效之子厚偏重左相之弊二
 也紹聖元年章惇左僕射當時有言元祐權更三省
 書有合送中書取旨者則以為無條有例由尚書省
 制中書取旨門下而巳三年李清臣為中書侍郎言
 事而合送中書者更不送中書僕射上取旨使望吏
 正年凡六年歷得為左相又有甚者京相既久姦謀
 日長請改左僕射為太宰右僕射為少宰自以太師



無總三省既為公相宰執大臣皆居其下益肆其無忌憚之心噫可嘆也是則蔡京偏重公相之弊其變

已三流害尤甚歎大觀二年京為左僕射獨相政和

月京以太師兼領三省事三日至都堂元輔

為主輔右獨未始除授左右僕射為大

重之弊王珪非不言之言之卒不勝見左相偏重之

弊李清臣非不辨之辨之卒不能至公相專恣之弊

宜和詔令非不言罷而或以為嗾臍之悔

公論道之位而為理二者兼之使宰相備黃錄失紀

惟官史不然而領甚至紹興權臣竊之秦檜細與十開

積權臣又竊之識者蓋為浩歎惟平章之名定參相

之稱此乾道之令典也紹興八年改左丞相兼知今日

宜率由之以為萬世家法云

宰相兼樞

周公冢宰出征東山畢公為公兼任司馬嗟夫

軍旅之事非縉紳之所當預將帥之權非廟堂之所

可侵而周人必使兼統不曰侵官何耶蓋出征重寄

也握兵大權也身為大臣不得與知則渙散不相通

彼此不相濟其弊豈勝言哉嘗以周之六官攷之冢

宰所以掌邦治統百官也司馬所以統六卿平邦國

也二卿適相等耳至調發之權不歸之司馬而歸之

天官噫先王之為慮也遠矣故呂氏嘗嘆若無關於



燕樞密使慶曆二年七月右僕射樞密門下侍郎平章事

得來燕樞密使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議宰相燕

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侍郎樞密使中書樞密非自官

請發樞密院上乃進命富弼樞密使制令及張洎方

平章事為使如故未幾邊事既寧而燕職遂罷於

慶曆之五年慶曆五年從貴昌相陳執中建召問

國步多艱乃以宰相范宗尹燕樞密於建炎之時建

四年六月以宰相范宗尹燕樞密院事罷卿管成議

者以為宰相之職無所不統本朝沿五代分為兩

於是以其事歸樞密北年又置御營使是政出於三也

扣不燕樞密者八十餘復以張浚趙鼎燕樞使於

紹興之日使趙鼎泰增亦以左僕射燕未幾和議既

成而燕職復罷於紹興之二十六年紹興二十六年

已定可修祖宗故仲使不燕然亦觀慶曆

燕樞之效乎方夷簡判樞密之職命范公仲淹出撫

陝西相約平賊而趙元昊送款哀鳴終身膽破而西

邊晏然矣呂夷簡自計川蜀運糧平章門下事燕

輒力于映亮公出陝西張魏公都督兵馬之事命張

本劉元昊請和復還

韓愈分屯江淮大敗劉規僅以身免而北虜始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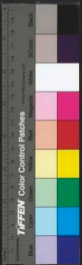
矣本傳此見兵民相通之驗歟不然雖熙熙征

州獨與密院詳議中書不得預聞卒不能成幽燕之

功前熙寧三年正月先是質金國等相繼上言燕

于熙寧三年正月先是質金國等相繼上言燕

預聞不康定戎首附諫官方爾論列而中書初不



預知不免有區處之失欽定初時次同乞沐白簡

甚至熙寧初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樞密約策

郭遠備堡柵密院詰之而中書褒詔滕達道之言其

深知事情歟其有感祖宗舊制歟

進事多不合適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

大抵凡前中書院欲守何以今天下無敵

宰相臺諫

宋約當軸宅揆代工坐廟堂而進退百官此宰相之

職為府深嚴多冠威肅振紀綱而警風采此臺諫之

職也

廟之謀設未必盡合於事情賢者之升黜未必盡

愜於公論况權門一登炙手可熱相府滯澹趨者如

市使非白簡霜飛之嚴何以動其警畏之心哉然敢

於論人主之過而不敢於忤權臣之意敢於陳宮闈

之非而不敢於指廟堂之失苟不獎其勁直之節借

其容納之意則孰肯盡言耶且霍光廢立權在掌樞

雖宣帝亦憚之嚴延年以待御史之微劾奏其罪而

朝廷肅然起敬嚴延年傳宣帝時為侍御史帝初

之劉向以大夫之卑陳其谷而權貴為之縮頭

陳延光大夫是時帝元舅驎平侯王鳳為大將軍



太異向以為外謂震霆二驚聽者掩耳威望若此

廟堂其不警李義府取媚昭儀擅殺六品高宗且

不問其枉法之罪王義方一為侍御對仗呵叱貞誦

彈文之過通鑑高宗知李義府恃寵用事洛陽婦人

命給事中制之李義府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

於獄中上知之李義府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

日若王陵之母李義府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

豈死先則生教李義府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

下三北義府始裴延齡怙恩者姦舉朝側目德宗方

有白麻之拜陽城身為諫官守閤陳慨卒沮其不相

之命裴延齡怙恩者姦舉朝側目德宗方

人皆想望裴延齡怙恩者姦舉朝側目德宗方

之亦不以裴延齡怙恩者姦舉朝側目德宗方

人為神裴延齡怙恩者姦舉朝側目德宗方

廷門上裴延齡怙恩者姦舉朝側目德宗方

等至太裴延齡怙恩者姦舉朝側目德宗方

惟許人裴延齡怙恩者姦舉朝側目德宗方

將以延裴延齡怙恩者姦舉朝側目德宗方

在望睹者毛寒言論若此權要其不懼乎不然黃閣

森嚴紫府榮耀岳峻天魁斗橫漢縉紳不敢言給

舍不敢論而任風憲者若猶看鼠自默仗馬不鳴則

事權不振國勢不立亦堂廟堂之福哉嘗觀國朝

宰相臺諫輒重之由矣自御史劾趙中令反以見斥

而臺諫之言輕太相能作趙韓王如左右侍御史雷

史文胎上無解其相自諫官論丁謂卒不見聽而
 臺諫之言沮其賊已入矣至於中公薛諸公並受
 其短共害卒之中令其子不能逃鹿吏受賕之失而
 必有甚也卒之中令其子不能逃鹿吏受賕之失而
 謂之姦邪他日自敗則知人言有益於國家也多矣
 上見至于仁祖以政事付宰相以公議委臺諫政
 事之出少有意失而公議之誅略不少貸是故晏殊
 為政傾身諫官張方平蓋指仁宗時言也子由能
 飛安通為言國朝自真宗以前朝廷尊嚴以說
 不行好言直事之人不救以事端感朝廷上必
 諫諍者論其長短而不知其始也蓋朝廷尊嚴以
 能為用諫官其始也蓋朝廷尊嚴以說
 官乃用諫官其始也蓋朝廷尊嚴以說
 不說諫官其始也蓋朝廷尊嚴以說
 不說諫官其始也蓋朝廷尊嚴以說

得其二使見今朝廷尊嚴以說
 為非懷其害亦不知也蓋朝廷尊嚴以說
 無人在上舉動皆失當下富弼為相奉旨臺諫汪輔之
 亦指仁宗時言也嘉祐四年汪輔之以書請貴官賜
 是雖朝廷之勢若輕而議論之權若橫然失在廟堂
 救在臺諫亦不過維持公議而已自今觀之景祐之
 際丞相呂夷簡也納賂市恩抗疏力爭夷簡之勅雖
 峻而仲淹之氣愈厲因朝訖轉表天聖五年夷簡
 二月夷簡三年再相景祐四年免仁宗親御白夷簡
 以前取和然後免夷簡言後無子言廢失其言先
 致勅司無得受臺諫章則仲淹孔道轉疏祖德薛堂
 南納賂市恩寶元之際執政王隨陳堯佐也不才多
 區知判許州寶元之際執政王隨陳堯佐也不才多
 私極口深詆韓琦之章屢上而王隨之黨隨廢寶元

云為宰相除三錄官無他
野直相繼奉簡帖三錄官也

參政

黃樞貳職侍講金華紫府弘深參謀王鉉陳烈是

職也豈非師尹之副歟按漢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

則今參貳之意也漢百官表上卿御史大夫參官按唐

表參預參議待官朝政則今參貳之名也魏徵以狂

言監參預朝政唐長夫世貳於相職則小大相通

長貳合議盡推車協力之忠效同舟共濟之義相曰

可參曰不可參曰然相曰不然則天下無不舉之事

矣掌觀宣帝之任御史大夫也本始地節四五年間

丞相韋賢御史大夫魏相也是為長寬而貳嚴地節

神爵八九年間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也是為長

嚴而貳寬神爵五鳳三四年間丞相丙吉御史大夫

蕭望之也是為長寬而貳嚴官表上同異相濟寬嚴

相用不過適中而已此所以成中興之績又嘗觀太

宗之任參預等官也正觀三年房元齡為尚書左僕

射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元齡謂創業為難徵謂

守成為難故彼此異議而不熈房元齡傳亦謂創業

業則難魏徵曰守法為難帝曰元齡從我定天正後

下見劉梁則雖微與我安天下見守法為不易正後

四年元齡尚為僕射蕭瑀以御史大夫參議朝政蕭

瑀偏駁則元齡裁正元齡過失則蕭瑀痛劾故議論
相規而不恕此所以成造業之功蕭瑀傳正觀四年

正相

正相





然漢之御史大夫不副丞相皆有觀餽謀陷之心

武實無異宰相之任魏若水曰按唐故事裴寂參知政事劉滄參知政事劉滄參知政事劉滄參知政事

然則名實相副長貳協濟者其惟國朝乎國初

相權太重擇官為副做唐參知政事之名而立參知

政事之官遂命薛居正呂餘慶為之時乾德二年

因陶穀之言也薛居正呂餘慶為之時乾德二年

正輪知於是有押班知印之命押班知印不押班不

堂自咸平中宰相呂端造窳準向事於是有得升都

至元豐以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為參知政事

之職至建炎罷左右丞而門下中書侍郎即為參知

政事之名此事權輕重制度沿革之由也元豐官制

事以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為執政建炎三年

參知政事

參知政事



魏之景德

魏之景德

喜者有協同而無扞格有相維而無相激相有舉事之非則為參者抗議正救不曰越職參有建議之失則為相者廷擧力辨不曰侵官此非古者相規之意歟故景德魏州之守此時蓋無方略可展中書萊公以一言勉參政歟若則即日就道不敢辭難

之快也謂公曰唐聘未進何人可為朕守魏公曰當此之際無少累可換古人有言智將不知國柄臣當器此意遂始以止意歟若然自失味及有言公建曰主上悅和井臣子辭歸之日參政若國柄臣當器此意遂始以止意歟若然自失味不傲辭歟卒能成勝敵之功者伊誰之力

魏之景德

戮力平賊卒能受元昊之歎者伊誰之功范仲淹公復相公亦奔走使彼國一公歟然無為我力平賊又以此德勝敵之績也慶曆西事之興此時諸臣皆同心力革而不恤期冀之禍元祐四年僕射王存除左丞竄逐蔡確合力固守而不顧羸然

之命石曼卿存傳云云此數公相協之效然也至貽公焚書之事參政宋庠謂可深罪而呂文靖曰止薄責之是相得詰其參之非也范文正知延元移後書臨極憐文公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問時宋庠為參知政事一日許公從家言曰希文大臣擅與許公深罪范也時相廷命文正分析文正奏至問為

有梅遜章以書第論之會任福跋榜勢蓋振故復書
 許授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疑則對等在前廷乃
 對官屬焚之奏上兩府共進呈宋公遂曰范仲淹可
 新柱那公為無罪曰仲淹之志出於忠舉欲為朝廷
 相曰杜對之言是也止可謂責而已矣志忠空頭之
 簽韓公出勅只令參書參政趙公蔡難之是參得難
 其相之行也聞見詳有入內都知王守忠者為群天
 趙公一日出空頭勅一道參政歐陽修已簽書夫參政
 自自說難公空頭勅公曰劉公事曰守忠立度下數之
 曰汝罪當死責州劉使安置取空頭勅快之
 差使臣即日打打其意六曹吏額之議呂丞相則置
 以知少緩則中交矣
 房都省劉門下則錄黃溫門能使上意曉然者劉之
 力也紹聖傳 蒲宗孟高書之命三省則奏除蘇執
 政則力爭不可能使朝廷稍安者蘇之言也名臣事

嗚呼一謀議之當則協於胥濟不為築室之疑一
 舉動之失則相規無私不為濟水之同賢矣哉先正
 用心也若夫丁謂除參萊公推轂也親拂相鬚狗苟
 取媚萊公所宜面責萊幾嚙怨恐為下石之謀遺事
 公力薦也稍至得意反覆陷弄荆公再相於是詔獄
 恐為變乎之計何慘耶初品吏州為荆公所如驛引
 荆公再相於是起華平詔獄者使徐禧王古與所
 子孝時已病全此憂憤而卒荆公再求罪去意丁
 呂小人也始之比周以勢利而附後之立異以勢利



而叛其視諸賢相協相正之風亦少愧哉

三司

嘗觀三司沿革之由矣度支本唐戶部之郎耳自宰相兼判係以使名而度支之權始重此其一變也

唐度支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租賦物產並計
之宜又呂誥傳統元二年權理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三月知門下省兼判度支亦唐戶部之郎耳自

御史分務吏至萬貲而鹽鐵之權愈重吳武陵傳
度支亦戶部郎中今三分其務吏萬貲皆御史負外
郎為之今又如使權其務是為吏員判郎又於事及

不可此其再變也接于五代鹽鐵度支戶部皆專使
總額曰三司而鹽鐵又升戶部度支之上此其三變

也鹽鐵戶部度支在唐五代皆專使
如之然則戶部之職一變而判以宰相再變而主以

他官三變而為三司而所謂三司使者乃其三變之

餘爾 國朝立極五季弊政掃除殆盡而獨一二僅

存殆有深意焉蓋我朝以宰相主民樞府主兵三司

主財國家大務莫重三者故不得不專其職也有正

使位亞執政官稱省主有副使位亞待制者稱省副

外此有判官其員有二省序視轉運有子司其員有
六省序視提刑通稱曰省判吏員之多寡然也同朝
以使唐之制置三司使以總國計總四方軍賦計入
朝使宋嘗置馬一歸三司使以總國計總四方軍賦計入
使位亞執政官稱省主有副使位亞待制者稱省副
相並監度支戶部本唐五代皆專使顯皇朝方
大卿監選同各置判官二員罷三司監鈔判官三司





本之

府先

判官六員判官以佐判使視轉運使資序又有三司
 司分覆磨勘司無憑由曹案無刑案修造案河渠案
 各院三司判官管勾開折司或衡司公事之類以專
 職也乃通在太平興國則分而為三始分三司為三
 部路置使王明為監銀使陳從禧為度支使胡正為
 戶部使蘇瓘三年置三司錢穀公事自合並置計定
 奏行與否其狀在淳化則合而為一淳化三年五
 司但置使一員至道因陳恕之奏復有三部之
 分三司各設注司從之又咸平命寇準之充復有
 一使之置咸平六年先是三司各置使司不相總故
 執動相違六月詔置使司官職之分合然也曰長
 度支戶部為一使合置使司官職之分合然也曰長
 若屬皆不輕授蔡文忠之在仁廟進士第一欲擢政
 府先除正使呂申公之在英廟館閣有錄欲實禁從

死除判官長貳之選用然也

蔡註國官制程宗舊制

歷職教養文忠公由進士第一翰林學士判度支

使推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乃至翰林學士判度支

仁宗年二十四文忠公力諫之方親決萬機

綱參大政尚書除權三司使數月乃判樞密使

祕書相呂中公在至和間任館閣官已有聲名

神中輔地獄實之禁挾其歷任未嘗輕縱乃先

除戶部判官者數月連贈起居注授呂說如制詔可

見持三司使至事權之不分利源之歸一隱然有周

官理財之意又豈唐與五代所能髮鬚萬一哉夫夏
 官之曹案秋官之磨勘衙司冬官之脩造河渠自唐
 五代以來而地官之所不與我朝悉屬三司故造作
 軍器屬之曹案土木之役屬之脩造河防之役屬之
 河渠國家財用之出無大於三者而今皆得總焉均

三司

大司

節制度檢視耗蠹而不為他司之所用此財之所出者三司得統之矣恭惟制唐地官銀度支令部主計度戶部主簿秋官實案不今庫部屬夏官儲造乃今工部河梁乃今水部總之冬官地官不得統屬

皇朝置付三司者可見立功以實不以文也與前河防之役則河運行之國家之費無大三事為蠹矣

必三司外之諸路轉運內之私帑儲蓄自唐五代以來而地官未必盡與我朝蓋歸三司故漕運督集財賦之權三司制之內庭分貯羨餘之財三司亦領之國家財用之入無大於二者而今皆得總焉公私通融內外統一而不為他司之所分此財之所入者

三司得統之矣恭惟制唐地官銀度支令部主計度戶部主簿秋官實案不今庫部屬夏官儲造乃今工部河梁乃今水部總之冬官地官不得統屬

皇朝置付三司者可見立功以實不以文也與前河防之役則河運行之國家之費無大三事為蠹矣

必三司外之諸路轉運內之私帑儲蓄自唐五代以來而地官未必盡與我朝蓋歸三司故漕運督集財賦之權三司制之內庭分貯羨餘之財三司亦領之國家財用之入無大於二者而今皆得總焉公私通融內外統一而不為他司之所分此財之所入者

司之權盡失噫惜哉同治改此論之三司使官制而三

變制法之符已壞矣况政和之復以與為承受實賴印計以便宣取而戶部在雖守其職掌焉是

故方雍熙之變法也所遣使者盡出相門皆務聚斂取悅廟堂而三司不得制御前置簿盡籍總數務藏盈溢侈心易生而三司不得防外則常平免役坊場河渡之資皆號朝廷封樁內則歲課上供之數皆別創庫藏貯而三司並不相關故漕司之趨辦而不諱三司之勘沮內庭之積貯而不關三司之參攷向之



三司皆總財之所入者在哉此在龍圖嘆其熙寧
變法三司無權勸沮漕司無案關防用度者此也
制曰熙寧遣使盡出於宰相之門皆務聚斂以悅
臣亦不敢橫賦也作計所入有常可紀人主之
安石乃置務通於前查籍四帙之數在神宗
險阻性靈國勳以奢盛而官者各專局應奉及
樂性性靈國勳以奢盛而官者各專局應奉及
巧緣倍與夫除戎器河漢凡此之類皆不先關
三司分州凡賦稅常三和權之利方歸三司機
海坑分州凡賦稅常三和權之利方歸三司機
橋平危後坊場河漢禁關地利之實皆號朝廷
橋平危後坊場河漢禁關地利之實皆號朝廷
監而百工興作之用戶部不得攷三司之磨勘歸於

比部並隸刑曹鈞考戶部皆不得知故他司辦事為
效而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而不論事之
當否向之三司得攷財之所出者在哉此司馬公
言其改官制以來五曹得以自專而戶部不能制者
此也南寫此談嘉祐中大水取三司河渠案五都水
案之專歸三司制以三司官制之專歸之軍器諸
兼用三事而已元祐中歸戶部凡三監有所為戶
水精作軍器三監皆歸戶部凡三監有所為戶
其事之當否職其費之多寡而工部使杜佑之
其作之遲速朝廷從之檢唐度支使杜佑之營
地職自唐已然不得云出於祖宗之意凡子由
者皆自唐已然不得云出於祖宗之意凡子由
戶部向言三司使也而左曹歸尚書右曹不歸
夫天下之財分而為二無專主之者雖為回家
乎三監將者三司所掌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應及





司馬

錢物五曹得自專百司得雖然今之戶部尚書即

任

昔之三司使也左右曹之侍郎即昔之副使也郎中

任

負外郎昔之判官子司也國初因仍五代第為權宜

任

之舉今之復唐舊制正為經久之謀豈得以罷三司

任

歸戶部為非古哉第事權之分合利源之通塞如何

任

耳使其能久其任有如陳晉公之為三司十有八年

任

號真鹽鐵萊公之在三司前後事件類為方冊何慮

任

事之不舉陳晉公為二司使十八年精於吏事晚年

任

晉公為集賢學士萊公檢尋晉公前後事件類為方

任

冊又所至物示彰至其筆諸晉公判押自是制相無

任

不惟其書實至字謎為二司使始設茶法能重其職

任

而晉公地探相率向之榜示亦神制使能重其職

有如程珌為使禁中有取覆奏惟之禁法元年程明

三司司用所無也臣為陛下惜爾王堯臣之為

使闕寺撰欽師奏止之何患其弊之不革峻周王堯

今國與民皆困夫在陛下臣者如何則請以擇僚

屬上納其言充臣罪以治之三月八日下如有司免

和建議請沙民為給上之三司給軍費事下如有司免

臣持不可因上言曰此舉也事應給宗廟以發朱此

之舉者豈似則使林維振亦和贊賜之基力免臣奏

力定能專其事有如鄭戢居省半載而得美餘四

百萬給學完元年鄭戢有三司未半歲復得美餘四

張方平主計未春而京師有五年之蓄何患其用

之不豐嘉祐九年八月張方平為三司使嘉祐運

行行欲皆破侍上太息編善則曰此固用大李排會

來也忠如刑路施行退謂方平曰自交解以來公論

食黃門矣親廷排蓋必以公奏為不然亦徒動元祐

諸賢奉奉之請也司馬溫公奏

侍從

昔歐陽脩進言曰侍從之臣論思為職嘉祐三年三月三日

范純仁抗疏曰侍從之官是亦論思

莫親於侍臣之職固也然潤色與詰主判司存議議
政事參決疑難孰非侍臣責也二公者置而不言一
則曰論思二則曰論思何耶我知之矣夫人主深宮
退處之時侍左右者雜董勸使嬖之習悅耳目者多
綺羅妖冶之色使王所皆居州而誰與為不善無人
於務公之側則退而寔之者至膺是選者其可不以
正操君心切削聖德為己任哉昔漢之侍中大夫非
侍從之選乎出入禁闈掌直承明謀議辨論中外相
應似也夫何俳優不根之論莫能勝義理之文詞賦
虛誕之作不過狀陸離之景卒使神仙之心方啓而
征伐之志益銳者司馬相如嚴助東方朔之流不能



之詔曰侍從自後事有過眾意極言淳熙八年八月
院官王希以下頌示其口既深特從之臣當以論
思欲納為任自後事有過眾意極言等即宜盡
奏勝在當理而後已嗚呼聖朝青壁之意蓋如此縉
紳其可不以是自勉歟是故司馬溫公之除翰林也
脩心之諫首論仁勇治國之諫歷陳賞罰溫公獻納
之意切矣觀其不拜審之言曰臣為侍從於天下
事無不言者可見也審公行伏神宗御除公為翰
其說甚備且曰審昔審為諫官此六言獻仁宗其
快上幸力辭至六上曰審能罷置審列司審不用審
臣未受命則猶侍臣也於事無不才言者審范文正公
之除待制也百官之審不審時審四論之獻極指弊

政范公論諫之意厚矣觀其諷丞相之言曰論思侍

臣之職予敢不勉可知也審公行伏神宗御除公為翰

其說甚備且曰審昔審為諫官此六言獻仁宗其

快上幸力辭至六上曰審能罷置審列司審不用審

臣未受命則猶侍臣也於事無不才言者審范文正公

之除待制也百官之審不審時審四論之獻極指弊

之詔曰侍從自後事有過眾意極言淳熙八年八月



上林苑如莫乎開不然龍亞四輔報同庶傍寧不愧

熙寧諫官之言乎以抑又論之歲規闕失縉紳責也

獎借風采廟堂責也蔡襄直言有補時政多矣一為

至和權臣中傷甘心請外以求避至和二年六月

壽大右前後頃得正人賢士為之羽翼初廷有大賢

可以諮詢有大綱失可以評蓋有大德難可以謀

議者大體法可以質正非益論蔡襄吳范希文賢者

坐等請外以避梯要中傷不當所共去范希文賢者

有裨君德多矣景祐大臣且戒其侍臣非口舌之任

以始何嘗欲書製肘乎此愚又拳拳於廟堂之責

天子私人世以為貴榮矣哉變城之選也五代職官

重差為內相又以為天子宰相判官世所推重蔡美

私人入院一職連如判官

然嘗究

哉鳳閣之選也謂之宰相判官

設官之源流矣承明直處侍中為文是西都制誥第

以侍中掌之漢嚴祜應承明之虛明光奏事

尚書為誥是東都誥令但以尚書郎職之尚書郎

至魏設中書之官南朝以來相仍不改出則宣命入

則參決於是有中書舍人之職通典魏置中書通事

舍人持入考次於中書用人殊簡以才能不限資地

唐立學士之官開元以來改稱翰學備待顧問發演

絲綸於是有翰林學士之職通典自太宗時召名儒

學士草制然獨未有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謂翰林以後始設此門學士元宗初置翰林待詔

四方表疏無不悉應和文翰雖以知制誥文翰供事

多學深始選名詞翰學士則建學士院於翰林院

年始以翰林學士改稱學士則建學士院於翰林院

之上所以翰林學士此制度沿革之由也嗟夫發揮白麻稱

曰內相上典掌紫泥號為一佛神宗重右內相臣之任

選若非德望隆重才猷穎拔其何以稱是職哉正諫

自任閹宦知懼學士為翰林學士拔最以正草詔一

下士卒感泣下謂為學士從幸木天固無愧於翰學

之任然騎鯨之怪益深不檢豈不為調仙之累謂

翰林學士文場元帥獨擅價固無歎於

中書之除然集蟻之揮輕鄙見存豈不為元稹之辱

若人也其有召寵任之意多矣謂宗用元稹知制誥

元稹以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者乃其為內制之職而

制之前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者乃其為內制之職而

他官帶知制誥者為外制之職若不帶知制誥而但

為翰林中書者是特寄祿官之稱官制既行則翰學

中書自為職官不復帶知制誥之銜然國朝所選兩

制名儒彬彬實異於唐且畢士安之與張洎均之為

才士也我太宗之選翰林用士安而不用洎以士

安有德行而洎持有文之士爾翰林學士初洎洎用



孫油上曰孫和孫油文學揚億之與梅詢均之為文
 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爾梅億之與梅詢均之為文
 人也我 真宗之選知制誥用億而不用詢以億望
 實著者而詢特險薄之人爾咸平四年三月擢御史中丞
 左司諫梅億並知制誥上於梅詢李相字說北
 門深嚴非可輕任寧用實儀而不用杜韓蓋西酒無
 取也乾道二年上謂宰相曰此門深嚴當擇審重士
 不可不擇宰相欲用梅詢梅詢曰臣重上曰禁中非此人
 酒失服去韓之者酒尤甚豈當用耶以西掖典司非
 可序運軍用劉放而不用曾肇肇蓋操履偏敏也元祐
 元祐十一月曾肇為中書舍人王君實言本行官制
 以前謂之知制誥專行詔制不預政事自改官制
 人為中書舍人知制誥命下之日然實不預政事
 得人今既在中書舍人下月策可試去梅詢
 梅詢倫藝文詩書各不擇居西掖外則與梅詢命

內則分符諸券而世推范杲獻記擢以翰學可美然
 驟競求進則拒之而不入知制誥
 勳曰先公謂某才狂學且敏日景於足故林希有文
 王堂此謂其職上惡其許原不使居之元祐
 處以中書可美然諂附無恥則斥之而不容元祐
 林希為中書舍人王觀言希紳內有文藝者除月
 常王珪用事希語附無所不至觀為海城鷹大與
 梅詢中書時可代官禁噤 祖宗之選用固嚴矣而兩
 制之所自處者將以文學為貴耶抑亦職位為榮耶
 否則以踐履操守為重也且文章典雅有三代風
 平在翰林上才札美之曰詩文詞醇深有西漢風
 文章典雅然不遠三代之風文詞醇深有西漢風
 高漢風竹宗初雅為翰林學士何粹也史館進碑驚
 為神速王碑 上進中外驚其神速 西垣視草



嘆曰奇材何奇也然文藻之粹詞翰之奇未可

為兩制之盛四字寵名御筆親書詩化二年蘇易簡七言賦詩御筆親

何寵也王呂父子俱翰林志二卷以

何寵也翰林志二卷以

何寵也翰林志二卷以

何寵也翰林志二卷以

何寵也翰林志二卷以

何寵也翰林志二卷以

何寵也翰林志二卷以

何寵也翰林志二卷以

何寵也翰林志二卷以

何寵也翰林志二卷以

何寵也翰林志二卷以

何寵也翰林志二卷以

何寵也翰林志二卷以

何寵也翰林志二卷以

何寵也翰林志二卷以

何寵也翰林志二卷以

何寵也翰林志二卷以

何寵也翰林志二卷以

何寵也翰林志二卷以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何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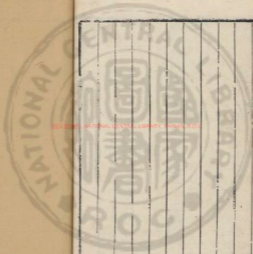
何寵也



內批今法初家器更不宜麻元豐中馮京以遂國之
 命創例封還初舍人主行文書封還詞頭者至開
 入禁中日則其國封之中書封還詞頭者至開
 封還詞頭論謂無此然多是別者封還詞頭者至開
 又詞頭可李定之詞相繼繳駁四朝詞史李定以實
 相繼封還詞今大器大器亦夫外制中舍之任也今
 運之世稱為熙寧三舍人
 抗大臣而不奉任眾怨而不從其節聚何如哉非祭
 手故曰錫宴賡詠不足為蘇翰林賀而忠孝一生成
 之誅君子以為賀也太宗蘇易簡為翰林錫宴賦詩
 心太宗喜之揮翰如飛不足為揚制誥喜而頌乘忠
 清節之詩君子以為喜也其宗制知陳州召履知制
 學文下加熟又嘗沈中書封云願奉
 聖蹟與世身一性節中相奉買云云

新彙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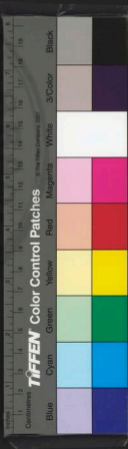


202505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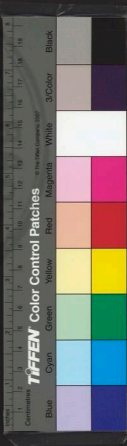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彙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三

後集

起居注

自黃帝命沮誦倉頡為左右史則五帝亦有史矣

至穆王有左史戎夫則三代亦有史矣

其左右之遺制歟迨至漢武之起居注修於禁中

東都之起居注脩於官臺

是漢之所注特命女史為之而修注

正官未有定晉魏而下或令著作掌起居之史或命

正字任起居之事

他官領之至隋初以史館散官又校書正字有起居

起居之職是歷代之所注特他官領之而左右史官





未定矣唐正觀始置起居郎之員顯慶始置起居舍

人之職其制詳悉視昔有加焉唐正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置起居郎二人

顯慶中復置起居舍人與郎分掌左右至于國朝起居郎隸門下起

居舍人隸中書然皆為虛名不理省事而典職者自

號脩起居注以三館校理以上充之聖祖詔唐制起居舍人隸中書號小兩省皆為虛名不預本省事

而典職者自隸中書號起居注凡二人以三館校理以上充之

元豐以來即舍人始專其職即舍人始專其職元豐以來即舍人始專其職

改官制罷修注而郎舍人始專其事而起居注之員

至是始定嗟夫出聯豹尾入侍螭頭密通清光咫尺

天類何其榮也片言可錄濡毫直書一動少差汗青

有愧何其重也夫人秉剛大正直之氣任榮近清貴

之職安有隱而不書乎然自人主欲觀史也觸雷震

之威犯萬鈞之勢則有所諱忌而不敢書自秦事不

直前也出位者有戒離次者有責則有所退避而不

待言自前殿不立也聖言彰彰者知之而王音密款

者則不知廷紳退言者聞之而造膝前請者則不聞

則又有所踈遠而不及注處是三難而脩注之意輕

矣竊嘗推究其制蓋莫善於唐亦莫不善於唐國

朝始遵其善而鑒其不善而秉筆者始無含毫之耻

且自唐正觀初欲觀起居注錄而史臣不進其制尚

嚴爾唐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錄

君言事則記善惡以為法戒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親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書之



史記至鄭有融以史進呈鄭則字有融為起居卿
 融之融頭下字曰融上謂曰遷漢論智記編未
 取融之融何融曰臣融筆所記唐名為史融事不
 以融融言融何融見於是人主有觀史之私國朝
 以起居注進御沿舊制也傳曰元年置起居院於禁
中
 御從之然乘快指揮一章偶有誤失天子恐史官
 書之若是亦不容其為觀史創始使融生始嘗一日
者久之使王融思回陛下不問常日始笑矣
不知其故上曰融思回陛下不問常日始笑矣
融我乘快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厥後歐陽乞不進本
史官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
 之請猶欲覆明主危治世矣歷代政記史融乞更
不進本史官
 同宰相奏事是非可否得以前唐初宰相入內
宰相奏事

明入職惟編詔書不及他事於是無奏事之制長慶
大夫憲知起居注之其意尚隆爾自長慶後記言
 之職惟編詔書不及他事於是無奏事之制宰相佛
傳買時映江李宰相實本魏亦撰心起者即由因
書初起者令人恭記言之職中編詔書不及他事
 國朝左右史奏事必稟中書候旨沿舊制也元朝志
魚豬注王有富之 仲亦亦諸人之職使得有朝明
子者君左右有富之 仲亦亦諸人之職使得有朝明
若錄曰侍從而欲奏事必稟中書候旨有因則及之
 然以諫官而兼備注者亦不移牒閣門奏事後殿若
 是亦未嘗不許直奏歷代政記史融乞更
既張曉乞今錄起者注法全錄
 殿後王存直奏之請猶欲不兼諫職而皆許直前矣
 元覽中王存直復起若之職唐初人君御正殿二史
 雖不兼諫職亦謂直前奏矣



分侍陪陛俯聽退而書之其職至親爾也此每身御

於勤有命則陪陪於勤有命則陪陪自武宗時隨仗而退不復登

筆武宗御筆隨仗而退於是無分立前殿之制聖朝

初御正殿則不侍過朝會則對立亦沿舊制也聖朝

然尚崇政長春之時有中書以記宣諭樞宥以記機

密亦未嘗無史官之記梁周翰言請自今崇德殿

之請亦為美意然故事徒存而直筆不聞焉君子惜

制也紹聖姦臣以乞不旁立而壞元祐上

奏事者許侍立紹聖姦臣以乞不旁立而壞

奏對而失紹聖姦臣以乞不旁立而壞

補白紹聖姦臣以乞不旁立而壞

言動之官墜矣至隆興以來廷紳始嚴記注之制

一曰人主不當觀史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

四曰奏不直前 孝宗皇帝慨然復歐陽之舊與申

王存之遺意獨立於東南之制不變焉始與元年胡

御慶曆中歐陽修乞不建本朝史仁宗從之今望遠

御慶曆中歐陽修乞不建本朝史仁宗從之今望遠

御慶曆中歐陽修乞不建本朝史仁宗從之今望遠

御慶曆中歐陽修乞不建本朝史仁宗從之今望遠

御慶曆中歐陽修乞不建本朝史仁宗從之今望遠

御慶曆中歐陽修乞不建本朝史仁宗從之今望遠

夫不觀史之制既嚴有善必書有過必錄君無微愆
矣前殿侍立之制既定面奏天語親聆聖謨史無遺
事矣直前奏事之制既通披露情素竭効忠誠臣無
諱言矣至所立之地循而不改非有他意也正欲存
螭頭之舊爾嘗以立螭之制攷之唐志云伏在紫宸
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是唐之所立在殿下
矣唐百官志君伏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如唐志至歐陽
公請立上前北面而立雖近唐制而非居殿下是慶
曆所立又在殿上矣歐陽公請立上前北面而立蓋
汴京殿陛之制不與唐同汴地坦夷殿級不越尋丈
若退居螭首則不能俯陛聽事以駭難循唐之舊迹今

紹興不立上前而立於東南者豈非存唐立螭之制
歟雖曰唐人之螭存於殿下紹興之螭存於殿角然
亦有遺焉耳柱大昌濟繁露云本成營造法或螭首
亦在殿角施之麴性又破四音今二丈五米南隅
善歟今朝廷清明言論無隱龍仗承旨螭墨增光故
欲觀祖宗記注之史請自 孝宗欲觀 孝宗記注
之史請自 今日

檢古院

國朝檢古院之置何始乎蓋源源於周人肺石路鼓
之制而因仍於唐人匭院登聞鼓之舊唐武后置匭院於東曰廷
思而曰仲克始見後又唐大曆四年詔天下其要

在於通下情達民枉耳大抵有關離麟趾之意而後
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無先王之仁心而徒用先王之
仁政則皆其廢蔽之漸也昔周肺石職於司寇路鼓
建於太僕而守於僕御宜若斯民之不直者悉得造
其地伸其情庶無負置官設物之忘然質之詩書問
其至於肺石之立者幾何人問其擊於路鼓者幾何
人夾考其特寒家無聞豈周人特為文具耶抑當時
不能直造其地耶蓋天下之情求於急迫之際者不
考求於暇豫之日待其怨憤而後發者不若情意素
通之為愈吾觀成周所以待民者抑何仁之至義之
盡耶掌治朝之法而待萬民之運石宰夫固嘗職之

矣掌外朝之治以致萬民而次之者小司寇又嘗職
之矣客於象廡則各帥而致於朝者卿大夫亦嘗任
其事矣夫此一民也當無事之時既待之於治朝又
待之於外朝又致之於鄉吏乎時有言無往不盡而
抑鬱不平之憤不復洩於他日故肺石雖設而斯民
未嘗立也路鼓雖建而斯民未嘗擊也彼民胡為而
不立斯石而不擊斯鼓哉吁可言而不言則失之隱
不可言而或言則失之狂周民固無隱也而豈敢為
狂哉彼唐人設物之意何其待民之薄耶武后置龜
於朝東曰延恩西曰仲寬似有周人肺石之舊
命鑄銅為龜置之朝堂又受天下表疏錄其言曰
史而曰招徠西曰仲寬此曰通元命正謀補闕

一人掌之先黃也 然是時羅織紛紜萋菲成獄猶不

能伸綽紳之寃况吾民乎 同上太后自餘致與之反

按以威之力威備告密之門 告密者猶言賄賂次

是事及體性均設等共雅 必令引數十百人來復

德宗設鼓於朝名曰登聞受詞伸訴似有周人

路鼓之制然是時群臣踴躍不獲奏陳猶見於軒舞

之聞况天下乎 德宗何德賢以當今切勝性贊曰云

非疏疏好過亦不列中來神高格末當將高點則章

氏相通於平居之暇故未嘗因其文而始至唐之君

民素有壅塞不相孚之意故雖有其具而不敢告噫

民愚若神鳥可以文欺哉然則備唐之制復周之意

其惟我朝乎 西初有監院有鼓司雍熙則改監院

為登聞檢院始命樞密直學士張詠判之以隸諫議

大夫 曰初雍熙元年改監院為檢院七月改監院為

開檢院命樞密直學士張詠判之 四年改為登

武官及士民章奏事凡言朝吏得失公私利病軍期

狀者悉鼓院若有所論檢院景德則改鼓司為登

聞鼓院始命知制誥周起判之以隸司諫正言 曰初

司以內含掌之鼓在宣德門南街西距自道二年命

德四年詔改為登聞鼓院命知制誥周起至建炎則

置局於闕門之前欲其勢之易親也 建炎局於闕門

能紹興則揚書檢鼓司所言之目欲其民之易知也

紹興九年臣寮言檢鼓司之目有六鼓司之目此特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其創立之制然招徠人言通達下情已見於不言同然之表是故瑕勝之失似細故也牟暉得擊鼓以告

其事詩化四年京畿民年聯擊登聞鼓許家奴夫報

也徐士應伐鼓以伸其憤進士上以武清州并質飛

變小民雖賤得詣登聞而自訴南氏代登聞鼓許秋

王清之災爾鄭雖卑得詣鼓院而力陳

安石大臣不恤也謂其不便丁謂則始院廷生

程馬周詣鼓院訴中書不愛邊之罪雖李彰元

宰不忌也錄其元年程馬周等鼓以李防

爾三司言胥吏不得搥鼓言事而上則曰彼若不言

朝廷何由盡知三衙言諸軍所訴令鼓司勿受而上

則曰若不明諭有司則人有寃滯丞相之子則不令

判鼓院慮訴事不得盡達而親望有所不敢言也

四年楊繪言宰相不當用其子判鼓院上謂御史中

丞滕彥曰繪不習朝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

下見宰相子在是豈復敢訴事上語亦服之天近臣

看詳檢院封事則遽罷看詳虛可否不親決而羣下

有所不敢盡言也仁宗朝上言看詳檢院所

意一字愚民作氣田野織悉無隱於冕旒之前堂陛

關略無忽於草茅之賤是豈矯飾強勉之為哉蓋彼



之未訴也其情已通於無事之頃彼之入告也其言
自達於設物之時不然山林布衣執論行都張翥贊
錦工獄吏司對殿陸王贊豈必待檢院手常山布衣
進說敢言京師細民妄議朝政豈必待鼓司乎嗚呼
祖宗之待民如何苟謂因是而後得其情則待其
君薄矣 祖宗之心其成周之心歟欲知周道請觀
今日

運司

自漢初用蕭何計戶轉漕而後有漕運之名漢何顯
漕自唐先天用李傑為水陸發運使而後有漕運
之官漢雖置司事已振罷君子不必論之若唐則有

阿多

可言者蓋自宋徽以前供給易贖先天以後用度浸
廣於是用李傑充使馬漕法尚未詳也李傑傳先天

口置倉分入河洛則東倉受之三川迫險鑿山開道
則西倉受之未及三年積七百萬石省費三千萬緡
自是而後漕職愈重唐人往往藉此以為國家之用

同元初京師饑元宗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故人於家
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百官舉飲則大會三輪可造重
且河南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
生德至治五倉河口以納東和使後官自積起分入



河洛度三門東各築鐵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
 門迫險則少河壑山以開車道運十數里西倉受之
 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越河入渭更無留阻可成黃軒
 萬天子第其言轉運却安史之變固用
 三年積七百萬石出運費三十萬緡安史之變固用
 價矣旬農授德慶無最煙晏也講明利害至有四十
 萬斛之衝制委特其按地以輸晏乃按行二門道
 視牛跡新受宜轉其有病乃移書於元載以為
 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一利云云起宜陽無耳虎牢成
 期粟可成運賦千石若無又林費無義耳而後轉
 車五百里見州轉為一石云云蓋以清靈耀之反國
 賦絕矣清靈耀之反國
 百萬緡之利州縣
 民代之出益客知二
 端六千萬未及與人
 二百萬緡江准之運少駭而六

變通宜
 運道始

軍中韓混之米一至於君臣相慶唐人安得不以
 運便是時蓋因平澤潞而置也始云初平澤潞則
 部特歸忠克統克北路轉運使用向河南則命判
 是也至於命而何給冲中東義劉克宗西水陸轉
 曹翰克而南胡玩克北而晉水陸轉運使太宗始
 命樂冲郭泌為水陸轉運使是時蓋因平太原而設
 也太宗別加劉保勳為河東京西四面轉運使兼中
 陸轉運使在田為陸轉運使在道為水陸轉運使
 成轉運使謂道成曰知或曰同知或曰同知或曰同知
 之職也呂原增詳云然軍興則置軍餼則罷蓋以國
 初東征西討王師頻年軍餉未易卒辦始專置司以



主之此如漢之轉漕關中唐之漕運江淮銀糧之外
他無所與非如今之所謂監司之職有司之目其
始除轉運使上因解兵事自高保寅奏支郡為藩帥
主種勳是此每對解職
所制李幹亦言關市為藩鎮所專遂設轉運之官分
別藩閫之權始轉運一司轉州縣皆在一特切類定
多州州縣實不轉運者惟州縣與四府有政事
在言諸州縣實不轉運者惟州縣與四府有政事
便於商賈天下之貨置不令有妨礙時太平兵
回先隸藩鎮直隸京師自是而後凡邊防盜賊刑獄
按撫之任無所不總非但金轅而已自是而後邊防
按撫之任無所不總非但金轅而已自是而後邊防
按撫之任無所不總非但金轅而已自是而後邊防
按撫之任無所不總非但金轅而已自是而後邊防

大中祥符二年五月廣南西路轉運使言如洪華主
文者將教八人本司正轉運七年八月轉成州人使
此知轉運同總邊防之事也並同上以行部蓋郡雪
理冤獄任刑訟也大中祥符二年八月轉成州人使
係平民數十人入縣獄甚得其冤釋出之王綽楊鏞等
者狹行部馳入縣獄甚得其冤釋出之王綽楊鏞等
漕江東得專審捕之任按廉所職也江東轉運使言
言不決之人不可貸如使轉運使言
千萬中漕司攝錄王綽楊鏞等
度曆中漕司攝錄王綽楊鏞等
王綽楊鏞等
兼帶盜賊之衝盜賊所職也其宗報知廣州張齊賢
運巡檢盜賊事知廣州丁謂張齊賢
齊賢等州轉運巡檢盜賊事知廣州丁謂張齊賢
出漕權漸輕邊防之任憲實主之漕不知也刑獄之



任憲實主之漕不知也盜賊之任憲實主之漕亦不知也
其宗景祐四年置提刑至天聖六年罷又明道二年移提刑自後漢刑一司始專以提刑為事而特選所統惟賦甲軍器河渠事務提刑為事者既司受之官景祐開道提刑一司實分漕使之權又以武臣帶開道者副之然字中議罷或及提刑或謂其宗時以武臣提刑令觀察漕司也蓋司之官既奉所領之賦又分諸路復以知州帶漕路安撫鈐出納金帛自領軍等而漕司所領漕事而已至按燕一任憲主之倉主之帥又主之而漕復不得而專是漕所司者其惟綱運征賦之事乎夫專以征賦綱運為責也將為國計耶則筮楚秋霜期限星火而民力困矣將為民計耶則版曹文移朝廷責督而國課嚴矣噫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寧吾求足其國而飭

其本以培之可乎民以食為天也而君以民為天也吾過取於民則是奪所天而不顧其君之天可乎嗚呼朝廷之財根本在州縣州縣之財根本在民括民之財以入州縣括州縣之財以入朝廷此當公所以隱憂當公如青州朝廷督青州之噫劉晏猶能罷無財入元寶應間晏以官船漕而吏主第五琦名之歛事無名之歛正官船必用度尚有不益賦之名本傳琦當軍興時用度之名公乎是故任河北之漕者至蠲民租數百萬計使漢之私羊而知此寧不有愧心耶使漢之私羊而知此寧不有愧心耶為天事則待制河北轉運使公則在職為天事則待制河北轉運使公則在職民負責不能償者數百萬計而官用亦就上加賦任之為七閩之漕者代納鹽錢三十萬緡使唐之楊炎



而聞此寧不有覲而目耶聖祖三十年福建清王行
供庫錢三十萬緡欲代辦本總稅大盈燭上從之
秋委合班賞上曰禮臣能為慶州而代納百如積大
馬房儲役政績者篇無與匹名羨餘為獻聚斂者為
之而彭公思求不忍為也
彭思求為湖南北球漕運
公曰袁民取實培拾羨餘俗吏能之而楊公察
所不能也
在正言如江南東路漕運使楊察入為
察曰此按察戰地苛酷石炭有稅此常賦也寧去
美餘俗吏能之何以我哉
之而不租
稅我賦官治練課數十萬而民貧秦德石
租則上從官管為裕使此
奏之而不
行法利等事以新使武不使復論
本傳述行
禮度之不存毛擇安傳諸公審之熟矣

陳亮佐有言轉運征利之言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
上足誠知本之論歟見上雖然王旦以朝廷權利之
至戒張士遜而士遜終不敢求錐刀之利其時聚
而轉運使解王文正公曰求穀公曰朝
足權利至矣後士遜思之未嘗求刀錐王安石以沮
格新法之故摺范純仁而純仁不獲行便民之政
石怒純仁權成都漕運
新法使門下人摺摺公私事此又廟堂之責也漕臣
何尤焉

京兆尹

周之六卿六卿分治秦之畿甸治以內史此京尹之
始制也漢官表內史周官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
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內史為京
兆尹左內史為左馮翊又本表主爵中尉秦官掌
法京兆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



漢書卷九十四
蘇武傳

風作右史內地與左馮翊京兆尹漢之始也以內史
是為三輔後列侯更駕大鴻臚
治京師之民以主爵中尉治京師之列侯而諸陵豪
右則又屬於太常所以然者蓋懲強弱相陵之弊耳
見上其後也武帝以右內史為京兆尹以左內史為
左馮翊以主爵中尉為右扶風專治其民而列侯則
改屬鴻臚所以然者蓋廣三輔治之耳見上又其後
也元帝分陵邑以屬三輔命三輔以糾列侯豪右民
庶皆得同治本紀所以然者蓋因列侯犯法之故耳
然論之初年所任如石慶兒寬之徒大抵皆循良
蘇慶多吏為內史皆末年所用如王尊王章王駿之
流往往嚴毅威名之人治第尺收曰前有趙張使有

三抑何也蓋內史始專治民吏治民而列侯易辨民心

謹畏而易化故其勢不得不寬三輔同治列侯彼

此植黨通謀桀驁難繩倚勢作風縱肆莫治故其勢

不得不嚴是非厭寬柔而尚慘酷以治庶民與治列

侯異也大抵京畿繁劇之衝也豪右民庶之靈也向

非扶弱抑強凜然風采斷獄視刑陔乎餘刃則何以

壯根本之勢哉不特漢為然也唐李元綰決三輔之

梁而權貴沮氣唐李元綰權京兆尹詔決三輔深

益雖吏許孟容捕神策之吏而闡寺屏息許孟容神





人則嚴不可以私干京師為之語曰聞夫數君子豈
不能沽鸞鳳之名而去鸛鷹之操植桃李之恩而除

棘荆之怨哉誠以葦藪之下奸猾叢索劇要之所文

害丘山非明不足以聽斷非嚴不足以折姦不可以

外地遠郡例論也是故薛奎本循吏也居蜀之日以

德愛稱至尹開封嚴罰為治民至私以俚語目之且

戒曰是不可犯蘇頌本惠人也守杭之日盡釋係民至

尹開封頗嚴鞭扑謂京師浩穰當以柱後惠文治之

非毫顛臥治之比蘇頌本惠人也守杭之日盡釋係民至

亦不失為尹京之能史豈專在於乳虎蒼鷹之酷耶

曰不然歐公承包希仁威嚴之後純禮繼吳居厚刻

深之餘京畿清肅史民敬畏固不待施嚴毅之政則

以寬濟猛特一時權宜之用非可常論也愚故詳及

之切補二年歐陽修知開封府承包柱後威嚴之使一

長短誠不能給所長強以短為信情曰人惟各有所

一切寬之或以為言純禮曰深刻為治范純禮

蘇頌

蘇頌

東南財賦

嘗觀夏書所論揚州之貢其田則下下而不及於諸

州其貢則萬草而不言於絲紵貢焉又觀周禮職方

所載揚州之賦其穀則宜稻而他種皆非所有其利

則金錫竹箭而絲枲亦非所宜州地夫揚州東南

之沃壤也自夏歷周幾百年矣而地利瘠薄民物鮮

少禹貢周禮皆不稱之何耶謂其水患之未平則降

在宅土播穀實貨夏時已無廢業矣謂其人力之不

及則出粟勉耕出帛勸蠶周時已無遺利矣且不特

夏周之粟帛也漢之會稽一郡則今之兩浙路也而

獨海鹽有塩官鹽江九江二郡乃今淮甸間也獨皖

城有鐵官而無塩官則知漢之塩鐵官之置多見於

西北而不見於東南矣漢地里志會稽郡有鹽官

天下之戶口自淮而南止當二百餘萬是則漢人萬

里南邦僅當天下一四分之一也後晉武平吳藉其民

力纔當五十餘萬晉秦分爭民物重困僅當天下一

分之一也至隋平陳總江浙閩中不盈三十萬戶是

又東南分裂民物彫耗僅當天下一七分之一也法道

矣愚嘗推攷其故天無常時地無常利皆隨世運去

留以為盛衰之故意者天將興帝王於數百載之後

必眷斯民於數百載之前是以東南財賦不勝於夏

周漢隋之時而勝於李唐聖宋之朝者正以久其所

鹽鐵

獨海鹽有塩官

獨皖城有鐵官

而無塩官

則知漢之塩鐵官

之置多見於

西北而不見於

東南矣

漢地里志會稽郡

有鹽官

法道

矣愚嘗推攷其故

天無常時地無常利

皆隨世運去留以為盛衰之故意者

鹽鐵

獨皖城有鐵官

而無塩官

則知漢之塩鐵官

之置多見於

西北而不見於

東南矣

漢地里志會稽郡

有鹽官

法道

矣愚嘗推攷其故

天無常時地無常利

皆隨世運去留以為盛衰之故意者

天將興帝王於數百載之後

必眷斯民於數百載之前

是以東南財賦不勝於夏

周漢隋之時而勝於李唐

聖宋之朝者正以久其所

蓄以大今日之所發也粵自漁陽唱亂之後河北淪於藩鎮而國用全在東南故李吉甫土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除十五道不申戶口外歲所倚辦止於浙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萬戶比天寶三分增一通鑑憲宗紀元和中國紀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戶二百九十五萬道七十一州戶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三分增一當特指曰江淮財賦之淵也又曰江淮天下敖倉也張巡許遠所以濟用度者在是第五琦所以充府庫者在是通鑑憲宗紀元和中國紀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戶二百九十五萬道七十一州戶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三分增一劉晏任職財賦日倍漕運江淮致米數十萬

斛倍正觀轉運東南之數通鑑代宗紀貞元六年禁軍劉晏乃購設計水運元載善其陳利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通鑑代宗紀貞元六年江淮以東轉運使第五琦察鹽利投錢三十萬緡過第五琦推鹽佐軍之法通鑑代宗紀貞元六年入錢六十萬緡來年清入錢二十萬緡而人不服苦入錢六十萬緡以益為漕自江淮至關中通鑑代宗紀貞元六年銅易新于淮楚則歲得緡錢十餘萬馬通鑑代宗紀貞元六年尤倍上天降康年豐時和下民安業物蕃俗阜是故漕運之數陝西所漕五十萬陳許所漕四十萬京東所漕十二萬而東南至三百萬馬通鑑代宗紀貞元六年



三百萬石一石萬不費河運陝西藩州粟五十萬
 二千萬石不費河運京東列郡粟十三鹽課之利河
 北之鹽素無禁榷解池之鹽多至減耗而淮鹽最資
 國用焉呂東萊論禁榷之利惟是海鹽與解池之鹽
 出於池就海論之榷鹽最資國用如蜀中之鹽皆
 以鹽定其額以河此一路榷無禁榷以言其益則
 饒之永年池之永豐江之廣寧韶之永通監處之鑄
 錢院無非東南所出也十餘年開初諸州鑄錢監
 初創未始鑄至道中增之末豐成平中增江之安
 寧而度之鑄錢院大觀始建兵興以來鑄錢增損
 數是年始鑄永豐監卒萬役於處益移少以說多也
 會安又有韶州永通監開皇代永平寧州陝州等
 州置也其權茶則關之建州漢之蜀口鄂之

咸寧湖北之諸郡無非東南所產也軍謀秘傳二年
 在東建州
 戶此東南財賦至國朝而尤盛也熈寧天非春李
 唐也正以春祖宗也天國春祖宗也尤以春今日也
 猶歟休哉春至而百卉榮雷震而萬壑奮佳氣蕙意
 莫不在涵育之內天地於此乎合四時於此乎交會
 風雨而和陰陽者此其根本也休祥之所降珍產之
 所聚湊車舟而朝玉帛者此其都會也然則天意有



待於帝王之興安得地利不盛於東南歟

會計司

理財天下之財易會天下之財難嘗觀周禮一書專論
理財而會計一司何其周思曲慮耶夫職內職嚴職
幣司裘掌皮均之為理財也宜屬於太府而司會皆
主之司會之權不亦重乎司書所掌六典八法八則
以治邦國都鄙官府也宜屬於太宰而司會得主之
司會之書不亦備乎大抵會計之權重則糾察稽攷
得行於諸府之中會計之官備則出入虛盈得攷於
用度之際此周人所以善理財也歟至則漢自高
祖立法舉天下之財賦盡入於治粟內史又有計相

以總之高書以會之則計簿之職嚴矣漢百官表治
粟內史掌天下計相

不知錢穀出入之數不能對平問物錄出入物
不文對平問物錄出入物

高書之權輕漢官表少府而官帑有放散官錢之弊
漢官表少府而官帑有放散官錢之弊

甚至計簿具文務為欺護往往督責三
公宣統元年籌議方今天下少事餘錢首成兵革
不敷而民多貧空竭不少其營安在上計簿具文

檢拏其姦也唐自太宗立法舉天下之財賦盡入於
左藏太府又有比部以檢覆之殿院以臨漑之度支



度田况為三司會計有錄則財賦所出可詳驗之田
皇祐中樞三司使趙鼎會計錄以今財賦所入多
於景德而其出多於所入者為皇祐會計錄上之真
史立新制蘇轍為戶侍元祐之錄一作則一歲之入
不足以計一歲之出亦歷歷載之見上裁酌國用正
教君心又豈遜司會八法八則之任哉然常論之三
君子所會之錄其有補於國用固也上於不足之時
而不上於有餘之日抑何耶聖賢負朽粟陳侈心之咎
公私單竭儉德之嫌此正先正愛君憂國至情也獨
不觀陳晉公丁謂之事乎景祐間二公皆嘗為三司
使也上命陳晉公具錢穀之數恕則隱而不進曰若
知支羨必生侈心也

陳為三司使真宗命其知
錢穀之數以聞起謂而不進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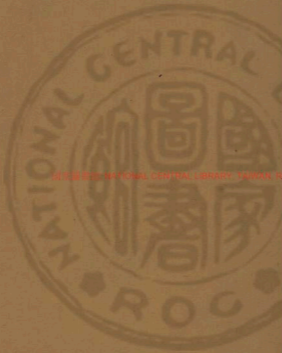
之上是地不應故疏之聖曰天子當於春秋若知
治傳之末歲必生侈心是故不敘進上聞而喜之
問丁謂用度之數謂則錄而來上曰府庫充溢也
四年三司使丁謂上景祐會計錄謂謂上慮後
用度不足以開河運來前所無謂建以會計錄上
之論者以陳晉公為愛君以丁謂為媚上則知錢穀
之數不可不上也亦不可苟上也噫知陳晉公之所
不錄則知三君子之所以錄先正之為國慮也何仁

哉



新纂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三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